



文白对照



春秋左传

上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春秋左传

上

目 录

隐公	1
桓公	31
庄公	60
闵公	93
僖公	104
文公	204

隐 公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

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缓，且子氏未薨，故名。

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

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

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廩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

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

司空无骇入极，费稷父胜之。

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

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

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

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蕴、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芣》、《采芣》，《雅》有《行苇》、《洞酌》，昭忠信也。”

武氏子来求赙，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

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飧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庚戌，郑伯之车僭于济。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

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眴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公与宋公为会，将寻宿之盟。未及期，卫人来告乱。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公问于众仲曰：“卫州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翬帅师”，疾之也。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

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九月，卫人使右宰丑蒞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獬羊肩蒞杀石厚于陈。

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卫人逆公子晋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书曰：“卫人立晋”众也。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

夏，葬卫桓公。卫乱，是以缓。

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卫之乱也，邾人侵卫，故卫师入邾。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今问诸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郛之役也。

六年春，郑人来渝平，更成也。

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郢，晋人谓之郢侯。

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

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

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

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迳，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秋，宋人取长葛。

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

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蔭，况不礼焉？郑不来矣。”

七年春，滕侯卒。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

夏，城中丘。书，不时也。

齐侯使夷仲年来聘，结艾之盟也。

秋，宋及郑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为宋讨也。

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

陈及郑平。十二月，陈五父如郑莅盟。壬申，及郑伯盟，畝如忘泄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赖盟矣。”

郑良佐如陈莅盟，辛巳，及陈侯盟，亦知陈之将乱也。

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昏。

八年春，齐侯将平宋、卫，有会期。宋公以币请于卫，请先相见。卫侯许之，故遇于犬丘。

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妣。辛亥，以妣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鍼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

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

门之役，礼也。

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

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纪好也。

冬，齐侯使来告成三国。公使众仲对曰：“君释三国之图，以鸿其民，君之惠也。寡君闻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书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书，时失也。

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

夏，城郎。书，不时也。

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代宋，宋以入郕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绝宋使。

秋，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

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戎师大奔。十一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师。

十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

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

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郕。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蔡人、卫人、邾人不会王命。

秋七月庚寅，郑师入郊，犹在郊。宋人、卫人入郑。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宋、卫既入郑，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败。

九月戊寅，郑伯入宋。

冬，齐人、郑人入邾，讨违王命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

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赐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

薛侯许之，乃长滕侯。

夏，公会郑伯于邾，谋伐许也。

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

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

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其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餽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偪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无置于许。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郑伯使卒出玃，行出犬鸡，以诅射颖考叔者。

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

王取郕、刘、莠、邶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緄、樊隰、郕、櫟茅、向、盟、州、陞、隤、怀。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

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

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

公之为公子也，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郑人囚诸尹氏。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茆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茆氏，立桓公，而讨茆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

【译文】

惠公的第一夫人是孟子。孟子去世之后，惠公续娶了声子，生了隐公。

宋武公生了仲子。仲子生下来手掌上就有字，说她“为鲁夫人”。所以仲子嫁到我国，生了桓公，不久惠公去世，隐公摄政，奉戴桓公。

元年春周历正月，《春秋》没有记载隐公即位，是因为只

是摄政。

三月，隐公和邾仪父在蔑会盟。邾仪父就是邾子克。由于邾子还没正式受周室册封，所以《春秋》没有记载他的爵位。称他为“仪父”，是尊重他。隐公摄政，想和邾国友好，所以举行了蔑地的盟会。

夏四月，费伯率军在郎筑城。《春秋》没有记载，这是因为没有奉隐公的命令。

当初，郑武公在申国娶妻，名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是脚在前头在后，姜氏很惊恐，取名叫寤生，很讨厌他。姜氏喜欢共叔段，要立他为太子，一再请求武公，武公不答应。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把制地作为封邑，庄公说：“制地地势险要，虢叔死在那里。其他地方唯命是从。”姜氏要求京城，武公同意了，让共叔段住在那里，人称“京城太叔”。

祭仲对庄公说：“都邑的城垣周长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规定的制度：大都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超过了规定，这不是应有的制度，君王承受不了。”庄公说：“姜氏要这样，怎能避免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怎么会满足？不如及早安排，不要让她各处蔓延。一经蔓延就难于对付了。蔓延的野草都不能锄掉，何况是您受宠的兄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必然必自毙。您姑且等着看吧！”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同时听命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面听命的处境，君王打算怎么办？君王要把君位让给太叔，下臣就去侍奉他；如果不给，那就

除掉他，不要让百姓产生其他想法。”庄公说：“不必动作，他会自取其祸。”

太叔进又把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并扩大到廩延。公子吕说：“可以下手了。我们势力雄厚，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庄公说：“没有正义就不能使众人团结起来，势力雄厚，反而会分崩离析。”

太叔修整城郭，积聚粮食，修理装备武器，充实步兵车兵，准备袭击都城，姜氏打算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庄公听到太叔起兵的具体时间，说：“可以了。”就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攻打京城。京城的人反对太叔。太叔逃到鄆地。庄公又赶到鄆地进攻他。五月二十三日，太叔逃跑到共国。

《春秋》说：“郑伯克段于鄆。”因为太叔不像兄弟，所以不书写“弟”字；兄弟相争，好像两个国君，所以称为“克”；称庄公为“郑伯”是讽刺他有失教诲；《春秋》这样记载表达了庄公的本心。不说“出奔”，是因为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

庄公就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发誓说：“不到黄泉，不要相见。”不久，又后悔了。

颍考叔当时在颍谷做封人这个官。听到此事，就进献给庄公一些东西。庄公赏赐他吃饭。吃饭时，他不吃肉。庄公问他原因，他说：“小人有母亲，小人的食物都已尝过，但没有尝过君王的肉汤，请让我给她带回去。”庄公说：“你有母亲可送，咳！我却没有！”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就对他说明了内情，并告诉他已经后悔。颍考叔说：“君王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把地挖至见到泉水，在隧道中见面，

那谁能说不对？”

庄公听从了颖考叔的话。庄公进入隧道，赋诗说：“大隧之中，其乐融融。”姜氏走出隧道，赋诗说：“大隧之外，心爽神快。”于是母子如初。

君子说：“颖考叔真是纯孝了。爱他的母亲，扩大而及于庄公。诗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竭尽，永远可以赐给你的同类’，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秋七月，周天子派遣宰咺来餽送惠公和仲子的丧仪。（惠公死去已久），这是晚了，而仲子还没有死，所以春秋直书宰咺的名字。

天子死后过七个月下葬，诸侯全部参加葬礼；诸侯过五个月下葬，同盟的诸侯参加葬礼；大夫历三个月下葬，官位相同的参加葬礼；士一个月以后下葬，姻亲参加葬礼。向死者赠送东西没有赶上下葬，向生者吊丧没有赶上葬后的安神礼，人没有死而先赠送有关丧事的东西，这都不合乎于礼。

八月，纪国人攻批夷国。夷国没有前来报告，所以春秋不加记载。

发现蜚蜮。没有成为灾，《春秋》也不记载。

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了宋国。隐公即位，要求和宋人媾和。九月，和宋人在宿国结盟，两国开始通好。

冬十月十四日，改葬惠公。隐公没有以丧主的身份前来哭泣，所以《春秋》不予记录。

惠公死时，正好遇上对宋国有军事行动，太子又年幼，葬礼不完备，所以改葬。

卫侯来参加葬礼，没有见到隐公，《春秋》也不记载。

郑国共叔段叛乱，公孙滑逃到卫国。卫国人为他攻打郑国，占取廩延。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部队、虢国的军队进攻卫国南部边境。郑国又请求邾国出兵，邾子派人私下和公子豫商量。公子豫请求出兵，隐公不肯，他便自己走了，和邾国、郑国在翼地会盟。《春秋》不予记载，因为不是出隐公的命令。

新造南门，《春秋》不予记载，也因为不是出自隐公的命令。

十二月，祭伯来，并不是奉周天子的命令。

众父死，隐公没有参加小敛，所以《春秋》没有记载死亡的时间。

二年春，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这是因为重修惠公时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隐公辞谢了。

莒子在向国娶妻，向姜在莒国不安心而回到向国。夏，莒子领兵进入向国带着向姜回国。

司空无骇领兵进入极国，派费庾父灭亡了极国。

戎人请求结盟。秋，在唐地结盟，这是为了重修和戎人的友谊。

九月，纪国的裂繻来迎接隐公的女儿，这是卿为了国君而来迎娶的。

冬，纪子帛和莒子在密地结盟，这是为了调解鲁国和莒国间不和。

郑国人攻打卫国，讨伐公孙滑的叛乱。

三年春周历三月二十四日，周平王死。讣告上说的是庚戌日，所以春秋也记载死亡日期为二十四日。

夏，君氏死了。君氏就是声子。没有给诸侯发讣告，安葬后没有回到祖庙号哭，没有把神主放在她婆婆神主的旁边，所以《春秋》称之为“卒”而不称“薨”。又因为她没有称为“夫人”，所以不记载下葬的情况。《春秋》也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只因为她是隐公的生母，所以称之为“君氏”。

郑武公、庄公先后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同时平王又信任虢公。郑庄公因而怨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周、郑交换人质。王子狐在郑国作为人质，郑国的公子忽在成周作为人质。平王去世后，周人准备把政权交给虢公。四月，郑国的祭足领兵收割了温地的麦子。秋天，又收割了成周的谷子。周朝和郑国结下了仇恨。

君子评论说：“言语不发自内心，即使有人质也没有用处。互相体谅而后行事，又用礼仪加以约束，虽然没有人质，又有谁能离间他们？假如有信用，即使是山沟、池塘里生长的茅草，苹、蘩、蕴、藻这一类的野菜，一般的竹制盛物器具和金属炊具，甚至道路上的积水，都可以贡献给鬼神，进贡给王公，何况君子建立了两国的信任，按照礼仪行事，又哪里用得着人质？《国风》有《采蘩》、《采苹》，《大雅》中有《行苇》、《泂酌》这些诗篇，都是为了表明忠信之意。”

武氏子来求取助丧的财物，这是因为周平王还没有下葬。

宋穆公病了，召见大司马孔父嘉而把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抛弃了他儿子与夷而立寡人为国君，寡人不敢忘记。如果大夫的福，寡人得以保全首领而死，先君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话回答呢？请您事奉与夷，主持国家，寡人虽然死去，也没有什么后悔了。”孔父嘉回答说：“群臣愿意事奉君

王的儿子冯为君王啊!”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寡人有德行,让寡人主持国家。如果丢掉道德而不让位,这就是废弃了先君的提拔,哪里还能说有德行?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难道能不去实行吗?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于是命令公子冯出国住在郑国。八月初五,宋穆公死,殇公即位。

君子评论说:“宋宣公可以说是了解人的。他立了兄弟穆公,他的儿子却仍然享有了君位,这是他的遗命符合道义的缘故吧!《商颂》说,‘殷王传授天命都合乎道义,所以承受了各种福禄’,歌讼的就是宋国的这种情况吧!”

冬天,齐国和郑国在石门会盟,这是为了重申两国在庐地结盟的友好关系。十二月某日,郑伯的车翻在济水里。

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名叫庄姜。庄姜漂亮而没有生孩子,卫国人为她创作了硕人这首诗。卫庄公又在陈国娶妻,名叫厉妫,生了孝伯,很小就死了。厉妫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

公子州吁,是庄公宠姬的儿子,受到庄公的宠爱,喜欢武事,庄公不禁止。庄姜则讨厌他。石碏劝谏庄公说:“我听说喜欢儿子,应当以道义教导他,使他不要走上邪路。骄傲、无礼、违法、放荡,这是走上邪路的来由。这四种恶德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宠爱太过分。如果打算立州吁为太子,那就定下来;如果还不定下来,这就会逐渐酿成祸乱。那种受宠而不骄傲,骄傲而能安于地位下降,地位下降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克制的人,是很少的。而且低贱妨害尊贵,年少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弱小欺侮强大,淫欲破坏道义,这就是六逆。国君主持道义,臣下恭顺执行,父

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宽和，兄弟恭敬，这就是六顺。去掉顺而效法逆，这就会很快地招致祸害。作为人君，应该努力避开祸害，现在却加速它的来到，恐怕不行吧！”庄公不听。石碣的儿子石厚和州吁交往，石碣禁止不了。卫桓公即位后，石碣就退休了。

四年春天，卫国的州吁杀了卫桓公而自立为国君。

隐公和宋殇公会见，打算重申在宿地盟会所建立的友好关系。还没有到预定的日子，卫国人来通报卫国发生叛乱。夏天，隐公和宋殇公在清地非正式地会见。

宋殇公即位的时候，公子冯逃亡到郑国。郑国人打算送他回国。等到州吁自立为国君，打算向郑国报复前代国君结下的怨仇，以此举动来讨好诸侯，安定国内人民。州吁派人告诉宋国说：“君王如果攻打郑国，以除去君王的祸害，以君王为主，敝邑和陈、蔡两国发兵作为属军，跟随您去讨伐，这就是卫国的愿望。”宋国答应了。这时陈国、蔡国正和卫国友好，所以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联合攻打郑国，包围了国都的东门，五天以后才回去。

隐公向众仲询问说：“卫国的州吁会取得成功吗？”众仲回答说：“我听说用德行安定百姓，没有听说用祸乱治民的。用祸乱，如同要理出乱丝的头绪反而被弄得更加纷乱。州吁这个人，依仗武力而安于残忍。依仗武力就会失去群众，安于残忍就会失去亲信。众叛亲离，就难于成功了。武事，就像火一样，不加制止，将会焚烧自己。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又暴虐地使用百姓，不致力于建立德行，反而想通过祸乱以取得成功，就一定难免于祸难了。”

秋天，诸侯再次进攻郑国。宋公派人前来请求出兵，隐公推辞了。公子翬请求出兵与诸侯会合，隐公不同意。公子翬坚决请求以后而前去。所以《春秋》记载说，“翬帅师”，这是表示憎恶他。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割取了那里的谷子才回国。

州吁没有能安定他的百姓。石厚向石碏询问安定君位的办法。石碏说：“去朝觐天子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石厚说：“怎样才能去朝觐呢？”石碏说：“陈桓公正受到周天子的宠信。现在陈、卫两国正互相和睦，如果朝见陈桓公，让他代为请求，就一定可以达到目的。”于是石厚就跟随州吁到了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桓公说：“卫国地方狭小，我老头子年纪已大了，不能做什么了。州吁和石厚这两个人，确实杀死了我国君主，请您趁此机会打他们的主意。”陈人把这两个人抓住，而请卫国派人来陈国处置他们。九月，卫国人派右宰丑在陈国的濮地杀死州吁。石碏派他的管家孺羊肩在陈国杀死了石厚。

君子说：“石碏真是忠心耿耿的臣子。憎恶州吁，同时连及石厚。‘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卫人到邢国迎接公子晋。冬天十二月，卫宣公即位。《春秋》记载说：“卫人立晋”，是表明“立晋”这件事出于大众的意志。

五年春天，隐公准备到棠地观看渔人捕鱼。公子驱劝谏说：“凡是物品不够资格用到讲习祭祀和兵戎的大事上，它的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国君对它就不能有所举动。国君是要把百姓纳入于‘轨’、‘物’的人。讲习祭祀和兵戎来端

正法度叫做‘轨’，选取材料以制作重要器物叫做‘物’。事情不合于‘轨’、‘物’，叫做乱政。屡次执行乱政，就是国家败亡的原因。所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这四种打猎的仪式，都是在农闲时讲习武事。每三年大演习一次，进入国都整顿军队，回来祭告宗庙，宴请臣下，犒赏随从，清点器械和人数。要旌旗和服装要华美，贵贱分明，等级不乱，少长有序，这是讲习威仪。鸟兽的肉摆不上宗庙的祭器里，它的皮革、牙齿、骨角、毛羽用不到礼器和军事上，国君就不去射它，这是古代的制度。至于山林河泽的产品，一般器物的材料，这是下等人的事情，有专门官吏管理，不是国君所应直接过问的。”隐公说：“我是打算视察边境啊！”于是隐公去到棠这个地方，让渔民出动捕鱼而加以观看。公子翬推说有病没有跟去。《春秋》说，“公矢鱼于棠”，这是由于隐公不合乎礼，而且棠地远离国都。

曲沃庄伯率领郑军、邢军讨伐翼地，周王派尹氏、武氏帮助他。在翼地的晋鄂侯逃往随地。

夏天，安葬卫桓公。由于卫国发生动乱，所以推迟了。

四月，郑国人侵犯卫国郊外，以报复去年东门这一战役。卫国人带领南燕军队攻打郑国，郑国的祭足、原繁、泄驾带领三军攻打燕军的前面，派曼伯和子元偷偷率领制地的军队袭击燕军的后面。燕国人害怕郑国的三军，而没有防备从制地来的军队。六月，郑国的两个公子曼伯和子元在虎牢关击败了燕军。

君子说：“不防备意外，就不可以打仗。”

曲沃背叛周王。秋天，周王命令虢公忌攻打曲沃，而在

翼地立哀侯为晋国的国君。

当卫国动乱的时候，邾国人侵袭卫国，所以卫国的军队攻入邾国。

九月，祭祀仲子庙，又打算在庙内献演“万”舞。隐公向众仲询问执羽舞女的人数。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行，诸侯用六行，大夫用四行，士是依照二行。舞，用来调节八种材料所制乐器的乐音节奏，传播八方之风，所以人数在八行以下。”隐公听从了。从第一次献演六羽乐舞，开始使用六行舞人。

宋国人夺取邾国的土地。邾国人告诉郑国说：“请君王对宋国解怨恨，敝邑愿意做向导”郑人带领周王的军队和邾军会合，攻打宋国，进入了外城，以报复去年东门这一战役。宋国派人前来告急求救。隐公听到军队已经进入国都的外城，打算出兵救援宋国，询问使者说：“军队到了哪里？”使者欺骗他说：“还没有到国都。”隐公发怒，停止出兵。他辞谢使者说：“君王命令寡人与宋国同忧国难，现在询问使者，回答说‘军队还没有到国都’，这就不是寡人所敢过问的了。”

冬天，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子翬去世。隐公说：“叔父对寡人有怨恨，寡人不敢忘记。”于是按照公子翬原享受的等级提高一级安葬他。

宋人讨伐郑国，包围长葛，以报复攻进外城这一战役。

六年春天，郑人前来要求解怨结好，这种做法叫“更成”。

晋国翼都官为九宗五正的顷父之儿子嘉父到随邑迎接晋侯，把他安置在鄂地，晋国人称为“鄂侯”。

夏天，在艾地结盟，开始和齐国结好。

五月十一日，郑伯侵犯陈国，获得很多俘虏和财物。往年，郑伯请求和陈国媾和，陈侯不答应。五父劝谏说：“亲近仁义而结交邻国，这是国家的重要措施。您还是答应郑国的请求吧！”陈侯说：“宋国和卫国才是真正的祸患，郑国能干什么？”于是就没有答应。

君子说：“善不可丢失，恶不可滋长，这说的就是陈桓公吧！滋长了恶而不悔改，跟着就自取祸害。虽然想挽救，未必办得到罢？《商书》说：‘恶蔓延起来，如同大火燎原，靠近都不可能，难道还能扑灭？’周任有话说：‘治理国和家的人，见到恶，就要像农夫急于除草一样，锄掉它堆积起来肥田，挖掉它的老根，不要使它再生长，那么善的就能发展了。’”

秋天，宋国占领长葛。

冬，京城派人来报告饥荒，隐公就代为向宋、卫、齐、郑诸国请求购买谷物，这是合乎礼的。

郑伯去到成周，开始朝觐周桓王。周桓王不加礼遇。周公黑肩对桓王说：“我们周室东迁，依靠的就是晋国和郑国。友善地对待郑国以鼓励后人，还唯恐做得不好，何况不加礼遇呢？郑国不会再来朝觐了。”

七年春天，滕侯去世。《春秋》没有记载滕侯的名字，因为没有和我国同盟。凡是诸侯同盟，称名以告神灵，所以死后在讣告上也写上名字，这是为了向同盟国报告国君死去和继位的人，继续过去的友好关系而安定人民，这叫做《礼经》。

夏天，在中丘筑城。《春秋》加以记载，是斥责它妨碍农

时。

齐侯派夷仲年前来聘问，这是为了巩固两国在艾地的盟会。

秋天，宋国和郑国讲和。七月十七日，在宿地结盟。隐公讨伐邾国，这是为宋国而去攻打的。

当初，戎人朝见周王时，向公卿致送财币，凡伯不款待，不以贵宾之礼对待戎人。冬天，周天子派凡伯来鲁国聘问。在回去的路上，戎人在楚丘对他加以拦截，逮了他回去。

陈国和郑国讲和。十二月，陈国的五父到郑国参加结盟。初二，和郑伯盟誓，歃血的时候心不在焉。泄伯说：“五父必定难免于祸，因为他不以结盟作为国家的利益。”郑国的良佐到陈国参加结盟。十一日，在与陈侯结盟的仪式上，也看出了陈国将要发生动乱。

郑国的公子忽在周王那里，所以陈侯请求把女儿嫁给他。郑伯同意了，于是举行了订婚仪式。

八年春天，齐侯打算让宋、卫两国和郑国讲和，已经拟定了结盟的日期。宋公用财币向卫国请求，希望先见面。卫侯同意，所以在犬丘非正式会见。

郑伯请求舍弃对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用泰山旁边的祊地交换鲁国在许地的土田。三月，郑伯派遣宛来交割祊地，表示不再祭祀泰山了。

夏天，虢公忌父开始在成周做卿士。

四月初六日，郑公子忽到陈国迎娶妻子妘氏。十三日，他带着妘氏起程返回。十六日，进入郑国。陈鍼子送妘氏到郑国。他们先同房而后告祭祖庙。鍼子说：“这样做不能算是夫

妇，欺骗他的祖先了，这不合乎礼，怎么能够生育呢？”

齐国人终于让宋、卫两国和郑国讲和。秋天，他们几个诸侯在温地会见，在瓦屋订立盟约，消除东门这一役的旧怨，这是合乎礼的。

八月某日，郑伯带着齐人朝觐周王，这是合于礼的。

隐公和莒子在浮来结盟，以表示对纪国的友好关系。

冬天，齐侯派人来通报宋、卫、郑三国讲和的事。隐公派众仲回答说：“您的君王使三国舍弃相互怨仇的，安定他们的百姓，这都是君王的恩惠。寡君听到了，岂敢不承受君王的明德！”

无骇去世，公子翬为他请求谥号和氏族。隐公向众仲询问氏族的情况。众仲回答说：“天子建立有德之人为诸侯，依照他的生地赐姓，依据分封的土地又赐给他氏。诸侯以字作为谥号，他的后人就以此以为自己的氏族。世代做官而有功绩，他的后人就以官名为氏族。也有以封邑为氏族的。”隐公命令以无骇的字作为氏族，这就是展氏。

九年春天，周历三月初十，有“大雨霖”并有雷震，《春秋》记载了开始的日期。十七日，有“大雨雪”，春秋也只记载了开始的日期。所以要记载，是由于天时不正的缘故。

凡是下雨，连续三天以上就叫“霖”平地雪深一尺就叫“大雪”。

夏天，在郎地筑城。《春秋》所以记载，是因为妨碍了农时。

宋公不去朝觐周王。郑伯正担任周王的左卿士，所以用天子的名义讨伐他。郑国进攻宋国。宋国因为被攻进外国都

城的那次战役对隐公不满，没有来通报情况。隐公发怒，就断绝了和宋国的来往。

秋天，郑国人用天子的名义前来通报讨伐宋国的事。

冬天，隐公和齐侯在防地会面，策划讨伐宋国。

北戎侵犯郑国。郑伯抵御他们，又担心戎军力理强大，说：“他们是步兵，我们是车兵，我很怕他们从后边突然绕到我军之前袭击我们。”公子突说：“派遣一些勇敢而不刚强的兵士，和敌人一接触就赶紧退走，君王就设下三批伏兵等着敌人的追兵。戎人轻率而没有纪律，贪婪而缺乏团结，战胜了各不相让，战败了各不相救。走在前面的见到财物俘虏，必然只顾前进；前进而遭遇伏兵，必然很快逃跑。走在后面的不加救援，敌兵就没有后继者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得逞。”郑伯听从了他的意见。

北戎的前锋部队遇到伏兵败退奔逃，祝聃追击他们，把戎军从中截断，前后夹攻，全部歼灭。戎军后继部队拼命奔逃。十一月某日，郑人把戎军打得大败。

十年春天，周历正月，隐公在中丘会见齐侯、郑伯。二月二十五日，在邓地结盟，拟定出兵的日期。

夏天五月，羽父先期会合齐侯、郑伯，攻打宋国。

六月某日，隐公在老桃会见齐侯、郑伯。初七，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国军队。十五日，郑国军队进入郕地。十六日，郕地归属我国。二十五日，郑国军队进入防地。二十六日，防地归属我国。

君子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上可以说合于正道了。用天子的命令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自己不贪求收复的土地，而

以犒赏受天子的爵位的国君，这就是治理政事的大体。

蔡人、卫人、邾人没有按照天子的命令会师讨伐宋国。

秋天七月初五，郑国的军队进入本国的远郊，仍然停留在那里。宋军、卫军攻进郑国。蔡军跟在后面进攻戴地。八月初八，郑庄公包围戴地。初九，攻克戴地，俘获了三国的军队。

宋军、卫军已经攻入郑国，而又叫蔡军去讨伐戴地。蔡人发怒，所以三国的军队不合作招致失败。

九月某日，郑庄公攻入宋国。

冬天，齐军、郑军攻入邾国，这是讨伐它违背天子的命令。

十一年春天，滕侯和薛侯前来朝见隐公，争执行礼的先后次序。薛侯说：“我国先受封。”滕侯说：“我是成周的卜正官；薛国是庶姓，我不能落后于他。”

隐公派公子翬向薛侯请求说：“承蒙君王和滕君问候寡人，成周有谚语说：‘山上有树木，工匠就加以整治；接待宾客有一珥的礼制，主人要分别对待。’成周的会盟，异姓排在后面。寡人如果到薛国朝见，就不敢和任姓诸国争先后。如果承君王加恩于我，那就希望君王同意滕君的请求。”

薛侯同意，就让滕侯先行朝礼。

夏天，隐公和郑庄公在濬地会见，策划讨伐许国。

郑庄公打算攻打许国。五月十四日，在太祖庙内颁发武器。公孙阙和颍考叔争夺兵车，颍考叔挟起车辕就跑了，公孙阙拔出戟追上去。追到大路上，没有赶上，公孙阙很生气。

秋天七月，隐公会合齐侯、郑庄公讨伐许国。初一，军

队攀登攻打许城。颍考叔拿着郑庄公的旗帜“螯弧”抢先登城，公孙阏从下边用箭射他，颍考叔摔了下来。瑕叔盈又举着“螯弧”登城，向四周挥动旗帜，大喊说：“国君登城了！”于是郑国的军队全部登城。初三，郑庄公进入许城。许庄公逃亡到卫国。

齐侯把许国让给隐公。隐公说：“君王认为许国违背法度，所以寡人跟随君王讨伐它。许国既然已经伏罪，虽然君王有这样的善意，寡人不敢领教。”于是就把许国送给郑庄公。

郑庄公让许国大夫百里帮助许叔住在许都的东部，说：“上天降祸于许国，鬼神确实对许君不满，而借寡人的手惩罚他。寡人与一两个父老兄弟都不能和谐相处，难道还敢把讨伐许国作为自己的功劳吗？寡人有个弟弟，不能和睦相处，迫使他四处求食，寡人难道还能长久占有许国？您应当帮着许叔来安抚这里的百姓，我打算让公孙获来辅助您。如果寡人得以善终，上天可能会依照礼法而撤回加于许国的祸害，愿意许公再来治理他的国家，那时候只要我郑国有所请求就能得到同意如同过去通婚之国得到的优待一样。不要让别国逼迫而住在这里，来和我郑国争夺这块土地。我的子孙挽救危亡还来不及，难道还能替许国敬祭祖先吗？寡人让您留在这里，不仅为了许国，也是姑且巩固我的边疆。”于是就让公孙获住在许城的西部，对他说：“凡是你的财物，不要放在许城。我死后就赶紧离开这里。我祖先在这里新建城邑，周王室已经逐渐衰微，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一天天丢失自己的地位。而许国，是四岳的后代，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成周，我哪里还能和许国抗争呢？”

君子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合乎礼。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井然有序、使后代有利的法则。许国违背法度而讨伐它，服罪了就宽恕它，依据德行来处理，衡量力量而办事，看准了时机而行动，不连累后人，可以说是懂得礼了。”

郑庄公让军队中一百人拿出一头公猪，二十五人拿出一只狗和鸡，用以祭神来诅咒射颍考叔的人。

君子认为郑庄公“失掉了政和刑。政用来治理百姓，刑用来纠正邪恶。既缺乏好的政治措施，又缺乏有威慑的刑罚，所以才发生邪恶。已经发生邪恶而加以诅咒，会有什么好处呢？”

周王在郑国取得郕、刘、茆、邾的土田，而给了郑国人原来属于苏忿生的土田——温、原、緄、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陞、郟、怀。

君子因此而预料周桓王会失去郑国。按照恕道办事，是德的准则，礼的常规。自己不能保住的，就拿来给别人。别人不肯来到，不也是应该的吗？

郑国和息国之间有口舌。息侯攻打郑国。郑伯和息侯在国内作战，息军大败而回。

君子因此而预料息国将要灭亡了。不揣度德行，不权衡力量，不亲近亲戚，不辨明是非，不查察错误，犯了这五条忌讳，还去讨伐别人，丧师败众，不也是活该吗？”

冬天十月，郑伯带着虢国的军队讨伐宋国。十四日，把宋国的军队打得大败，以报复宋国攻入郑国的那次战役。

宋国没有前来通报这件事，所以《春秋》没有记载。凡

是诸侯国发生大事，前来通报就记载，不然就不记载。出兵顺利或者不顺利，也是一样。即使国家被灭亡，被灭的不通报战败，胜利的不通报战胜，也不记载在简册上。

公子翬请求杀掉桓公，想以此求得太宰的官职。隐公说：“由于桓公年轻的缘故，所以我代为摄政，现在他已经成长，我打算把国君的位子交付给他。派人在菟裘建筑房屋，我要在那里养老了。”公子翬害怕，倒过来在桓公那里诬害隐公并请求桓公杀掉隐公。

隐公还是公子的时候，和郑国人在狐壤作战，被俘虏了。郑国人把他囚禁在尹氏那里。隐公贿赂尹氏，并在尹氏的祭主钟巫神之前祷告，于是就和尹氏一起回国而在鲁国立了钟巫的神主。十一月，隐公在要祭祀钟巫前，在社圃中斋戒，住在茆氏那里。十五日，公子翬支使坏人在茆家刺杀隐公，立桓公为国君，并且讨伐茆氏，茆氏家有人被枉杀。《春秋》不记载安葬隐公，是由于桓公没有按国君的规格为隐公举行丧礼。

桓 公

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郑。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许之。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结祊成也。盟曰：“渝盟无享国。”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

冬，郑伯拜盟。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

会于稷以成宋乱，为赂故，立华氏也。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以郕大鼎赂公，齐、陈、郑皆有赂，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紕、纁、纁，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鞶、厉、游、纁，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

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之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郛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

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

九月，入杞，讨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

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

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

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

无觐觐。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纳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陜庭之田。陜庭南鄙后曲沃伐翼。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陜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絙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

会于羸，成昏于齐也。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公会杞侯子郕，杞求成也。

秋，公子翬如齐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齐侯送姜氏，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

冬，齐仲年来聘，致夫人也。

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书时，礼也。

夏，周宰渠伯纠来聘。父在，故名。

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

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夏，齐侯、郑伯朝于纪，欲以袭之。纪人知之。

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

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

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

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

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

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

仍叔之子来聘，弱也。

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后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

六年春，自曹来朝。书曰“实来”，不复其国也。

楚武王侵随，使蘧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

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

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腍’，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疫蠹也，谓其备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夏，会于成，纪来谘谋齐难也。

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于郑。郑太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

于是，诸侯之大夫戍齐，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后郑。郑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师。

公之未昏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语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君子曰：“善自为谋。”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固辞。人问其故，太子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遂辞诸郑伯。

秋，大阅，简车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

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

冬，纪侯来朝，请王命以求成于齐，公告不能。

七年春，谷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

夏，盟、向求成于郑，既而背之。

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邾。

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

八年春，灭翼。

随少师有宠。楚斗伯比曰：“可矣。仇有衅，不可失也。”

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

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师谓随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随侯逸，斗丹获其戎军，与其戎右少师。

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

冬，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缙于晋。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礼也。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

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鄆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

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鄆。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鄆。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鄆人宵溃。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

冬，曹公子来朝，宾之以上卿，礼也。享曹公子，礼献，乐奏而叹。施父曰：“曹公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

十年春，曹桓公卒。

虢仲谮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辞，以王师伐虢。

夏，虢公出奔虞。

秋，秦人纳芮伯万于芮。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饷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

先书齐、卫，王爵也。

十一年春，齐、卫、郑、宋盟于恶曹。

楚屈瑕将盟贰、轸。郢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郢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郢，郢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郢师，四邑必离。”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郢师于蒲骚，卒盟而还。

郑昭公之败北戎也，齐人将妻之，昭公辞。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宠，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从。

夏，郑庄公卒。

初，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为公娶邓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郑庄公，曰雍姁，生厉公。雍氏宗有宠于宋庄公，故诱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厉公而求赂焉。祭仲与宋人盟，以厉公归而立之。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卫。己亥，厉公立。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公欲平宋、郑。

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渚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会于虚。

冬，又会于龟。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

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

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使伯嘉谏之，三巡，数之。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

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宋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不书所战，后也。

郑人来请修好。

十四年春，会于曹。曹人致饩，礼也。

夏，郑子人来寻盟，且修曹之会。

秋，八月壬申，御廩灾。乙亥，尝。书，不害也。

冬，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焚渠门，入及大逵。伐东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归，为卢门之椽。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

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壻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夏，厉公出奔蔡。

六月乙亥，昭公入。

许叔入于许。

公会齐侯于艾，谋定许也。

秋，郑伯因栎人杀檀伯，而遂居栎。

冬，会于袤，谋伐郑，将纳厉公也。弗克而还。

十六年春正月，会于曹，谋伐郑也。

夏，伐郑。

秋七月，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

冬，城向，书时也。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二公子故怨惠公。

十一月，左公子泄、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

十七年春，盟于黄，平齐、纪，且谋卫故也。

乃邾仪父盟于趯，寻蔑之盟也。

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于是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场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陈。

秋，蔡季自陈归于蔡，蔡人嘉之也。

伐邾，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达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

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

秋，齐侯师于首止；子亹会之，高渠弥相。七月戊戌，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称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与王杀周公黑

肩。王子克奔燕。

初，子仪有宠于桓王，桓王属诸周公。辛伯谏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

【译文】

元年春天，桓公即位，与郑国重修友好关系。郑国人请求重新祭祀周公、完成禘田地的交换。桓公答应了。三月，郑伯用增加璧来交换许田地，这是为了请求祭祀周公和以禘田地交换许田地的缘故。

夏天四月初二，桓公和郑伯在越地结盟，这是为了禘田地的交换而结好。誓辞说：“如果违背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

秋天，发大水。凡是平原上淹了水叫做大水。

冬，郑伯前来拜谢结盟。

宋国的华父督在路上见到孔父嘉的妻子，盯着她走过来又目送着她远去，说：“既漂亮，又艳丽。”

二年春天，华父督攻打孔氏，杀死了孔父嘉而占有了他的妻子。宋殇公为此事发怒，华父督害怕，就把殇公杀了。

君子认为华父督心里已经没有国君，然后才敢发动如引罪恶行动，所以《春秋》先记载他“杀其君”。

桓公和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会见，成全宋国的叛乱。因为接受了华文督的贿赂，所以建立了华氏的政权。

宋殇公即位以后，十年发生了十一次战争，百姓不能忍受。孔父嘉为司马，华公督为太宰。华父督由于百姓不能忍受，早就散布说：“司马才会这样频繁地发动战争。”不久他

就杀了孔父和殇公，把庄公从郑国召回立他为国君，以此来亲近郑国，并把郕国的大鼎馈赠给桓公，对齐、陈、郑诸国也都馈送财礼，所以能辅佐宋公的地位。

夏天四月，在宋国取回郕国的大鼎。初九，安放在太庙里，这是不合乎礼的。臧哀伯劝阻说：“作为人君，要发扬道德而堵塞邪恶，以好的德行临照百官，还这样怕有所遗漏，所以发扬美德以示范于子孙。因此太庙用茅草盖顶，大辂用蒲席铺垫，肉汁不放调料，主食不吃精米，这是为了表示节俭。礼服、礼帽、蔽膝、大圭、大带、裙子、绑腿、鞋子、横簪、统绳、冠系，这些穿戴，尊卑上下各有规定，这是为了表示制度。纁藉、佩巾、刀鞘、刀饰、革带、带饰、飘带、马鞅，这些装饰物，依地位高低各级多寡不同，这些衣服上的花纹是为了表示规定的数量。画火、画龙、绣黼、绣黻，这是为了表示文饰。锡、鸾、和、铃，这是为了表示声音。五种颜色画出各种形象，这是为了表示色彩。画有日、月、星的旌旗，这是为了表示明亮。行为的准则应当节俭而有制度，增减都有定数量，用文饰、色彩来表达它，用声音、明亮来显示它，这样就使各级官吏都沐浴着德的光辉。这样百官才所有畏惧，不敢违反纪律。现在灭除道德而树立邪恶，把华文督贿赂的器物放在太庙里，以此向各级官吏作出坏榜样。百官也跟着这样学，还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衰败，是从官吏的邪恶开始的。官吏失去德行，是因为受宠而贿赂公行。郕鼎放在太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周武王打败商朝，把九鼎迁到王城，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义士之中还有非议的，更何况把表明邪恶叛乱的器物放在太庙里，这又该怎么办？”桓

公不听。

周朝的内史听到这件事就说：“臧哀伯的后代在鲁国恐怕能长享禄位吧！国君违背礼制，他没有忘记以道德来劝谏。”

秋天七月，杞侯前来朝见，不恭敬。杞侯回国，我国就策划讨伐他。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见，这是由于开始对楚国有所畏惧。

九月，攻入杞国，这是由于讨伐杞侯的不恭敬的行为。

桓公和戎人在唐地结盟，这是为了重温过去的友好关系。

冬天，桓公从唐地回来，《春秋》所以记载，是由于回来后祭告了宗庙。

凡是国君出国，要祭告宗庙。回来，也要祭告宗庙，宴请百官把功勋记录在简册上，这是合乎礼的。

单独和别国国君相会见，无论前去别国或别国国君前来，都记载会见的地点，这是互相谦让谁为会首的会见。会见的国君在三个以上，那就前去别国时记载会见的地点，别国国君前来就不记载会见的地点而仅仅记载会见，这是盟主已定的会见。

起初，晋穆侯的夫人姜氏在条地战役的时候生了太子，命名为仇。他的弟弟是在千亩之战的时候生的，命名为成师。

师服说：“怪哉，国君为儿子这样命名！命名应该表示道义，道义产生礼仪，礼仪体现政事，政事端正百姓，所以政事取得成功而百姓服从，反之则发生动乱。好姻缘叫做妃，恶夫妻叫做仇，这是古代的名称。现在国君命名太子为仇，他的兄弟为成师，这就开始预示动乱了。做哥哥的恐怕要衰微吧！”

鲁惠公二十四年，晋国开始有动乱，所以封桓叔在典沃，让靖侯的孙子栾叔辅助他。

师服说：“我听说国家的建立，根本大而枝节小，这样才能巩固。所以天子分邦建侯国，诸侯建立采邑，卿设置侧室，大夫有两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亲疏，都有相应的等级。所以百姓甘心事奉上面，下面就没有什么非分的希望。现在晋国不过是王畿之内的甸服，而又另外建立侯国，它的根本既已弱小，还能够指望长久吗？”

鲁惠公三十年，晋国的潘父杀了昭侯而接纳桓叔，结果没有成功。晋国人立了孝侯为君。鲁惠公四十五年，曲沃庄伯讨伐晋国国都翼城，杀了孝侯，翼城人立他的兄弟鄂侯为群。鄂侯生了哀侯。哀侯侵袭阍庭的土地。阍庭南部边境的人引发了下一年曲沃讨伐翼城的战事。

三年春天，曲沃伯公讨伐翼城，军队驻扎在阍庭。韩万为武公驾车，梁弘作为车右。在汾水边的低洼地追赶晋哀侯，由于驂马挂在树上而停下来。到夜里，才俘获了晋哀侯和乐共叔。

桓公和齐侯在赢地会见，这是由于和齐女订婚。

夏天，齐侯、卫侯在蒲地会谈，《春秋》记载为会谈，是由于没有结盟。

桓公和杞侯在郕地会见，这是由于杞国要求讲和。

秋天，公子翬到齐国迎娶齐女，重修前代国君的友好关系，所以春秋称翬为“公子”。

齐侯护送齐女姜氏到欢地，这是不合乎礼的。凡是本国的公室女子出嫁到同等国家，如果是国君的姐妹，就由上卿

护送她，以表示对前代国君的尊敬；如果是国君的女儿，就由下卿护送她。出嫁到大国，即使是国君的女儿，也由上卿护送她。嫁给天子，就由各位大臣去护送，国君不亲自护送。出嫁到小国，就由上大夫护送她。

冬天，齐国的夷仲年前来聘问，这是为了护送姜氏。

芮伯万的母亲芮姜讨厌芮伯的宠姬太多，所以就把他赶走，让他住到魏城去。

四年春天正月，桓公在郎地狩猎。《春秋》记载这件事，是由于狩猎得时，合乎礼。

夏天，周朝的宰官梁伯纠前来聘问。由于他的父亲还活着，所以《春秋》记载他的名“纠”。

秋天，秦国的军队攻打芮国，战败了，这是由于轻敌。

冬天，周天子的军队、秦国的军队包围芮国，逮了芮伯回国。

五年春天正月，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或者今年正月初六日，陈侯鲍死。春秋所以记载相距十六天的两个日子，是由于发布两次讣告的日期不同。当时陈国发生动乱，文公的儿子佗杀了太子免而取代他。陈侯病危的时候动乱发生，国内的人们分散，所以再发一次讣告。

夏天，齐侯、郑伯去纪国朝见，想要乘机袭击纪国。被纪国人觉察了。

周天子剥夺了郑伯的政权，郑伯不再朝觐。秋天，周天子带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出兵抵御。

周天子率领中军；虢公林父率领右军，蔡国和卫国的军队隶属于右军；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国军队隶属于左军。

郑国的子元建议用左方阵来对付蔡军和卫军，用右方阵来对付陈军，说：“陈国动乱，百姓没有人有战斗意志。如果先攻击他们，他们一定逃跑。周王的军队要去照顾他们，必定发生混乱。蔡国和卫国的军队支持不住，也一定争先奔逃。这以后集中军力打周王的中军，就可以成功。”郑伯听从了。公子忽担任右方阵的主将，祭仲足担任左方阵的主将，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拱卫郑伯，摆开了名为鱼丽的阵势，前有《偏》，后有《伍》，《伍》弥补《偏》的空隙。

战斗在繻葛发生了。郑伯命令左右两边方阵说：“将旗招展，就击鼓进军。”郑国的军队进攻，蔡、卫、陈军一起奔逃，周军因此混乱，郑国的军队从两边合拢而进攻，周军大败。祝聃射中周王肩膀，但他还可以指挥军队。

祝聃请求前去追赶。郑伯说：“君子不希望逼人太甚，何况敢于欺凌天子呢？如果能挽救自己，国家免于危亡，这就足够了。”

夜间，郑伯派遣祭仲足去慰问周王及他的左右随从。

仍叔的儿子前来聘问，《春秋》所以记为“仍叔之子”而不记他的名字，是由于他年轻。

秋天，为求雨而举行大雩祭。春秋记载这件事，是由于它不是例行的祭祀。凡是祭祀，昆虫惊动举行郊祭，苍龙角亢二宿出现举行雩祭，秋天寒气降临举行尝祭，昆虫蛰伏举行烝祭。如果过了时节举行祭礼，就要加以记载。

冬天，淳于公去到曹国。估计他的国家有危难而无法解救，就没有回国。

六年春天，淳于公从曹国前来朝见。《春秋》记载作“实

来”，是由于他不再回国。

楚武王侵犯随国，已占领部分地方，派薳章去谈判，把军队驻在随国瑕地以等待结果。随国人派少师主持和谈。

斗伯比对楚王说：“我国在汉水东边不能得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扩大军队，加强装备，用武力凌驾别国，他们害怕而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所以就难于分化了。在汉水东边的国家中，随国最大。随国要是自高自大，就必然抛弃小国。小国离心，就是楚国的利益。少师这个人很骄傲，请君王隐藏我军的精锐而让他看到疲弱的士卒，使他更加自满。”楚大夫熊率且比说：“有随国的贤士季梁在，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斗伯比说：“这是为以后打算，因为少师可以得到他们国君的信任。”楚王故意把军容弄得乱七八糟而接待少师。

少师回去，请求追赶楚军。随侯打算答应，季梁劝阻说：“上天正在保佑楚国，楚国军队显得疲弱，是假装引诱我们。君王何必急于从事？下臣听说小国之所以能够抗衡大国，是小国有道而大国惑乱。所谓道，就是忠于百姓而取信于神灵。上边的人想到对百姓有利，这就是忠；祝史真实不欺地祝祷，这是信。现在百姓饥饿而国君放纵私欲，祝史虚报功德来祭祀，下臣不知道如何取得成功。”随侯说：“我祭祀用的牺牲皮毛都既无杂色，又很肥壮，黍稷谷物也都丰盛完备，为什么不能取信于神灵？”季梁回答说：“百姓，是神灵的主人。因此圣王先团结百姓而后才致力于神灵，所以在奉献牺牲的时候祝告说：‘牲口又大又肥。’这是说百姓的财力普遍富足，牲畜肥大而繁殖生长，并没有得病而瘦弱，又有各种好的品种。在奉献黍稷的时候祝告说：‘乾净的粮食盛得满满的。’这是

说春、夏、秋三季没有灾害，百姓和睦而收成很好。奉献甜酒的时候祝告说：‘又好又清的美酒。’这是说上上下下都有美德而没有邪心。所谓的祭品芳香，就是祭祀者没有邪意。所以精心致力于农事，整治教化，亲近亲族，用这些行为来致祭神灵，因此百姓和睦而神灵降福，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现在百姓各有异心，鬼神没有主人，君王一个人祭祀丰盛，又能求得什么福气？君王姑且整治政事，亲近兄弟国家，这差不多可以免于祸难。”随侯害怕，从事整治政治，楚国就没有敢来攻打。

夏天，桓公和纪侯在成地相会，这是由于纪侯前来商讨如何对付齐国灭纪的意图。

北戎讨伐齐国，齐国派人到郑国求援。郑国的太子忽率领军队救援齐国。六月，把戎军打得大败，俘虏了它的两个主帅大良、少良，砍了穿铠甲的戎军三百人的头，献给齐国。

当时诸侯的大夫在齐国防守边境，齐人馈送他们食物，让鲁国来确定各国军队的先后次序。鲁国把郑国排在后面。郑太子忽因为自己有功劳而发怒，所以后来就有郎地的战役。

桓公在没有向齐国求婚以前，齐侯想把文姜嫁给太子忽。太子忽辞谢。别人问为什么，太子说：“人人都有合适的配偶，齐国强大，不是我的配偶。《诗》中说：‘求于自己，多受福德。’靠我自己就是了，要大国干什么？”君子说：“太子忽善于为自己打算。”等到他打败了戎军，齐侯又请求把别的女子嫁给他。太子忽再次辞谢。别人问为什么。太子说：“我为齐国没有做什么事情，尚且不敢娶妻。现在由于国君的命令奔赴齐国解救他的危急，反而娶了妻子回国，这是利用战争而

成婚，百姓将会对我有什么议论呢？”于是就请郑伯出面辞谢了。

秋天，举行盛大的阅兵，这是为了检阅战车和驾车的马匹。

九月二十四日，桓公的儿子同出生，举行太子出生的礼仪：父亲接见儿子时用太牢，用占卜选择士人背负他，用占卜选择士人的妻子给他喂奶，桓公和文姜、同宗妇人为孩子命名。

桓公向申繻询问命名的事。申繻回答说：“名有五种，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用出生的情况来命名是信，用祥瑞来命名是义，用相类似的字眼来命名是象，用万物的名称来命名是假，用和父亲有关的字眼来命名是类。命名不用国名，不用官名，不用山川名，不用疾病名，不用牲畜名，不用器物礼品名。周朝人用避讳来奉事神灵，对于人名，在人死了之后就要避讳。所以用国名命名就会废掉人名，用官名命名就会改变官称，用山川命名就会改变山川的神名，用牲畜命名就会废除祭祀，用器物礼物命名就会废除礼仪。晋国因为僖公而废除司徒，宋国因为武公而废除司空，我国因为先君献公、武公而废除具山、敖山二山之名，所以大的事物不可以用来命名。”桓公说：“这孩子的出生，和我在同一个日子，就把他命名叫做同。”

冬天，纪侯前来朝见，请求得到周王的命令去往齐国求和。桓公告诉他说不行。

七年春，谷伯、邓侯前来朝见。《春秋》所以记载他们的名字，是由于贱视他们。

夏天，盟邑、向邑向郑国求和，不久又背叛郑国。

秋天，郑军、齐军、卫军联合攻打盟邑、向邑。周王把盟邑、向邑的百姓迁到王城。

冬天，曲沃伯诱骗晋小子侯，把他杀了。

八年春，曲沃伯灭亡了翼邑。

随国少师受到随侯的宠信。楚国的斗伯比说：“这就可以了。仇人有了空子，我们不可以错过机会。”

夏天，楚王在沈鹿这地方会合诸侯的军队。黄国、随国没有参加会见。派薳章去责备黄国。楚王自己亲自讨伐随国。军队驻扎在汉水、淮水之间。

季梁建议向楚国表示投降，“等他们不同意，然后作战，这样就可以激怒我军而懈怠敌军。”少师对随侯说：“必须速战，不这样，就将丧失战胜楚军的机会。”随侯听从少师出兵抵御，远望楚国的军队，季梁说：“楚人以左为尊，国君一定处在左军之中。不要和楚王正面作战，姑且攻击他的右军。右军没有良将，一定失败。他们的偏师一败，大众就逃散了。”少师说“不和楚王正面作战，这就表示我们和他不能对等。”随侯没有听从季梁的话。在速杞作战，随军大败。随侯逃走。斗丹俘获了随侯的战车和车右少师。

秋天，随国和楚国讲和，楚王打算不同意。斗伯比说：“上天已经去掉了他们的害虫少师，随国还不可能战胜呢！”于是就订立了盟约而回国。

冬天，周王命令虢公林父在晋国立了晋哀侯的兄弟缙为晋侯。

祭公前来，随后到纪国迎接王后，这是合乎礼的。

九年春，纪国的季姜出嫁到京师。凡是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出嫁做王后，《春秋》才加以记载。

巴子派遣他的大臣韩服向楚国报告，请求和邓国结好。楚王派遣道朔带领巴国的使者到邓国聘问。邓国南部边境的鄢地人攻击他们，并抢走了财礼，杀死了道朔和巴国的使者。楚王派遣薳章责备邓国，邓国人拒不接受。

夏天，楚国派遣斗廉率领楚军和巴军包围鄢地。邓国的养甥、聃甥率领邓军救援鄢地。邓军三次向巴军发起冲锋，没能取胜。斗廉在巴军之中排出横阵和邓军作战，伪装败走。邓军追逐楚军，赶到前面，巴军就处于他们背后。楚、巴两军夹攻邓军。结果邓军大败。鄢地人夜里就溃散了。

秋天，虢公林父、芮伯、梁伯、荀侯、贾伯联合讨伐曲沃。

冬天，曹国的太子前来朝见。用上卿之礼接待他，这是合乎礼的。

桓公设享礼招待曹太子。开始献酒，奏乐，曹太子就叹气。施父说：“曹太子恐怕会有忧患吧！这里不是叹气的地方。”

十年春天，曹桓公去世。

虢公林父在周王那里诬陷他的大夫詹父。詹父有理，带领周王的军队攻打虢国。夏天，虢公逃亡到虞国。

秋天，秦人把芮伯万送回芮国。

当初，虞公的弟弟虞叔藏有美玉，虞公向他索取，他没有进献。不久后悔了，说：“周朝的谚语中有这样的话：‘百姓没有罪，怀藏玉璧就是罪。’我哪里用得着美玉，难道要用它获取祸患？”于是就献给了虞公。虞公又向他索取宝剑。虞

叔说：“这是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祸难会到我身上来的。”于是就去攻打虞公，虞公逃亡到共池。

冬天，齐军、卫军、郑军联合前来和我军在郎地作战，我国是有理的。

当初，北戎使齐国困疲，诸侯救援齐国，郑国的公子忽有功劳。齐人给诸侯的军队馈送食物，让鲁国确定馈送的次序。鲁国按周室封爵的次序把郑国排在后面。郑人发怒，请求齐国出兵。齐人率领卫国军队帮助郑国，所以春秋不称这次战争为“侵伐”。在这里先记载齐国和卫国，是依据周室封爵的次序。

十一年春在这里，齐国、卫国、郑国、宋国在恶曹结盟。

楚国的屈瑕打算和贰国、轸国结盟。郢国军队驻扎在蒲骚，打算和随、绞、州、蓼四国一起进攻楚国军队。莫敖担心这件事。斗廉说：“郢国人驻扎在自己国家的郊区，一定缺乏警戒，并且天天盼望四国军队的来到。您驻在郊郢来抵御这四个国家，我们用精锐部队夜里进攻郢国。郢国心存希望而又依仗城郭坚固，没有人再有战斗意志。如果打败郢军，四国必定离散。”莫敖说：“何不向君王请求增兵？”斗廉回答说：“军队能够获胜，在于上下一心，不在于人多。商朝敌不过周朝，这是您所知道的。整顿军队出兵就行了，又增什么兵呢？”莫敖说：“占卜一下？”斗廉回答说：“占卜是为了决断疑惑。没有疑惑，占卜什么？”于是就在蒲骚打败了郢国军队，终于和贰、轸两国订立了盟约而回国。

郑昭公打败北戎的之后，齐侯打算把女儿嫁给他。昭公辞谢了。祭仲说：“您一定要娶她。国君姬妾很多，您如果没

有有力的外援，将不能继承君位。其他三位公子都可能做国君的。”昭公不同意。

夏天，郑庄公去世。

当初，祭地的封人仲足受到郑庄公的宠信，庄公让他做卿。祭仲为庄公娶了邓曼，生了昭公。所以祭仲立昭公为国君。宋国的雍氏把女儿嫁给郑庄公，这个女儿名叫雍姑，生了郑厉公。雍氏为人尊仰，受到宋庄公的宠信，所以就诱骗祭仲而把他逮起来，说：“你不立突为国君，就要你的命。”雍氏还逮了厉公索取他的财货。祭仲只好和宋国人结盟，让厉公归国而立他为国君。

秋天九月十三日，郑昭公逃亡到卫国。二十五日，厉公立为国君。

十二年夏天，桓公和杞侯、莒子在曲池结盟，这是让杞国和莒国讲和。

桓公想和宋国、郑国讲和。秋天，桓公和宋公在句渚之丘结盟。由于不知道宋国是否真想讲和，所以又在虚地会见；冬天，又在龟地会见。宋公拒绝讲和。所以桓公和郑伯在武公结盟，盟后就率领军队讨伐宋国，发生了战斗，因为宋国不讲信用。

君子评论说：“如果没有信用，结盟也是没有益处的。《诗》中说：‘君子多次结盟，动乱因此滋长。’这是由于没有信用。”

楚国进攻绞国，军队驻扎在绞国都城的南门外。莫敖屈瑕说：“绞国地小而人轻浮，轻浮就缺少谋略。请对上山砍柴的人不设保卫，以此引诱绞国军队前来。”楚王听从了。绞军

俘获了三十个砍柴人。第二天，绞军争着出城，把楚国的砍柴人赶到山里。楚军在北门坐等，在山下设伏兵，大败绞军，签订了城下之盟而回国。

在攻打绞国这次战役中，楚军分兵渡过彭水。罗国打算攻打他们，派遣伯嘉去侦察，三次遍数了楚军的人数。

十三年春天，楚国的屈瑕带兵攻打罗国，斗伯比为他送行。回来时对他的御者说：“莫敖一定失败。走路把脚抬得很高，可见心意是浮动了。”于是进见楚王，说：“一定要增派军队！”楚王拒绝了他的要求，回宫告诉夫人邓曼。邓曼说：“斗伯比之意不在人数的多少，而是说君王要以信用来安抚百姓，以美德来训诫官员，而以刑法来使莫敖有所畏惧。莫敖已经沉浸于蒲骚的这次胜利，他会自以为是，必然轻视罗国。君王如果不加督察，他会轻率而不设防的吧！伯比大夫所说的是请君王训诫大众而好好地督察他们，召集官员们而勉之以美德，见到莫敖而告诉他上天对他的过错是不会宽恕的。不是这样，斗伯比大夫难道不知道楚国军队已经全部出发了？”楚王派赖国人追赶，没有追上。

莫敖派人在军中通告：“敢于进谏的人要受刑罚！”到达鄢水，军队渡河，乱糟糟地不成行列。楚军又不设防。到达罗国，罗国和庐戎的军队从两边夹击楚军，把楚军打得大败。莫敖在荒谷自缢而死。逃回的将领们囚禁在冶父听候楚王处罚。楚王说：“这是孤的罪过。”把将领们都赦免了。

宋国多次向郑国索取财物，郑国不能忍受，所以率领纪、鲁两国的军队和齐、宋、卫、燕四国的军队交战。《春秋》没有记载战争的地点，是因为桓公到达晚了。

郑国派人前来请求解怨结好。

十四年春天，桓公和郑伯在曹国会见。曹国人供送食物，这是合乎礼的。

夏天，郑国的子人前来重温过去盟会的友好关系，同时也是重温在曹国的会见。

秋天八月十五日，储藏祭祀谷物的仓库发生火灾。十八日，举行尝祭。《春秋》所以记载火灾这件事，是表示对火灾并不惧怕。

冬天，宋国率领诸侯进攻郑国，这是为了报复在宋国的那次战争。宋军焚烧了郑国都城的渠门，入城到了城中大街，攻打东郊，占取牛首，把郑国太庙的椽子抬回去做宋国庐门的椽子。

十五年春天，周王派大夫家父前来求取车辆，这是不合乎礼的。按照礼制，诸侯不进贡车辆、礼服，天子不得求取财物。

祭仲专权，郑厉公很担心，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去杀死他。雍纠准备在郊外宴请祭仲，乘机杀他。雍姬知道了，对她母亲说：“父亲和丈夫哪一个更亲近？”她母亲说：“你出嫁以前，谁都可能做你丈夫，父亲却只有一个，怎么能够相比呢？”于是雍姬就告诉祭仲说：“雍氏不在他家里而在郊外宴请您，我怀疑这件事，所以告诉您。”祭仲就杀了雍纠，陈尸于周氏之汪。郑伯用车装载了雍纠的尸体逃亡，说：“大事和妇女商量这件事，死得活该。”夏天，厉公逃亡到蔡国。

六月二十二日，昭公进入郑国。

许叔进入许国。

桓公和齐侯在艾地会见，为了计划安定许国。

秋天，郑厉公靠着栎地的人杀了檀伯，因而就居住在栎地。

冬天，桓公和宋公、卫侯、陈侯在袤地会见，策划讨伐郑国，送厉公回国。军队没有取得胜利因而退兵。

十六年春天正月，桓公和宋公、蔡侯、卫侯在曹国会见，又策划讨伐郑国。

夏天，攻打郑国。

秋天七月，桓公讨伐郑国后回到国内，举行了祭告宗庙大宴臣下的礼仪。

冬天，在向地筑城。《春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由于不妨碍农时。

当初，卫宣公和夷姜私通，生了儿子名急。卫宣公把他嘱托给右公子职。又为他在齐国娶妻，这个女人很美，卫宣公就自己娶了她，生了两个儿子，名寿和朔，把寿嘱托给左公子泄。夷姜自己上吊死了。宣姜和公子朔诬陷太子杀了夷姜急。卫宣公派急子出使到齐国，让暴徒在莘地等着，打算杀掉他。寿子把这件事告诉急子，让他逃走。急子不同意，说：“丢掉父亲的命令，哪里还用得着儿子？要是有没有父亲的国家，我就可以逃到那里去了。”等到临走，公子寿用酒把太子灌醉。公子寿车上装着太子的旗帜走在前面，暴徒就杀了公子寿。太子急赶到，对暴徒说：“他们要杀的是我，他有什么罪？请你杀了我吧？”暴徒又杀了太子急。左、右两公子因此怨恨惠公。

十一月，左公子泄、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为国君。卫惠

公逃亡到齐国。

十七年春天，桓公和齐侯、纪侯在黄地结盟，这是为了调解齐、纪关系使之和好，同时商量对付卫国。

桓公和邾仪父在趯地结盟，这是由于重申在蔑地的盟约。

夏天，和齐国军队在奚地发生战事，这是边境冲突。当时齐国人侵犯鲁国边境，边境官吏前来报告。桓公说：“边境上的事情，谨慎地防守自己的一方，并准备就付意外发生。姑且尽其所能设防就是了。发生了事情就迎战，又何必请示呢？”

蔡桓侯去世。蔡国人把蔡桓侯之弟蔡季从陈国召回。

秋天，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立为国君，因为蔡国人都称赞他。

我国进攻邾国，这是宋国的意愿。

冬天，十月初一，日蚀。《春秋》没有日蚀记载的日子，这是史官的漏记。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于卿的地位以推算历象，这是合乎礼的。日御详细记载每月大小和干支，无所遗漏，在朝廷上授给百官。

当初，郑庄公准备启用高渠弥做卿，昭公讨厌他，坚决劝阻，庄公不同意。昭公即位后，高渠弥害怕昭公会杀掉自己，十月二十二日，杀了昭公而立公子亹。

君子评论说“昭公了解他所讨厌的人”。公子达说：“高渠弥恐怕要被诛戮吧！报仇太过分了。”

十八年春天，桓公打算，和姜氏到齐国去。申繻劝阻说：“女人各有丈夫，男人各有妻子，不可以互相轻慢，这就叫有礼。违反了这一点必然坏事。”

桓公和齐侯在栎地会见，然后就和文姜会合到一起到了

齐国。齐侯和文姜通奸。桓公责骂文姜。文姜告诉了齐侯。

夏天四月初十日，齐侯设享礼招待桓公。而后让公子彭生帮助桓公登车，桓公死在车中。

鲁国人告诉齐国说：“寡君畏惧君王的威严，不敢安居，来到贵国重修旧好。礼仪结束后却没有回国，又没有地方追究罪责，在诸侯中造成了恶劣影响。请求用彭生来清除这种影响。”齐人杀死了彭生。

秋天，齐侯率领军队驻扎在首止。子亹前去会见，高渠弥作为首席随员。七月初三日，齐人杀死了子亹，又把高渠弥五马分尸。祭仲到陈国迎接昭公之弟子仪而立他为郑国国君。

这次会见会有什么结果，祭仲是知道的，所以假称有病而没有去。有人说：“祭仲有先见之明所以免祸。”祭仲说：“是这样的。”

周公黑肩打算杀掉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报告庄王，就帮着庄王杀了周公黑肩。王子克逃亡到燕国。

早先，子仪受到桓王的宠信，桓王把他嘱托给周公。辛伯劝谏说：“妾媵同王后并列，庶子与嫡子等同，二卿有同等的权力，大城市和国都一样，这都是祸乱的本源。”周公黑肩没有听从意见，所以遭到祸难。

庄 公

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

秋，筑王姬之馆于外。为外，礼也。

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

三年春，溺会齐师伐卫，疾之也。

夏五月，葬桓王，缓也。

秋，纪季以酈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

冬，公次于滑，将会郑伯谋纪故也。郑伯辞以难。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子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木之下。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嗟，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

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

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

五年秋，倪犁来来朝，名，未王命也。

冬，伐卫，纳惠公也。

六年春，王人救卫。

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宁跪于秦，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谋。知本之不枝，弗强。《诗》云：“本枝百世。”

冬，齐人来归卫宝，文姜请之也。

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骅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邓侯曰：“人将不食吾余。”对曰：“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余？”弗从。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七年春，文姜会齐侯于防，齐志也。

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

秋，无麦苗，不害嘉谷也。

八年春，治兵于庙，礼也。

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仲庆父请伐齐师。公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

秋，师还。君子是以善鲁庄公。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

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

夫人。”

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

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廩。

九年春，雍廩杀无知。

公及齐大夫盟于莒，齐无君也。

夏，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

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子生奚，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乃堂阜而税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从之。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

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

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

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

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谭子奔莒，同盟故也。

十一年夏，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陈而薄之，败诸鄆。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隗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

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辞也。”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

冬，齐侯来逆共姬。

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馘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十二年秋，宋万弑闵公于蒙泽。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遇大宰督于东宫之西，又杀之。立子游。群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南宫牛、猛获帅师围亳。

冬，十月，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杀南宫牛于师，杀子游于宋，立桓公。猛获奔卫。南宫万奔陈，以乘车犇其母，一日而至。

宋人请猛获于卫，卫人欲勿与，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恶一也，恶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补？得一夫而失一国，与恶而弃好，非谋也。”卫人归之。亦请南宫万于陈，以赂。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宋人皆醢之。

十三年春，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

夏，齐人灭遂而戍之。

冬，盟于柯，始及齐平也。

宋人背北杏之会。

十四年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

夏，单伯会之，取成于宋而还。

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傅瑕曰：“苟舍我，

吾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繻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

厉公入，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二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乃缢而死。

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灭息，遂伐蔡。

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书》所谓‘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迕，其犹可扑灭’者，其如蔡哀侯乎。”

冬，会于鄆，宋服故也。

十五年春，复会焉，齐始霸也。

秋，诸侯为宋伐倪。郑人间之而侵宋。

十六年夏，诸侯伐郑，宋故也。

郑伯自栎入，缓告于楚。

秋，楚伐郑，及栎，为不礼故也。

郑伯治与于雍纠之乱者。九月，杀公子阍，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

君子谓：“强鉏不能卫其足。”

冬，同盟于幽，郑成也。

王使虢公使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

初，晋武公伐夷，执夷诡诸。芮国请而免之。既而弗报。故子国作乱，谓晋人曰：“与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晋师伐夷，杀夷诡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复之。

十七年春，齐人执郑詹，郑不朝也。

夏天，遂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飧齐戍，醉而杀之，齐人歼焉。

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飧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珏，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

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陈妣归于京师，实惠后。

夏，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

秋，有蜮。为灾也。

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闾敖尹之。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闾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

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蹇陵。还，及湫，有疾。

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经皇。

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使其后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

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颓。子颓有宠，莠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莠国之圃以为囿，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莠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

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

冬，立子颓。

二十年春，郑伯和王室，不克。执燕仲父。

夏，郑伯遂以王归，王处于栎。

秋，王及郑伯入于郕。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

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郑伯闻之，见虢叔，曰：“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公曰：“寡人之愿也。”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

夏，同伐王城。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

郑伯享王于阙西辟，乐备。王与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原伯曰：“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五月，郑厉公卒。

王巡虢守。虢公为王宫于玆，王与之酒泉。

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始恶于王。

冬，王归自虢。

二十二年春，陈人杀其大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

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若获宥，及于宽政，赦其不闲于教训而免于罪戾，弛于负担，君之惠也，所获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谤。请以死告。《诗》云：‘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使为工正。

饮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妣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于京。’”

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

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士蒍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

秋天，丹桓宫之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御孙谏曰：“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

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觐，用币，非礼也。御孙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贄不过榛栗枣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

晋士蒍又与群公子谋，使杀游氏之二子。士蒍告晋侯曰：“可矣。不过二年，君必无患。”

二十五年春，陈女叔来聘，始结陈好也。嘉之，故不名。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

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晋士蒍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

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

二十六年春，晋士蒍为大司空。

夏，士蒍城绛以深其宫。

秋，虢人侵晋。

冬，虢人又侵晋。

二十七年春，公会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义不巡守，诸侯非民事不举，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同盟于幽，陈，郑服也。

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非礼也。原仲，季友之旧也。

冬，杞伯姬来，归宁也。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

晋侯将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夫礼乐慈爱，战所畜也。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战将饥。”

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

二十八年春，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

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骊姬嬖，欲

立其子，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场无主则启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国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晋侯说之。

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二五卒与骊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齐，晋人谓之“二王耦”。

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仇，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妇人不忘袭仇，我反忘之！”

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袂之门。子元、斗御疆、斗梧、耿之不比为旆，斗班、王孙游、王孙喜殿。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

冬，饥。臧孙辰告余于齐，礼也。

筑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厩。书不时也。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夏，郑人侵许。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

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不书。

冬十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

樊皮叛王。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讨樊皮。

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执樊仲皮，归于京师。

楚公子元归自伐郑而处王宫，斗射师谏，则执而梏之。

秋，申公斗班杀子元，斗谷於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

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三十一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三十二年春，城小谷，为管仲也。

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宋公请先见于齐侯。

夏，遇于梁丘。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从之。内史过往，闻虢请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

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黶享焉。神赐之土田。史黶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阍，而以夫人言，许

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圉人荜自墙外与之戏。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杀之，是不可鞭。荜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门。”

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鸩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及逵泉而卒，立叔孙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荜贼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陈。立闵公。

【译文】

元年春天，《春秋》没有记载庄公即位，这是由于文姜外出没有回国的缘故。

三月，夫人到了齐国。《春秋》不称姜氏而称夫人，是由于断绝了母子关系，这是合乎礼的。

秋天，在城外建造王姬的行馆。因为王姬不是鲁国的女子，这是合乎礼的。

二年冬天，夫人姜氏和齐侯在禚地相会。《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谴责他们通奸。

三年春天，公子溺会合齐国军队攻打卫国，春秋称溺，不称公子，是由于讨厌他。

夏天五月，安葬周桓王。下葬晚了。

秋，纪季带着鄆地归入于齐国作为附庸，纪国在这时候开始分裂。

冬天，庄公住在滑地，打算会见郑伯，策划帮助纪国的事情。郑伯用国内不安定为理由加以推辞。凡是军队在外，住一夜叫做舍，住两夜叫做信，两夜以上叫做次。

四年春天周历三月，楚武王使用名为“荆尸”的军阵，把戟颁发给士兵，去讨伐随国。将要准备斋戒时，到宫里告诉夫人邓曼说：“我心跳。”邓曼叹气说：“君王的福禄尽了。满了就会摇荡，这是自然的道理。先君大概知道了，所以面临作战，将要发布重大的命令时就使君王心跳。如果军队没有什么亏损，而君王死在路上，这就是国家之福了。”楚武王于是出征，死在櫓树下面。令尹斗祁、莫敖屈重秘不发丧，开路前进，并在澠水架桥，在随国境外建筑营垒。随国人害怕，于是求和。莫敖以楚王的名义进入随国和随侯结盟，而且邀请随侯在汉水转湾处会见，然后退兵。军队渡过了汉水后才发丧。

纪侯不能屈从齐国，把自己统治的地方给了纪季。夏天，纪侯永远离开了他的国家，以避免齐国的祸难。

五年秋天，郕国的王孙犁来前来朝见。《春秋》记载他的名字，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周王的册封。

冬天，庄公会同齐、宋、陈、蔡四国讨伐卫国，护送卫惠公回国。

六年春天，周王的军队救援卫国。

夏天，卫侯回国，把大夫公子黔牟放逐到成周，把宁跪放逐到秦国，杀了左公子泄、右公子职，这才即位。君子认为两个公子立黔牟“有失于考虑不周到。对能够巩固自己地位的人，必须衡量他的各方面，然后选用适当的方法和时机

立他为国君。不了解他的根本，就不要谋划；了解到有根基却没有援助，就不去勉强。《诗》中说：‘有本有枝，百代繁衍。’”

冬天，齐国人前来归还卫国的宝器，这是由于文姜的请求。

楚文王攻打申国，路过邓国。邓祁侯说：“他是我的姨甥。”把楚文王留住而设享礼招待他。骓甥、聃甥、养甥请求杀掉楚文王。邓侯不答应。他们三个人说：“灭亡邓国的，必定是这个人。如果不早打主意，君王就会后悔莫及了。现在下手还来得及吧！下手，现在正是机会！”邓侯说：“如果这样做，人们会唾弃我而不吃我剩下的东西的。”三个人回答说：“如果不听我们三个人的话，社稷就得不到祭享，君王到哪里去取得祭神的剩余？”邓祁侯还是不答应。攻打申国之后的那一年，楚王讨伐邓国。庄公十六年，楚国再次讨伐邓国，灭亡了它。

七年春天，文姜和齐侯在防地相会，这是出于齐侯的意愿。

夏天，常见的星星看不到了，这是由于夜空明亮的缘故。《春秋》记载说“星陨如雨”，是说陨星和雨一起落下来的。

秋天，遭大雨，麦子无收成。经更种黍稷，没有影响黍稷的收成。

八年春天，在太庙把武器发给军队，这是合乎礼的。

夏天，鲁军和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仲庆父请求攻打齐军。庄公说：“不行。我实在缺乏德行，齐军有什么罪？罪是由我而来的。《夏书》说：‘皋陶勉力培育德行，德

行具备，别人自然降服。’我们姑且致力于修养德行，以等待时机吧！”

秋天，军队回国。君子因此而赞美鲁庄公。

齐侯派连称、管至父在葵丘驻守，瓜熟的时节前去，说：“到明年瓜熟的时候派人代替你们。”戍守了一年之后，齐侯的命令并没有下来。连称、管至父请求派人代替，齐侯不同意，因此就策划叛乱。

齐僖公的同母兄弟叫夷仲年，生了儿子名公孙无知，受到僖公的宠信，衣服礼仪等种种待遇都和嫡子一样。齐襄公降低了公孙无知的待遇。连称、管至父两个人就借助他的势力发动叛乱。

连称有个堂妹在齐襄公的后宫，不得宠，就让她去侦察襄公的情况。公孙无知说：“事情成功，我把你立为君夫人。”

冬天十二月，齐侯在姑棼游玩，就在贝丘打猎。看到一头大野猪，随从说：“这是公子彭生啊！”齐侯发怒说：“彭生敢来见我！”就用箭射它。野猪像人一样地站起来啼叫。齐侯害怕，从车上掉下来，伤了脚，掉了鞋。回去以后，责令徒人费找鞋。费找不着，齐侯就鞭打他，打得鲜血直流。费走出去，在宫门口遇到叛贼。叛贼把他劫走并且捆起来。费说：“我哪里会抵抗你们啊！”解开衣服让他们看自己的后背。叛贼相信了。费表示愿意和他们一起行动，请求先进宫去。进去以后把齐侯隐藏起来，然后出宫，和叛贼格斗，死在宫门里。侍人石之纷如死在台阶下。叛贼进入宫中，在床上杀了孟阳，说：“不是国君，样子不像。”一眼看到齐侯的脚露出在门下边，就把他杀了，立了公孙无知为国君。

当初，襄公即位，行动没有一定的准则。鲍叔牙说：“国君放任，百姓放纵，祸乱将要发生了。”就事奉公子小白逃亡到莒国。叛乱发生，管夷吾、召忽事奉公子纠逃亡来到鲁国。

当初，公孙无知虐待雍廩。

九年春天，雍廩杀死公孙无知。

庄公和齐国的大夫在莒地结盟，这是由于齐国没有国君。

夏天，庄公讨伐齐国，护送子纠回国即位。齐桓公从莒国抢先回到齐国。

秋天，我军和齐军在乾时战斗，我军大败。庄公丢弃战车，坐上轻车回国。秦子、梁子打着庄公的旗号躲在小道上诱骗齐军，所以都被齐军所俘虏。

鲍叔代表齐桓公率领军队前来致辞说：“子纠是亲兄弟，请君王把他杀了。管仲、召忽是仇人，请把他们交给我亲手处置才能甘心。”庄公同意，于是就在生窦把子纠杀了。召忽自杀。管仲请求把他囚禁起来送回齐国，鲍叔接受请求，到了齐境堂阜就把他释放了。回国后，报告齐桓公说：“管仲治国的才能比高傒还强，可以让他辅助君王。”齐桓公同意了。

十年春天，齐国的军队攻打我国。庄公准备迎战。曹刿请求进见。他的同乡人说：“吃肉的人在那里谋划，你又去搅和什么？”曹刿说：“吃肉的人鄙陋不通，不能作长远考虑。”于是入宫进见，问庄公凭什么来作战。庄公说：“暖衣饱食，不敢独自享受，一定分给别人。”曹刿回答说：“小恩小惠不能遍施于人，百姓不会跟从的。”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不敢擅自增加，祭祀一定要诚心实意。”曹刿回答说：“这点诚意不足盖被天下，神灵不会降福的。”庄公说：“大大

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一一洞察，但必定按照实情理处理。”曹刿回答说：“这是为百姓尽力的一种表现，可以凭这个打一下。打起来，请让我跟随前往。”

庄公和曹刿同乘一辆兵车，在长勺作战。庄公准备击鼓。曹刿说：“还不行。”齐人三通鼓罢。曹刿说：“可以了。”于是庄公下令击鼓发起进攻，齐军大败。庄公准备追上去。曹刿说：“还不行。”下车，细看齐军的车辙，然后登上车前横板远望，说：“可以了。”就追击齐军。

取得胜利以后，庄公问曹刿什么缘故。他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勇气。第一通鼓振作勇气，第二通就衰退，第三通勇气就竭尽了。他们的勇气竭尽而我们充盈，所以能战胜他们。大国难于捉摸，恐怕有埋伏。我细看他们的车辙已经杂乱，远望他们的旗子已经倒下，所以追赶他们。”

夏天六月，齐国和宋国的军队驻扎在郎地。公子偃说：“宋军的军容不整齐，可以打败他。宋军败了，齐军必然回国。请您攻击宋军。”庄公不同意。公子偃从雩门私自出击，把马蒙上老虎皮先攻宋军，庄公领兵紧跟其后，在乘丘把宋军打得大败。齐军也就回国了。

蔡哀侯在陈国娶妻，息侯也在陈国娶妻。息妨出嫁时路过蔡国。蔡侯说：“她是我的小姨。”留下来见面，见面时对他很轻佻。息侯听到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派人到楚文王说：“请您假装讨伐我国，我向蔡国求救，您就可以攻打它。”楚王照办。秋九月，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军，俘虏了蔡侯献舞回国。

齐侯逃亡在外的时候，经过谭国，谭国不加礼遇。等到

他回国，诸侯都去祝贺，谭国又没有去。冬天，齐军灭亡了谭国，这是由于谭国没有礼貌。谭子逃亡到莒国，这是因为两国同盟的缘故。

十一年夏天，宋国为了乘丘战役而侵袭我国。庄公出兵迎战。宋国的军队还没有摆开阵势，我军就迎战逼压过去，在穀地打败宋国。

凡是作战，敌方没有摆开阵势叫做“败某师”，都摆开了阵势叫做“战”，大崩溃叫做“败绩”，俘虏敌方的勇士叫做“克”，伏兵而击败敌军叫做“取某师”，周天子的军队打败叫做“王师败绩于某”。

秋天，宋国发大水。庄公派使者去慰问，说：“上天降下大雨，危害了庄稼，为什么不慰问呢？”宋公回答说：“孤对于上天不诚敬，上天降灾，还以此让贵国国君担忧，承蒙关注，实不敢当。”

臧文仲说：“宋国恐怕要兴起了吧！禹、汤责罚自己，他们勃然兴起；桀、纣责罚别人，他们马上灭亡。而且列国发生灾荒，国君称孤，这是合乎礼的。言语惶恐而名称合乎礼，这就差不多了吧！”不久又听说这是公子御说的话，臧孙达说：“这个人适合当国君，因为他有爱护百姓之心。”

冬天，齐侯前来迎娶共姬。

在乘丘战役中，庄公用名叫金仆姑的箭射中南宫长万，庄公的车右黻孙活捉了他。宋国人请求把南宫长万释放回国。宋公和南宫长万开玩笑说：“开始我尊敬你；现在你成了鲁国的囚犯，我不尊敬你了。”南宫长万因此而怀恨在心。

十二年秋天，南宫长万在蒙泽杀死闵公。在门口遇到仇

牧，一巴掌打死了他。在东宫的西面遇到太宰督，又杀了他。立了公子游为国君。其他公子大都逃亡到萧国，公子御说逃亡到亳地。南宫牛、猛获率领军队包围了亳地。

冬天十月，萧叔大心和宋戴公、武公、宣公、穆公、庄公的族人率领曹国军队进攻。在作战中杀死了南宫牛，在宋国都城杀死了子游，立宋桓公为国君。猛获逃亡到卫国。南宫长万逃亡到陈国，自己拉车载上他的母亲，仅一天就到达了。

宋国人到卫国请求归还猛获。卫国人想不给他们。石祁子说：“不行。普天下的邪恶是一样的，在宋国作恶而在我国受保护，保了他又有什么好处？得到一个人而失去一个国家，结交邪恶的人而丢弃友好的国家，这不是好主意。”卫国人把猛获归还宋国。宋国又到陈国请求归还南宫长万，并送上财礼。陈国人让女人劝南宫长万饮酒，灌醉了他而用犀牛皮把他包起来。等到抵达宋国，南宫长万的手脚已经挣破犀牛皮而露在外面了。宋国人把这两个人都煮熟了腌起来。

十三年春天，庄公和齐、宋、陈、蔡、邾各国国君在北杏会见，商议平定宋国的动乱。遂国人没有到。夏天，齐国人灭亡遂国并派人戍守。

冬天，桓公和齐侯在柯地结盟，开始和齐国讲和。

宋国人违背了北杏的盟约。

十四年春天，诸侯攻打宋国。齐国请求成周出兵。夏天，单伯领兵和诸侯相会。和宋国讲和回国。

郑厉公从栎地领兵侵袭郑国国都，到达大陵，俘虏了傅瑕。傅瑕说：“如果放了我，我设法使君王回国再登君位。”郑

厉公和他盟誓，把他赦免了。傅瑕杀死郑子和郑子的两个儿子，接纳厉公回国。起初，在郑国国都的南门下面，一条门内的蛇和一条门外的蛇相斗，门内的蛇被咬死。过了六年厉公回到郑国。鲁庄公听说这件事，向申繻询问说：“难道是有妖孽吗？”申繻回答说：“一个人所顾忌的事，是由于他自己的气焰所导致的。妖孽是由于人才兴起来的。人没有疵瑕，妖孽不能自己产生。人丢弃了常道，妖孽就兴起，所以才有妖孽。”

厉公回国，杀了傅瑕。派人对原繁说：“傅瑕对国君三心二意，周朝是有刑罚规定的，现在已经得到惩处了。帮助我回国而没有三心二意的，我都答应给他上大夫的职务，我愿意跟伯父一起商量。而且寡人离开国家在外，伯父没有告诉寡人国内的情况。回国以后，又并不亲附寡人，寡人对此感到遗憾。”原繁回答说：“先君桓公命令我的先人管理宗庙石室。国家有君主而自己的心却在海外，还有比这更大的三心二意吗？如果主持国家，国内的百姓，又谁不是他的臣下？臣下不应该有三心二意；这是上天的规定。子仪居于君位，十四年了；现在策划召请君王回国的，难道不是三心二意吗？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个人，如果都用官爵做贿赂以劝说别人三心二意而又可能成功，君王又怎么办？下臣听到君王的命令了。”于是就原繁上吊死了。

蔡哀侯由于莘地战役被俘，在楚王面前赞美息妫。楚王到息国，设享礼招待息侯并乘机袭杀了息侯，息国灭亡了。他把息妫带回楚国，生了堵敖和成王。息妫没有主动说过话，楚王问她，她回答说：“我一个女人，伺候两个丈夫，即使不能

死，又能说什么？”楚王由于蔡侯的唆使才灭亡了息国，于是攻打蔡国。秋天七月，楚军进入蔡国。

君子评论说：“商书所说的‘恶的蔓延，如同火的燎原，不可以接近，难道还可以扑灭’，这就像蔡哀侯吧！”

冬天，单伯和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在鄆地会见，这是由于宋国顺服的缘故。

十五年春天，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再次在鄆地会见，齐国开始称霸。

秋天，诸侯为宋国讨伐邾国。郑国人乘机侵袭宋国。

十六年夏天，诸侯进攻郑国，这是为了郑国侵袭宋国的缘故。

郑伯从栎地回到国都，没有及时通知楚国。秋天，楚国进攻郑国，到达栎地，这是为了它对楚国不以礼相待的缘故。

郑伯整治参与雍纠之乱的人。九月，杀死了公子阍，砍去强鉏的双脚。公父定叔逃亡到卫国。过了三年，郑伯让他回国，说：“不能让共叔在郑国的后代没有禄位。”让公父定叔在十月回到国内，说：“这是好月份，十是个满数呢。”

君子评论强鉏不能保住他的双脚。

冬天，庄公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一起结盟，这是为了对郑国讲和。

周王派虢公命令曲沃伯建立一军，做晋国国君。

当初，晋武公进攻夷地，抓住了夷诡诸。莠国为他请求而赦免了他。后来夷诡诸不加报答，所以莠国作乱，对晋人说：“和我一起进攻夷地而占领它的土地。”莠国人就领着晋国军队进攻夷地，杀死了夷诡诸。周公忌父逃亡到虢国。周

惠王立周公忌父为君而恢复了夷地。

十七年春天，齐国人抓住了郑詹，这是因为郑国不去朝见齐国。

夏天，遂国的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用酒食招待齐国戍守的人，灌醉以后杀了他们。齐国人把因氏他们全部斩杀了。

十八年春天，虢公、晋侯朝觐周王。周王用甜酒招待，又准许他们向自己敬酒。同样各赐给他们玉五对，马三匹，这是不合乎礼的。周王对诸侯有所策命，名称地位不同，礼仪的等级也不同，不能把礼仪随便加于人。

虢公丑、晋侯、郑伯派原庄公去陈国迎接王后。陈妫嫁到京城，这就是惠后。

夏天，庄公在济水之西追逐戎人。《春秋》没有记载戎人来攻，这是由于忌讳。

秋天，发现蜮虫，《春秋》所以记载，是由于成了灾。

当初，楚武王攻下权国，派斗缙做这里的长官，斗缙据有这一地域而叛变楚国。楚国包围权地而杀掉了斗缙，又把权地的百姓迁到那处这个地方，派閻敖管理。等到文王即位，和巴国人一起进攻申国，楚军使巴军受到惊吓。巴国人背叛楚国而进攻那处，占领后，又攻打楚国都城的城门。閻敖在涌水里游泳逃走。楚文王杀了閻敖。閻敖的族人作乱。冬天，巴国人由此而攻打楚国。

十九年春天，楚文王发兵抵御，在津地大败。回国，鬻拳不开城门接纳，楚文王就转而进攻黄国，在蹇陵打败了黄国的军队。楚文王回国，到达湫地，得了病。夏天六月十五

日去世。鬻拳把楚文王安葬在夕室。他也自杀，死后安葬在地宫的前院里。

当初，鬻拳坚决劝阻楚文王，楚文王不听从。鬻拳拿起武器对准楚文王，楚文王害怕而被迫听从。鬻拳说：“我用武器使国君害怕，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于是就自己砍去两腿。楚国人让他担任大閼这一官职，称之为太伯，并且让他的后代也担任这个职务。

君子评论说：“鬻拳可以说是爱护国君了：由于劝谏而自己使自己受刑，受了刑还不忘记使国君归于正道。”

当初，周庄王这妾王姚受到周庄王的宠爱，生了子颓。子颓受到宠爱，莠国做他的老师。惠王继承王位后，占取了莠国的菜园子作为畜养野兽的地方。边伯的房子挨近王宫，惠王也占取了。惠王又夺取子禽祝跪和詹父的土地，收回了膳夫石速的俸禄，所以郕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发动叛乱，依靠苏子。秋天，五位大夫奉事子颓攻打惠王，没有得胜，逃亡到温地。苏子事奉子颓逃亡到卫国。卫国、燕国的军队攻打成周。冬天，立王子颓为周天子。

二十年春天，郑伯调解王室的纠纷，没有成功。抓住了燕仲父。夏天，郑伯就带了周惠王回国。惠王住在栎地。秋天，惠王和郑伯到了郕地，于是就进入成周，取了成周的宝器而回。

冬天，王子颓设享礼招待五位大夫，演奏了历代舞曲。郑伯听到这件事，见到虢叔说：“寡人听说：悲哀和高兴得不是时候，灾殃一定会到来。现在王子颓观赏歌舞乐而不疲，这是以祸患为乐。司寇杀人，国君为此而要减膳撤乐，何况敢

以祸患为乐呢？篡夺王位，还有比这更大的祸患吗？面临祸患而忘记忧愁，忧愁一定到来。何不让天子复位呢！”虢公说：“这是寡人的愿望！”

二十一年春天，郑伯和虢公在弭地会谈。夏天，一起进攻王城。郑伯事奉惠王从圉门入城，虢公丑从北门入城。杀了王子颓和五个大夫。

郑伯在宫门口西阙设享礼招待惠王，献演全套乐舞。惠王赐给他郑武公时代的土地，在虎牢以东。原庄公说：“郑伯效法了坏行为，恐怕也会有灾祸！”五月，郑厉公死了。

惠王巡视虢公防守的土地，虢公丑为惠王在玆地建造行宫，惠王把酒泉这地方赐给他。

郑伯设享礼招待惠王的时候，惠王把王后的鞶鉴赐给他。虢公丑请求赏赐器物，惠王把青铜酒杯赐给他。因为鞶鉴没有青铜酒杯贵重，郑伯从此开始怀恨周王。

冬天，惠王从虢国回到成周。

二十二年春天，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太子御寇。陈国的敬仲和颛孙逃亡到齐国。颛孙又从齐国逃亡到我国。

齐侯让敬仲做卿，他辞谢说：“寄居在外的小臣如果有幸获得宽恕，能在宽厚的氛围之下，赦免我的教训，免除我的罪过，放下思想包袱，这是君王的恩惠。我所得的已经很多了，岂敢接受这样的高位而将招来官员们的指责？谨昧死上告。《诗》中说：‘高高的车子，招呼我用的是弓。难道我不想前去？怕的是我的友朋。’”于是齐侯让他做了工正。

敬仲请桓公饮酒，桓公很高兴。天晚了，桓公说：“点上烛接着喝。”敬仲辞谢说：“臣只知道白天招待君王，不知道

晚上陪饮。不敢奉命。”君子评论说：“酒用来完成礼仪，不能继续无度，这是义；由于和国君饮酒完成了礼仪，不再使他过度，这是仁。”

当初，懿氏要把女儿嫁给敬仲而占卜吉凶。他的妻子占卜，说：“吉利。这叫做‘凤凰飞翔，相和的鸣声清脆嘹亮。妣氏的后代，养育于齐姜。第五代就要盛昌，官位和正卿一样。第八代以后，没有人可以和他争强。’”

陈厉公是蔡女所生，所以蔡人杀了五父而立他为君，生了敬仲。在敬仲年少的时候，有一个成周的太史拿了周易去见陈厉公，陈厉公让他占筮，得到观卦䷓变成否卦䷋，说：“这就叫做‘观光出聘，利于作君王的上宾’。这个人恐怕要代替陈而享有国家了吧！但这事不发生在这里而在别国，不发生在这个人身上而在他的子孙身上。光，是从别的远处照耀而来的。坤卦是土；巽卦是风；乾卦是天。风起于天而行于土上，这就是山。有了山上的物产，又有天光照射，这就居于土地上，所以说‘观光出聘，利于作君王的上宾’。庭中陈列的礼物上百件，另外进奉束帛玉璧，天下地下美好的东西都具备了，所以说‘利于作君王的上宾’。还有更多的东西等着观看，所以说他的昌盛在于后代吧！风行走最后落在土地上，所以说他的昌盛在于别国吧！如果在别国，必定是姜姓之国。姜是太岳的后代。山岳高大足以与天相配。但事物不可能两者一般大，陈国衰落，这个氏族就要昌盛吧！”

后来陈国第一次灭亡时，陈桓子才在齐国开始发展；楚国再次灭亡陈国时，陈成子取得了齐国政权。

二十三年夏天，庄公去齐国观看祭祀社神，这是合乎

礼的。曹刿劝阻说：“不行。礼，是用来整顿百姓的。所以会见是用以申明上下之间的法则，制订财赋的标准；朝覲是用以纠正排列爵位的仪式，遵循老少的次序；征伐是用以攻打对上的不尊敬。诸侯朝聘于天子，天子视察四方，以熟悉会见和朝覲的礼仪制度。如果不是这些活动，国君是不会有举动的。国君的举动一定要加以记载。记载而不合乎法度，后代子孙看到的是什么？”

晋国桓叔、曲沃庄伯的家族势力强盛而足以威胁公族，献公担心这种情况。士蒍说：“除去帮他们谋划的富子，对公子们就好办了。”献公说：“你试着办理这事。”士蒍就在公子们中间讲富子的坏话，然后和公子们策划去掉了富子。

秋天，在桓公庙的柱子上涂上红漆。

二十四年春天，在它的椽子上雕花，都是不合乎礼的。大夫御孙劝谏说：“下臣听说：‘节俭，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先君具有大德，而君王却把它放到大恶里去，未免不可以吧！”

秋天，哀姜来到，庄公让同姓大夫的夫人进见，进见时用玉帛作为进见的礼物，这是不合乎礼的。御孙说：“男人进见的礼物，大的是玉帛，小的是禽鸟，用东西来表明等级。女人进见的礼物，不超过榛子、栗子、枣子、乾肉，以表示诚敬而已。现在男女用相同的进见礼，这是没有区别了。男女的区别，是国家的大法，由于夫人而弄乱了，恐怕不可以吧！”

晋国的士蒍又和公子们策划，让他们杀了游氏的两个儿子。士蒍告诉晋侯说：“可以。不超过两年，君王就一定没有忧患了。”

二十五年春天，陈国的女叔前来聘问，这是我国开始和陈国结好。《春秋》赞美这件事，所以不记载女叔的名字。

夏天六月初一，日食。击鼓，用牺牲祭祀土地神庙，这是不合乎常礼的。只有夏历四月的初一，阴气没有发作，日食，才用玉帛祭祀土地之神，在朝廷之上击鼓。

秋天，有大水，击鼓，用牺牲祭祀土地神庙和城门门神，也不合乎常礼。凡是天灾，祭祀时只能用玉帛而不有牺牲。不是日食、月蚀，不击鼓。

晋国的士蒍促使公子们杀尽了游氏家族，就在聚地筑城让公子们都住进去。冬天，晋侯包围聚城，把公子们全部杀掉了。

二十六年春天，晋国的士蒍做了大司空。

夏天，士蒍加高绛城，同时也加高宫墙。

秋天，虢国人侵犯晋国。冬天，虢国人又侵袭晋国。

二十七年春天，庄公和杞伯姬在洮地会见，不是由于国家大事。天子不是为了宣扬德义不出去视察，诸侯不是为了百姓的事情不能出行，卿没有国君的命令不能越过国境。

夏天，庄公和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一起结盟，由于陈国和郑国都顺服了。

秋天，公子友到陈国安葬原仲，这不合于礼。原仲，只是季友私人的老友。

冬天，杞伯姬来，这是回娘家。凡是诸侯的女儿，回娘家叫做“来”，被夫家休弃叫做“来归”，本国国君的夫人回娘家叫做“如某”，被休弃叫做“归于某”。

晋侯准备讨伐虢国。士蒍说：“不行。虢公这个人骄傲，

如果偶然和我国交战而得胜，就必定丢弃他的百姓。他没有群众支持然后我们再去进攻，即使要抗拒，有谁会跟他呢？礼、乐、慈、爱，这是作战所应当事先具备的。百姓谦让、和协、对亲属爱护，对丧事哀痛，百姓只有具备这些品质这才可以使用。现在虢国抛弃这些，屡次对外作战，百姓会气馁的。”

周惠王派遣召伯廖赐命齐侯，并请求他讨伐卫国，因为卫国立了子颓为天子。

二十八年春天，齐侯讨伐卫国，双方交战，打败了卫军，用周王的名义责备他们，取得了财货回国。

晋献公在贾国娶的妻子，没有儿子。他和齐姜通奸，生了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他又在戎人那里娶了两个女人，大戎狐姬生了重耳，小戎子生了夷吾。晋国讨伐骊戎，骊戎男把骊姬献给晋献公，回国后生了奚齐，她的妹妹生了卓子。骊姬受到宠爱，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贿赂男宠梁五和东关嬖五，让他们对晋献公说：“曲沃是君王的宗邑，蒲地和二屈是君王的边疆，不可以没有强有力的地方官。宗邑缺乏有力者主管，百姓就没有畏惧；边疆没有有力者主管，就会引发戎狄侵犯的念头。戎狄有侵犯的念头，百姓轻视政令，这是国家的祸患。如果让太子主管曲沃，又让重耳、夷吾主管蒲地和二屈，就可以使百姓畏惧、戎狄害怕，而且可以显示君王的功劳。”又让这两个人一起对晋献公说：“狄人广漠的土地，如果归属晋国，可以在那里建立城市。晋国开拓疆土，不也是值得的吗？”晋侯很高兴。夏天，让太子住在曲沃，重耳住在蒲城，夷吾住在屈地。别的公子也都住到边境上，只有骊姬和她妹妹的儿子在绛城。这两个“五”最终和骊姬诬陷

了公子们，立了奚齐为太子，晋国人称他们为“二五耦”。

楚国的令尹子元想诱惑楚文王夫人息妫，在她的宫旁造了房子，在里边摇铃铎跳万舞。夫人听到了，哭着说：“先君让人跳这个舞蹈，是用来演习战备的。现在令尹不用于仇敌而用于未亡人的旁边，不也是奇怪吗？”侍者告诉了子元。子元说：“女人不忘记袭击仇敌，我反倒忘了。”

秋天，子元率领六百辆战车进攻郑国，进入桔袂之门。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率领前军，斗班、王孙游、王孙喜殿后。车队从纯门进去，到达大路上的市场。内城的闸门没有放下。楚国人用楚国方言说了一阵就退出去了。子元说：“郑国有人材。”诸侯救援郑国，楚军在夜里溜走了。郑国人已经准备逃往桐丘，间谍报告说：“楚国的帐篷上有乌鸦。”于是就没有逃跑。

冬天，发生饥荒。鲁国的大夫臧孙辰向齐国购买粮食，这是合乎礼的。

筑郾城，因为郾城不是“都”。凡是城邑，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叫做“都”，没有的叫做“邑”。建造邑叫做“筑”，建造都叫做“城”。

二十九年春天，新造延廐。《春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由于不合时令。凡是马，春分时节放牧，秋分时节入圈。

夏天，郑国人攻打许国。凡是出兵，有钟鼓之声叫做“伐”，没有叫做“侵”，轻装部队快速突击叫做“袭”。

发现蜚螽虫，成了灾。凡是事物不成灾，《春秋》就不加记载。

冬天十二月，在诸地和防地筑城。《春秋》记载这件事，

是因为合乎时令。凡是土木工程，见到苍龙星而农事完毕，就要作准备了；见到大火星就要把用具放到工场上，黄昏见到营室星在南方，就要筑墙立板，冬至就要完工。

周大夫樊皮背叛周王。

三十年春天，周王命令虢公讨伐樊皮。夏天四月十四日，虢公进入樊国，抓住了樊皮，带回京城。

楚国的公子元攻打郑国回来，住在王宫里。斗射师劝阻，就把他抓起来带上手铐。秋天，申公斗班杀死子元。斗谷于菟做令尹，自己捐弃家财，来缓和楚国的危难。

冬天，庄公和齐候在鲁国济水非正式会见，策划讨伐山戎，因为山戎危害燕国的缘故。

三十一年夏天六月，齐候前来奉献俘获的戎人，这是不合乎礼的。凡是诸侯讨伐四方夷狄有功，就奉献给周王，周王用来警戒四方夷狄；在中原作战就不这样。诸侯之间不能互相赠送俘虏。

三十二年春天，齐国在小谷筑城，这是为管仲而筑的。

齐候由于楚国进攻郑国的缘故，请求和诸侯会见。宋公请求和齐候先行相见。夏天，在梁丘非正式会见。

秋天七月，有神灵在莘地降下。

周惠王向内史过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内史过回答说：“国家将要兴起，神灵下降，为了观察它的德行；国家将要灭亡，神灵也会下降，为了观察它的邪恶。所以有的得到神灵而兴起，也有的得到神灵而灭亡，虞、夏、商、周都有过这种情况。”周惠王说：“把他怎么办？”内史过回答说：“用相应的物品来祭祀。他来的日子，依规定，这个日子的

祭祀该是什么，也就是他的祭品。”周惠王听从了。内史过前去祭祀，听到虢国请求神灵赐予土地，回来说：“虢国必定要灭亡了。国君暴虐而听命于神灵。”

神灵在莘地住了六个月，虢公派遣祝应、宗区、史黶去祭祀。神灵答应赐给他土地。史黶说：“虢国恐怕要灭亡了吧！我听说：国家将要兴起，听百姓的；将要灭亡，听神灵的。神灵，是聪明正直而一心一意的，按照不同的人而办事。虢国多的是缺德事，能有什么土地能够得到？”

当初，庄公建造高台，可以看到党家。在台上见到孟任，就盯着她看。孟任闭门不纳。庄公答应立她为夫人。她同意了，割破手臂和庄公盟誓，后来生了子般。一次因求雨而举行雩祭，事先在梁家演习，庄公的女公子观看演习，圉人犇从墙外对她加以调戏。子般发怒，让人鞭打犇。庄公说：“不如杀掉他，这个人不能鞭打。他很有力气，可以举起稷门的门扇扔出去。”

庄公病重时，向弟弟公子牙询问继承人。叔牙回答说：“庆父有才能。”又问弟弟季友询问。季友回答说：“臣用死来事奉子般。”庄公说：“刚才公子牙说‘庆父有才能’。”季友就派人用国君的名义让公子牙在针巫家里等待，让针季用毒酒毒死公子牙，说：“喝了这个，你的后代在鲁国还可以享有禄位；不这样，你不仅要死，后代也没有禄位。”公子牙喝了毒酒，回去，到达逵泉就死去了。鲁国立他的儿子为叔孙氏。

八月初五日，庄公死在正寝里。子般即位，住在党氏家里。冬天十月初二，庆父派圉人犇在党家刺死子般。公子友逃亡到陈国。我国立闵公为国君。

闵 公

元年春，不书即位，乱故也。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夏，六月，葬庄公，乱故，是以缓。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请复季友也。齐侯许之，使召诸陈，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来归，嘉之也。

冬，齐仲孙湫来省难。书曰“仲孙”，亦嘉之也。

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

有令名，与其及也。且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天子，其无晋乎。”

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二年春，虢公败犬戎于渭南。舟之侨曰：“无德而禄，殃也。殃将至矣。”遂奔晋。

夏，古禘于庄公，速也。

初，公傅夺卜齮田，公不禁。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贼公于武闾。成季以僖公适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赂求共仲于莒，莒人归之。及密，使公子鱼请，不许。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声也。”乃缢。

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齐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故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于夷，以其尸归，僖公请而葬之。

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

祁子缺，与宁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文公为卫之多患也，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

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里克谏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大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稟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且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不对而退。见大子，大子曰：“吾其废乎？”对曰：“告之以临民，教之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无惧弗得立，修己而不责人，

则免于难。”

大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为右。梁余子养御罕夷，先丹木为右。羊舌大夫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无愆，兵要远灾，亲以无灾，又何患焉！”狐突叹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今命以时卒，阍其事也；衣之龙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远之，时以阍之，龙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虽欲勉之，狄可尽乎？”梁余子养曰：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有常服矣。不获而龙，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龙奇无常，金玦不复，虽复何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尽敌而反’。敌可尽乎！虽尽敌，犹有内讐，不如违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违命不孝，弃事不忠。虽知其寒，恶不可取，子其死之。”

大子将战，狐突谏曰：“不可。昔辛伯谗周桓公云：‘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于难。今乱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图之，与其危身以速罪也。”

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属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译文】

元年春，《春秋》没有记载闵公即位，是由于国内动乱不能举行仪式。

狄人讨伐邢国。管仲对齐侯说：“戎狄犹如豺狼，是不能满足的；中原各国互相亲近，是不能丢弃的。安逸等於毒药，是不能怀恋的。《诗》说：‘那里是不想着回去，怕的是这个简书上的军令。’简书上的军令。就是同仇敌忾而忧患与共的意思。所以请求您接受简书上的请求发兵救援邢国。”於是齐国人出兵救援。

夏天六月，安葬庄公。因为发生动乱，所以推迟了。

秋天八月，庄公和齐侯在落姑结盟，请求齐侯帮助季友回国。齐侯同意，派人从陈国召回季友，庄公住在郎地等候他。《春秋》记载说“季子来归”，这是赞扬季友。

冬天，齐国的仲孙湫前来对我国的祸难表示慰问，春秋称之为“仲孙”，也是赞美他。

仲孙湫回国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祸难还没有完。”齐侯说：“怎么样才能除掉他？”仲孙回答说：“庆父连续不断地制造祸难，将会自取灭亡，您就等着瞧吧！”齐侯说：“鲁国可以去夺取吗？”仲孙说：“不行。他们还按着周礼办事。周礼，是立国的根本。下臣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如同大树躯干必然先行仆倒，然后枝叶才跟着倒落。’鲁国不抛弃周礼，是不能动它的。您应当从事於安定鲁国的祸难并且亲近它。亲近有礼仪的国家，依靠稳定坚固的国家，离间内部涣散的国

家，灭亡昏暗动乱的国家，这是称霸称王的策略。”

晋侯建立两个军，自己率领上军，太子申生率领下军。赵夙为晋侯驾御战车，毕万作为车右，出兵相继灭掉了耿国、灭掉了霍国、灭掉了卫国。回国后，为太子在曲沃建造城墙，把耿地赐给赵夙，把魏地赐给毕万，让他们做大夫。

士蒍说：“太子不能立为国君了！把都城分给他，而给他以卿的地位，先让他到了顶点，又哪里能够立为国君？与其在这里获罪，不如逃走，不要让罪过到来。做一个吴太伯，不也是可以的吗？这样还可以保有好名声。而且俗话说：‘心里如果没有疵瑕，又何必担忧没有家？’上天如果保佑您，您就不要待在晋国了吧！”

卜偃说：“毕万的后代必定昌大。万，是满数；魏，是高大的名称。开始赏赐就这样，上天已经显示出预兆了。天子统治兆民，所以称为‘兆民’，诸侯统治万民，所以称为‘万民’。现在毕万们名称高大并且跟着满数，他就必然会得到大众。”

起初，毕万占卜在晋国做官的吉凶，得到屯卦䷂变成比卦䷇。辛廖预测说：“吉利。屯坚固，比进入，还有比这更大的吉利吗？所以他必定蕃衍昌盛。震卦变成了土，车跟随着马，两脚踏在这里，哥哥抚育他，母亲保护他，大众归附他，这六条不可改变，合集民众而能坚固，安定而有权威，这是公侯的卦象。公侯的子孙，恢复到他祖先的地位之上。”

二年春天，虢公丑在渭水的湾子边上打败犬戎。舟之侨说：“无德受禄，这是灾殃。灾殃将要到来了。”就逃亡到晋国。

夏天，为庄公举行大祭，这是提前举行了。

当初，闵公的保傅夺取卜齮的田地，闵公不加禁止。秋天八月二十四日，庆父让卜齮在武闾杀害闵公。庆父带着僖公跑到邾国。共仲逃亡到莒国，季友和僖公才回国，立僖公为国君。用财货到莒国求取庆父，莒国人把他送了回来。庆父到达密地，让公子鱼回国请求赦免。没有得到同意，公子鱼哭着回去。庆父说：“这是公子鱼的哭声啊！”于是就上吊死了。

闵公是哀姜的妹妹叔姜的儿子，所以齐人立他为国君。庆父和哀姜私通，哀姜想立他为国君。闵公的被害，哀姜事先知道的，所以逃到邾国。齐人向邾人索取哀姜，在夷地杀了她，把她的尸首带回去，僖公请求齐国归还尸首安葬。

公子友将要出生的时候，桓公让卜楚丘的父亲占卜。他说：“是男孩子。他名叫友，在您之右；处于两社之间，作为公室的辅弼。季氏灭亡，鲁国不能昌盛。”又占筮，得到《大》有䷋变成《乾》䷀，说：“尊贵如同父亲，敬重如同国君。”等到他生下来，在他手掌心中有个“友”字，因此以友命名。

冬天十二月，狄人进攻卫国。卫懿公喜欢鹤，鹤有坐车子的。将要与狄人交战时，接受甲冑的人们都说：“让鹤去！鹤享有官禄官位，我哪里能作战？”懿公把玦给了石祁子，把箭给了甯庄子，让他们防守，说：“用这个来帮助国家，选择有利的就做。”把绣衣给了夫人，说：“你听从他们两位的！”渠孔为卫懿公驾御战车，子伯作为车右；黄夷打冲锋，孔婴齐殿后。和狄人在荧泽作战，卫军大败，狄人就灭亡了卫国。

卫侯不肯去掉自己的旗帜，所以败得很惨。狄人囚禁了史官华龙滑和礼孔以追赶卫国人。这两个人说：“我，是太史之官，执掌祭祀。如果不先回去，你们是得不到国都的。”于是就让他们先回去。他们到达之后，就告诉守卫的人说：“不能抵御了。”夜里和国都的人一起退走。狄人进入卫国国都，接着又追上去，在黄河边上又打败了卫国人。

当初，卫惠公即位的时候还很年轻，齐僖公让惠公的庶兄昭伯和惠公的母亲宣姜通奸，昭伯不同意，就逼迫他干。生了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文公由于卫国祸患太多，先到了齐国。等到卫国打败，宋桓公在黄河边上迎接，连夜渡河。卫国的遗民男女共计七百三十人，加上共地、滕地的百姓共为五千人。立戴公为国君，寄住在曹邑，许穆夫人做了载驰这首诗。齐侯派遣公子无亏率领战车三百辆、甲士三千人守卫曹邑，赠送给戴公驾车的马匹，祭服五套，牛、羊、猪、鸡、狗都是三百头；另外还有做门户的材料。赠送给夫人用鱼皮装饰的车子，上等的锦三十匹。

郑国人讨厌高克，派他率领军队住在黄河边，很久也不召他回来，军队溃散逃回家，高克不得已逃亡到陈国。郑国人为高克做了清人这首诗。

晋侯派遣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的皋落氏。里克进谏说：“太子是奉事宗庙祭祀、社稷大祭和早晚照看国君饮食的人，所以叫做冢子。太子在国君外出时守护国家，如果有别人守护就跟随国君。跟随在外叫做抚军，守护在内叫做监国，这是古代的制度。说到领兵，对各种策略作出决断，对军队发号施令，这是国君和正卿所应该策划的，不是太子的事情。率

领大军在于控制命令，太子领兵如果遇事都要请示就失去威严，擅自发令而不请示就是不孝，所以国君的嫡子不能率领军队。国君失去了任命职官的准则，太子统率军队也失去威严，何必这亲做呢？而且下臣听说皋落氏准备出兵迎战，君王还是放弃成命为好！”晋侯说：“我有好几个儿子，还不知道立谁为嗣君呢！”里克不回答，退了下去。

里克进见太子。太子说：“我恐怕要被废了吧！”里克回答说：“国君命令您在曲沃治理百姓，教导您熟习军事，唯恐你不能完成任务，怎么还会废立呢？而且做儿子的应该害怕不孝，不应该害怕不能立为嗣君。修养自己的德行而不责备别人，就可以免于祸难了。”

太子率领军队，晋侯让他穿左右两色的衣服，佩带金玦。重耳的外祖父狐突为太子驾御战车，先友作为车右。梁馀子养为罕夷驾御战车，先丹木作为车右。羊舌大夫作为军尉。先友说：“穿着国君衣服的一半，掌握着军事大权，成败全在这一回了，您要自己勉励啊！分出一半衣服没有恶意，兵权在手可以远离灾祸，国君的举动既亲近又没有灾祸，又担心什么？”狐突叹气说：“时令，是事情的徵象；衣服，是身分的标志；佩饰，是心意的旗帜。所以如果看重这件事，就应该在前半年发布命令；赐予衣服就要用纯色；使人忠心为自己所用，就要让他佩带合于规定的装饰品。现在在年终发布命令，那是要让事情行不通；赐给他穿杂色的衣服，那是要使他疏远；让他佩带金玦，那是表示丢弃太子的心情。现在是用衣服疏远他，用时令使他行不通；杂色，意味凉薄；冬天，意味肃杀；金，意味寒冷；玦，意味决绝，这怎么可以依靠

呢？虽然要勉力而为，狄人难道可以消灭乾淨吗？”梁馮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里接受命令，在祭祀土神的地方接受祭肉，还应该有一定的服饰。现在得不到规定的服饰而得到杂色衣服，命令里包含的意思就可想而知。死了以后还要落个不孝，不如逃了吧！”罕夷说：“杂色的奇装异服不合规定，金玦表示不再回来。这样，虽然回来还有什么用？国君已经有了别的心思了。”先丹木说：“这样的衣服，就是狂人也不会去穿的。国君说‘敌人消灭完了再回来’，敌人难道可以消灭完吗？即使把敌人消灭完了，还有内部谗言，不如离开这里。”狐突要走，羊舌大夫说：“不行。违背命令是不孝，抛弃责任是不忠。虽然已经感到了国君的心中冰凉，不孝不忠这样的邪恶是不可取的。您还是为此而死吧！”

太子准备作战，狐突劝阻说：“不行。从前辛伯苦谏周桓公说：‘妾媵与王后等同，宠臣与正卿相等，庶子和嫡子相匹敌，大城和国都一样，这就是祸乱的根本。’周桓公不听，所以遭到祸难。现在祸乱的根源已经形成，您还能肯定立为嗣君吗？——与其危害自身而加快罪过的到来，还不何如尽孝道而安定百姓，您权衡一下吧！”

成风听到公子友出生时占卜的卦辞，就和他结交，并且把僖公嘱托给他，所以公子友立僖公为国君。

僖公元年，齐桓公把邢国迁到夷仪。二年，把卫国封在楚丘。由于处置得宜，邢国迁居，好像回到原来的国土；卫国忘记了自己的灭亡。

卫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戴着粗帛帽子，努力生产，教导务农，便利商贾，加惠百工利，重礼教化，劝勉求学，向臣

下传授为官之道，任用有能力的人。头一年，战军只有三十辆，到卫文公后期，竟达到了三百辆。

僖 公

元年春，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

诸侯救邢。邢人溃，出奔师。师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迁之，师无私焉。

夏，邢迁于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

秋，楚人伐郑，郑即齐故也。盟于莘，谋救郑也。

九月，公败邾师于偃，虚丘之戎将归者也。

冬，莒人来求赂。公子友败诸郕，获莒子之弟擗。非卿也，嘉获之也。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

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君子以齐人杀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从人者也。

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不书所会，后也。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对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軫，伐郑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

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

秋，盟于贯，服江、黄也。

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

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阳不惧，而又有功，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必易晋而不抚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楚人伐郑，斗章囚郑聃伯。

三年春，不雨。

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为灾也。

秋，会于阳谷，谋伐楚也。

齐侯为阳谷之会，来寻盟。

冬，公子友如齐莅盟。

楚人伐郑，郑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齐方勤我，弃德不祥。”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圉，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陟。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屈完及诸侯盟。

陈轅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申侯曰：“善。”涛涂以告，齐侯许之。申侯见，曰：“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屣履，其可也。”齐侯说，与之虎牢。执轅涛涂。

秋，伐陈，讨不忠也。

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褒敛。

冬，叔孙戴伯帅师，会诸侯之师侵陈。陈成，归轅涛涂。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大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

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

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

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后、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

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之故来告。

初，晋侯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不慎，置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蒍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仇焉。无戎而城，仇必保焉。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退而赋曰：“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

及难，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仇也。”逾垣而走。披斩其祛，遂出奔翟。

夏，公孙兹如牟，娶焉。

会于首止，会王太子郑，谋宁周也。

陈轅宣仲怨郑申侯之反己于召陵，故劝之城其赐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孙不忘。吾助子请。”乃为之请于诸侯而城之，美。遂谮诸郑伯曰：“美城其赐邑，将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诸侯盟。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也，故逃归不盟。孔叔止之曰：“国君不可以轻，轻则失亲。失亲患必至，病而乞盟，所丧多矣，君必悔之。”弗听，逃其师而归。

楚斗谷於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后，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贄贄，天策焯焯，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六年春，晋侯使贾华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将奔狄。郤芮曰：“后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诸侯伐郑，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围新密，郑所以不时城也。

秋，楚子围许以救郑，诸侯救许，乃还。

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经，士舆榑。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后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榑，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

七年春，齐人伐郑，孔叔言于郑伯曰：“谚有之曰：‘心则不竞，何憚于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国危矣，请下齐以救国。”公曰：“吾知其所由来矣。姑少待我。”对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郑杀申侯以说于齐，且用陈轅涛涂之谮也。

初，申侯，申出也，有宠于楚文王。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后之人将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无适小国，将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郑，又有宠于厉公。子文闻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盟于宁母，谋郑故也。

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

郑伯使太子华听命于会。言于齐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若君去之以为成，我以郑为内臣，君亦无所不利焉。”齐侯将许之。管仲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违此二者，奸莫大焉。”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今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对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帅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何惧？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君其勿许，郑必受盟。夫子华既为太子而求介于大国，以弱其国，亦必不免。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齐侯辞焉。子华由是得罪于郑。

冬，郑伯使请盟于齐。

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

八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郑伯乞盟，请服也。襄王定位而后发丧。

晋里克帅师，梁由靡御，虢射为右，以败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无耻，从之必大克。”里克曰：“拒之而已，无速众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

夏，狄伐晋，报采桑之役也。复期月。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

庙，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则弗致也。

冬，王人来告丧，难故也，是以缓。

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故曰子。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宰孔先归，遇晋侯曰：“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晋侯乃还。

九月，晋献公卒，里克、丕郑欲纳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乱。

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齐，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公曰：“何谓忠贞？”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

及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怨将作，秦、晋辅之，

子将何如？”荀息曰：“将死之。”里克曰：“无益也。”荀叔曰：“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虽无益也，将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

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

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令不及鲁，故不书。

晋郤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曰：“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从之。

齐隰朋帅师会秦师，纳晋惠公。秦伯谓郤芮曰：“公子谁恃？”对曰：“臣闻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弱不好弄，能斗不过，长亦不改，不识其他。”公谓公孙枝曰：“夷吾其定乎？”对曰：“臣闻之，唯则定国。《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今其言多忌克，难哉！”公曰：“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

十年春，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苏子奔卫。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会齐隰朋立晋侯。晋侯杀里克以说。将杀里克，公使谓之曰：“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子

弑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伏剑而死。于是丕郑聘于秦，且谢缓赂，故不及。

晋侯改葬共太子。

秋，狐突适下国，遇太子，太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

丕郑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吕甥、郤称、冀芮实为不从，若重问以召之，臣出晋君，君纳重耳，蔑不济矣。”

冬，秦伯使冷至报问，且召三子。郤芮曰：“币重而言甘，诱我也。”遂杀丕郑、祁举及七舆大夫：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叔坚、骀叔、累虎、特宫、山祁，皆里、丕之党也。

丕豹奔秦，言于秦伯曰：“晋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与也，伐之必出。”公曰：“失众，焉能杀。违祸，谁能出君。”十一年春，晋侯使以丕郑之乱来告。

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帛。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帛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夏，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秦、晋、伐戎以救周。

秋，晋侯平戎于王。

黄人不归楚贡。

冬，楚人伐黄。

十二年春，诸侯城卫楚丘之郛，惧狄难也。

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灭黄。王以戎难故，讨王子带。

秋，王子带奔齐。

冬，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

王以上卿之礼飧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

十三年春，齐侯使仲孙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带。事毕，不与王言。归复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会于咸，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

秋，为戎难故，诸侯戍周，齐仲孙湫致之。

冬，晋荐饥，使乞糴于秦。秦伯谓子桑：“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不书其人，有阙也。

鄫季姬来宁，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

夏，遇于防而使来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

冬，秦饥，使乞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庆郑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授必毙，是则然矣。”虢射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庆郑曰：“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仇之，况怨敌乎？”弗听。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寻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诸侯次于匡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

秋，伐厉，以救徐也。

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糴，故秦伯伐晋。

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诂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

三败及韩。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对曰：“君实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孙。”卜右，庆郑吉，弗使。步扬御戎，家仆徒为右，乘小驷，郑入也。庆郑曰：“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唯所纳之，无不如志。今乘异产以从戎事，及惧而变，将与人易。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听。

九月，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怠秦奋，倍犹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国乎。”遂使请战，曰：“寡人不佞，能合其众而不能离也。君若不还，无所逃命。”秦伯使公孙枝对曰：“君之未入，寡人惧之，入而未定列，犹吾忧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韩简退曰：“吾幸而得囚。”

壬戌，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公号庆郑。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韩简，虢射为右，轅秦伯，将止之。郑以救公误之，遂失秦伯。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从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岂敢以至。”晋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

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大子荂、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经逆，且告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诸灵台。

大夫请以入。公曰：“获晋侯，以厚归也。既而丧归，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晋人戚忧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图晋忧，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难任，背天不祥，必归晋君。”公子絷曰：“不如杀之，无聚患焉。”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大子，必得大成。晋未可灭而杀其君，只以成恶。且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乃许晋平。

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益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僭沓背憎，职竞由人。’”

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慝焉。

冬，宋人伐曹，讨旧怨也。

楚败徐于娄林，徐恃救也。

十月，晋阴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憚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馈七牢焉。

蛾析谓庆郑曰：“盍行乎？”对曰：“陷君于败，败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将焉入？”十一月晋侯归。丁丑，杀庆郑而后入。

是岁，晋又饥，秦伯又饩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闻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后必大。’晋其庸可冀乎！姑树德焉以待能者。”

于是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夏，齐伐厉不克，救徐而还。

秋，狄侵晋，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因晋败也。

王以戎难告于齐，齐征诸侯而戍周。

冬，十一月乙卯，郑杀子华。

十二月会于淮，谋鄆，且东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

十七年春，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姜林之役也。

夏，晋大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

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过期，卜招父与其子卜之。其子曰：“将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质，妾为宦女焉。

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

秋，声姜以公故，会齐侯于卞。九月，公至。书曰：“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

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无子。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大子。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亦有宠，公许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殓。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诸侯伐齐。三月，齐人杀无亏。

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

齐人将立孝公，不胜，四公子之徒遂与宋人战。

夏五月，宋败齐师于甗，立孝公而还。

秋八月，葬齐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毁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狄师还。

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宋人执滕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飧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秋，卫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宁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

宋人围曹，讨不服也。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

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

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

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门，书不时也。凡后塞从时。

滑人叛郑而服于卫。

夏，郑公子士、泄堵寇帅师入滑。

秋，齐、狄盟于邢，为邢谋卫难也。于是卫方病邢。

随以汉东诸侯叛楚。

冬，楚斗谷于菟帅师伐随，取成而还。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宋襄公欲合诸侯，臧文仲闻之，曰：“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

二十一年春，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穡劝分，此其务也。巫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

秋，诸侯会宋公于孟。子鱼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

冬，会于薄以释之。子鱼曰：“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

三月，郑伯如楚。

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

初，平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

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晋大子圉为质于秦，将逃归，谓嬴氏曰：“与子归乎？”对曰：“子，晋大子，而辱于秦，子之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敢言。”遂逃归。

富辰言于王曰：“请召大叔。《诗》曰：‘协比其邻，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协，焉能怨诸侯之不睦？”王说。王子带自齐复归于京师，王召之也。

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弗听。

八月丁未，公及邾师战于升陞，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县诸鱼门。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

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者，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丙子晨，郑文夫人聃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礼也。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阃，戎事不迓女器。”

丁丑，楚子入享于郑，九献，庭实旅百，加笾豆六品。享毕，夜出文聃送于军，取郑二姬以归。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为礼卒于无别，无别不可谓礼，将何以没？”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缙，以讨其不与盟于齐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伤于泓故也。

秋，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子文以为之功，使为令尹。叔伯曰：“子若国何？”对曰：“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

九月，晋惠公卒。怀公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乃杀之。

卜偃称疾不出，曰：“《周书》有之：‘乃大明服。’己则不明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见德而唯戮是闻，其何后之有？”

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礼也。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辟不敏也。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重耳不可，蒲城人欲战，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倏、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

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

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

及楚，楚之飧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橐鞬，以与君周旋。”子玉请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活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不书，不告入也。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縻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济河，围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庐柳。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师退，军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不书，亦不告也。

吕、郤畏逼，将焚公宫而弑晋侯。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且辞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犹在，女其行乎。”对曰：“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众，岂唯刑臣。”公见之，以难告。三月，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宫火，瑕甥、郤芮不获公，乃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晋侯逆夫人嬴氏以归。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

初，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尽用以求纳之。及入，求见，公辞焉以沐。谓仆人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居者为社稷之守，行者为羁縻之仆，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国君而仇匹夫，惧者甚众矣。”仆人以告，公遽见之。

狄人归季隗于晋而请其二子。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

括、楼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已下之。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郑之入滑也，滑人听命。师还，又即卫。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请盟。郑伯怨惠王之入而不与厉公爵也，又怨襄王之与卫、滑也，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郤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邰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郑亲，其若之何？庸勋亲亲，昵近尊贤，德之大者也。即聋从昧，与顽用嚚，奸之大者也。弃

德崇奸，祸之大者也。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聩，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囁，狄皆则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扞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从诸奸，无乃不可乎？民未忘祸，王又兴之，其若文、武何？”王弗听，使颓叔、桃子出狄师。

夏，狄伐郑，取栎。

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狄固贪淫，王又启之，女德无极，妇怨无终，狄必为患。”王又弗听。

初，甘昭公有宠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齐，王复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颓叔、桃子曰：“我实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师攻王。王御士将御之。王曰：“先后其谓我何？宁使诸侯图之。”王遂出。及坎渚，国人纳之。

秋，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适郑，处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

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诗》曰：‘彼己之子，不称其服。’子臧之服，不称也夫。《诗》曰：‘自治伊戚’，其子臧之谓矣。《夏书》曰：‘地平天成’，称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还入于郑。郑伯将享之，问礼于皇武子。对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犇焉，有丧拜焉，丰厚可也。”郑伯从之，享宋公有加，礼也。

冬，王使来告难曰：“不谷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对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无出，书曰“天王出居于郑”，辟母弟之难也。天子凶服降名，礼也。

郑伯与孔将钮、石甲父、侯宣多省视官具于汜，而后听其私政，礼也。

卫人将伐邢，礼至曰：“不得其守，国不可得也。我请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春，卫人伐邢，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同姓也，故名。礼至为铭曰：“余掖杀国子，莫余敢止。”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

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

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

戊午，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欓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

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秦、晋伐郟。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輿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密人惧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楚令尹子玉追秦师，弗及，遂围陈，纳顿子于顿。

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

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鞞。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会莒兹丕公、宁庄子盟于向，寻洮之盟也。

齐师侵我西鄙，讨是二盟也。

夏，齐孝公伐我北鄙。卫人伐齐，洮之盟故也。

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齐侯未入境，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

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纡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

东门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师，臧孙见子玉而道之伐齐、宋，以其不臣也。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宋以其善于晋侯也，叛楚即晋。

冬，楚令尹子玉、司马子西帅师伐宋，围缙。

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凡师能左右之曰“以”。置桓公子雍于谷，易牙奉之以为鲁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齐孝公卒。有齐怨，不废丧纪，礼也。

秋，入杞，责礼也。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睢，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蒍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

“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

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穀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及使郤穀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犇为右。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晋郤穀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晋侯、齐侯盟于斂孟。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

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

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與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魏犇、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蒸僖负羁氏。魏犇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犇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杀颠颉以徇于师，立舟之侨以为戎右。

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谷，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

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师背鄢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晋车七百乘，鞞、鞞、鞅、檣。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

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晋师三日馆谷，及癸酉而还。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乡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栾枝入盟郑伯。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

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

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卫侯闻楚师败，惧出奔楚，遂适陈，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

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及连谷而死。

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蒍吕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或诉元暉于卫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从公，公使杀之。暉不废命，奉夷叔以入守。

六月，晋人复卫侯。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曰：“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国人闻此盟也，而后不贰。

卫侯先期入，宁子先，长牂守门，以为使也，与之乘而入。公子伋犬、华仲前驱。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发走出，前驱射而杀之。公知其无罪也，枕之股而哭之。伋犬走出，公使杀之。元暉出奔晋。

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茷代之。师还。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

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征会讨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

冬，会于温，讨不服也。

卫侯与元咺讼，宁武子为辅，鍼庄子为坐，士荣为大士。卫侯不胜。杀士荣，刖鍼庄子，谓宁俞忠而免之。执卫侯，归之于京师，置诸深室。宁子职纳橐饀焉。元咺归于卫，立公子瑕。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丁丑，诸侯围许。

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獮货筮史，使曰：“以曹为解。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与卫偕命，而不与偕复，非信也。同罪异罚，非刑也。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公说，复曹伯，遂会诸侯于许。

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

二十九年春，介葛卢来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会，馈之刍米，礼也。

夏，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也。卿不书，罪之也。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为灾也。

冬，介葛卢来，以未见公，故复来朝，礼之，加燕好。

介葛卢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

之而信。

三十年春，晋人侵郑，以观其可攻与否。狄间晋之有郑虞也。

夏，狄侵齐。

晋侯使医衍鸩卫侯。宁俞货医，使薄其鸩，不死。公为之请，纳玉于王与晋侯。皆十珏。王许之。

秋，乃释卫侯。

卫侯使赂周歊、冶廑，曰：“苟能纳我，吾使尔为卿。”周、冶杀元暉及子适、子仪。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将命，周歊先入，及门，遇疾而死。冶廑辞卿。

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汜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扬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

还也。”亦去之。

初，郑公子兰出奔晋，从于晋侯。伐郑，请无与围郑。许之，使待命于东。郑石甲父、侯宣多逆以为大子，以求成于晋，晋人许之。

冬，王使周公阅来聘，餼有昌歜、白、黑、形盐。辞曰：“国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则有备物之餼以象其德。荐五味，羞嘉谷，盐虎形，以献其功。吾何以堪之？”

东门襄仲将聘于周，遂初聘于晋。

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新得诸侯，必亲其共，不速行，将无及也。”从之，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也。

襄仲如晋，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曰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秋，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赵衰为卿。

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郕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

郑泄驾恶公子瑕，郑伯亦恶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二年春，楚斗章请平于晋，晋阳处父报之。晋、楚始通。

夏，狄有乱。卫人侵狄，狄请平焉。

秋，卫人及狄盟。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绋，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

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

郑穆公使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扬孙奔宋。

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齐国庄子来聘，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国子为政，齐犹有礼，君其朝焉。臣闻之，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经，梁弘御戎，莱驹为右。

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

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许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狄侵齐，因晋丧也。

公伐邾，取訾娄以报升陞之役。邾人不设备。

秋，襄仲复伐邾。

狄伐晋，及箕。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

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

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管敬仲，桓之贼也，实相以济。《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取节焉可也。”文公以为下军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举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亦未有军行。

冬，公如齐朝，且吊有狄师也。反，薨于小寝，即安也。

晋、陈、郑伐许，讨其贰于楚也。

楚令尹子上侵陈、蔡。陈、蔡成，遂伐郑，将纳公子瑕。门于桔柣之门，瑕覆于周氏之汪，外仆髡屯禽之以献。文夫人敛而葬之郕城之下。

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泚而军。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迟速唯命，不然纾我。老师费财，亦无益也。”乃驾以待。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失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大子商臣谮子上曰：“受

晋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杀子上。

葬僖公，缓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

【译文】

元年春，《春秋》没有记载僖公即位，这是由于僖公出奔在外的缘故。僖公出奔而又回国，《春秋》不加记载，这是由于隐讳。隐讳国家的坏事，这是合乎礼的。

诸侯救援邢国。邢军已经溃散，逃到诸侯的军队里。诸侯军队就赶走了狄人，装载了邢国的器物财货而让他们迁走，军队没有私自占取。邢国的器物财货

夏天，邢国迁到夷仪，诸侯为它筑城，这是为了救援患难。凡是诸侯领袖，救援患难、分担灾害、讨伐罪人，这是合乎礼的。

秋天，楚国人讨伐郑国，这是由于郑国亲近齐国的缘故。僖公和齐侯、宋公、江人、郑伯、曹伯、邾人在郚地结盟，策划救援郑国。

九月，僖公在偃地打败邾国的军队，这支军队是戍守在虚丘将要返回的军队。

冬天，莒国人来求取财货，公子友在郚地打败了他们，俘虏了莒子的弟弟莒擗。擗并不是卿，春秋这样记载，是为了赞美公子友俘获的功劳。僖公把汶阳的田地和费地赐给季友。

夫人的尸体从齐国运回来。君子认为齐国人杀死哀姜的做法是太过分了，妇女，本来就是听从夫家的。

二年春天，诸侯在楚丘筑城而把卫国封在那里。《春秋》没有记载诸侯会见，是由于僖公迟到了。

晋国的荀息请求用屈地出产的马匹和垂棘出产的玉璧向虞国借路以讨伐虢国。晋献公说：“这是我的宝贝啊！”荀息回答说：“如果向虞国借到了路，东西放在虞国，就好像放在外面的仓库里一样。”晋献公说：“虞国贤臣宫之奇在那里。”荀息回答说：“宫之奇的为人，懦弱而不能坚决进谏，而且他从小就和虞君在宫里一起长大，虞君对他亲昵；虽然进谏，虞君不会听从。”于是就派荀息到虞国去借一条路，说：“冀国残暴，从颠軫入侵，攻打虞国郑邑的三面城门。敝国伐冀而使冀国受创伤，也是为了君王的缘故。现在虢国无道，在客舍里筑起堡垒，以攻打敝国的南部边境。谨敢请求贵国借路，以便到虢国去问罪。”虞公答应了，而且自己请求先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虞公不听，就起兵攻打虢国。夏天，晋国的里克、荀息领兵会合虞军，攻打虢国，灭亡了下阳。《春秋》把虞国写在前面，因为虞国接受了贿赂。

秋天，齐侯、宋公、黄人在贯地结盟，这是由于江、黄两国归服于齐国。

齐国的寺人貂初次在多鱼泄漏军事机密。

虢公在桑田打败了戎人。晋国的卜偃说：“虢国必将灭亡。灭掉了下阳不感到害怕，反而又建立了武功，这是上天夺去了它的镜子，而加重它的罪恶啊！它就必定轻视晋国而不爱抚百姓了。它过不了五年就一定会灭亡。”

冬天，楚国攻打郑国，斗章囚禁了郑国的聃伯。

三年春天，天不下雨，到六月才下雨。从十月不下雨一

直到五月,《春秋》没有记载“旱”,因为没有成灾。

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会见,是为了策划讨伐楚国。

齐侯为了阳谷的盟会前来重温旧好。冬天,公子友到齐国参加盟会。

楚军讨伐郑国,郑伯想要求和。孔叔不同意,他说:“齐国正为我国忙着,丢弃他们的恩德不会有好结果。”

齐侯和蔡姬在园林里坐船游玩,什么蔡姬故意摆动游船,使齐侯摇来晃去。齐侯害怕,脸色都变了,加以制止,蔡姬不听从。齐侯发怒,把她送回蔡国,但没有与蔡国断绝关系。蔡国把她改嫁到别国去了。

四年春春,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蔡国。蔡军溃散,就接着讨伐楚国。楚王派遣使者来到军中说:“君王住在北方,寡人住在南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没有想到君王竟跋涉到我国的土地上,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以前召康公命令我们的先君太公说:‘对五侯九伯,你都可以征伐他们,以便辅助王室。’赐给我们的先君征伐的范围,东边到大海,西边到黄河,南边到穆陵,北边到无棣。该进贡的包茅你不进贡,使周王的祭祀缺乏物资,不能漉酒请神,寡人为此而来问罪。昭王南征而没有回去,寡人为此而来责问。”使者回答说:“贡品没有送来,这是寡君的罪过,今后岂敢不供给?至于昭王没有回去,君王还是到汉水边上去问问吧!”诸侯的军队向前进发,驻扎在陜地。

夏天,楚王派遣屈完领兵前往诸侯军驻地。诸侯军队退走,驻扎在召陵。

齐侯把诸侯的军队列成战阵，和屈完坐一辆战车观看。齐侯说：“我们起兵难道是为了不谷吗？先君建立的友好关系应该继续，贵国和敝国相互友好怎么样？”屈完回答说：“君王惠临敝国求福，承蒙君王安抚寡君，这正是寡君的愿望！”齐侯说：“用这样的军队来作战，谁能够抵御他们？用这样的军队来攻城，哪个城攻克不了？”屈完回答说：“君王如果凭借德行安抚诸侯，谁敢不服！君王如果用武力来征服，那么楚国有方城山作为城墙，汉水作为护城河，君王的军队虽然众多，也没有什么用。”

屈完和诸侯订立了盟约。

陈国的辕涛涂对郑国的申侯说：“军队取道陈国和郑国之间，两国供给这么多军队的粮草物资，必定十分困乏。如果往东走，向东夷炫耀武力，沿着海边回国，这就行了。”申侯说：“好。”辕涛涂把这个意见告诉齐侯，齐侯同意了。申侯进见齐侯，说：“军队在外头久了，如果往东走而遇到敌人，恐怕是不能打硬仗了。如果取道陈国和郑国之间，由两国供给军队的粮草物资，这就行了。”齐侯很高兴，赏赐给他虎牢之地，而把辕涛涂抓了起来。

秋天，齐国和江国、黄国讨伐陈国，这是为了讨伐陈国对齐国的不忠。

许穆公死在军中，用安葬侯的制度安葬他，这是合乎礼的。凡是诸侯在朝会时死去，葬礼加一等；为天子作战而死去，加二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用衾衣入敛。

冬天，以孙兹领兵会合诸侯的军队讨伐陈国。陈国求和，诸侯军把辕涛涂放回陈国。

当初，晋献公想立骊姬为夫人，占卜，不吉利；占筮，吉利。献公说：“按照占筮的结果。”卜人说：“占筮常常不灵而占卜常常灵验，不如按照灵验的。而且它的繇辞说：‘专宠会使人心生不良，将要偷走您的公羊。香草杂着臭草放在一起，过了十年还有臭气。’一定不可以。”献公不听，立了骊姬，骊姬生了奚齐，她的妹妹生了公子卓。

到快要立奚齐为太子时，骊姬已经和中大夫有了预谋。骊姬对太子申生说：“国君梦见你母亲齐姜，你一定要赶快去祭祀。”太子到曲沃去祭祀，把祭酒祭肉带回来献给晋献公。晋献公刚好出外打猎，骊姬把酒肉放在宫里，六天后献公回来，骊姬在酒肉里下了毒药而献上去。献公以酒祭地，土突起像坟堆。把肉给狗吃，狗就死掉。给宦官吃，宦官也死掉。骊姬哭着说：“阴谋策划的。”太子申生逃亡到新城，献公杀了他的保傅杜原款。

有人对太子说：“您如果辩解，国君是必定能弄清楚的。”太子说：“国君没有骊姬，坐卧不安，饮食不饱。我如果辩解清楚了，骊姬必定有罪。国君年纪老了，因为骊姬有罪而不高兴，我也不能高兴的。”说：“那么您要逃走吗？”太子说：“国君还没有查清我的罪过，带着这个名义出去，别人谁会接纳我？”

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子自己在新城吊死。

骊姬就诬陷两位公子说：“太子的阴谋他们都参予了。”于是重耳逃亡到蒲城，夷吾逃亡到屈城去了。

五年春天，周历正月初一，冬至。僖公在太庙听政以后，就登上观台望云气，加以记载，这是合乎礼的。凡是春分秋

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必定要记载云气云色，这样做是为抗灾害作准备的缘故。

晋侯派遣使者来报告杀害太子申生的原因。

起初，晋侯派士蒯为两位公子在蒲地和屈地筑城，不小心，城墙里放进了木柴。夷吾告诉晋侯。晋侯派人责备士蒯。士蒯叩头回答说：“臣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愁必然跟着而来；没有兵患而筑城，反而给仇敌提供了防守设施。’敌人既然可以占据，哪里用得着谨慎？在其位而不接受命令，这是不敬；巩固敌人可能占据的地方，这是不忠。丢失了忠和敬，怎么能奉事国君？《诗》中说：‘心存德行就是安宁，公子们就是边城。’君王只要修养德行而使公子们的地位巩固，哪个城池比得上？三年以后就要用兵，哪里还用谨慎？”他退出后赋诗说：“狐皮袍子蓬蓬松松，一个国家有了三个公，我该选谁一心跟从？”

祸难发生，晋侯派遣寺人披攻打蒲城。重耳说：“国君和父亲的命令不能违抗。”就通令说：“敢违抗的人就是我的敌人。”他跳墙逃走。披砍掉了他的袖口，重耳就逃亡到翟国。

夏天，公孙兹到牟国，在那里娶了亲。

僖公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相会，会见王太子郑，商议安定成周。

陈国的辕涛涂怨恨郑国的申侯在召陵出卖了他，所以故意劝他在所赐的封邑筑城，说：“把城筑得美观，可以名声四扬，子孙不会忘记的。我帮助您请求。”就为他向诸侯请求而筑起城墙，筑得很美观。辕涛涂就在郑伯面前诬陷说：“把所赐封邑的城墙筑得那么美观，是准备叛乱的。”申侯因此而得

罪了郑伯。

秋天，诸侯会盟。周王派周公召见郑伯，说：“我嘱咐你去跟随楚国而不要跟随齐国，再有晋国作为辅助，这就可以稍微安定些了。”郑伯对周王的命令感到高兴，又对没有朝见齐国感到害怕，所以逃走回国而不参加盟誓。孔叔让他别走，说：“国君不能轻率，轻率就失掉了亲近的人。失掉了亲近的人，祸患必然来到。到国家困难时再去乞求结盟，所失掉的东西就多了。您必然后悔。”郑伯不听，丢下了军队单身逃走回国。

楚国的斗谷于菟灭亡弦国，弦子逃亡到黄国。

这时江、黄、道、柏四国正和齐国友好，这些国家都和弦国有婚姻关系。弦子倚仗着这个条件而不去事奉楚国，又不设置防备，所以灭亡。

晋侯再次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子奇劝谏说：“虢国是虞国的外围，虢国灭亡，虞国必定跟着完结。晋国的野心不能让其扩张，引进外国军队不是儿戏。一次已经过分，难道还可以来第二次吗？俗语所说的‘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这说的就是虞国和虢国的关系。”虞公说：“晋国是我的宗族，岂能害我？”宫之奇回答说：“太伯、虞仲，是太王的儿子。太伯没有跟随在身边，所以没有嗣位。虢仲、虢叔，是王季的第二代，做过文王的卿士，有勋功于王室，受勋的记录藏在盟府。晋国准备灭掉虢国，对虞国又有什么可爱惜的？而且虞国能比桓叔、庄伯更加亲近吗？如果他们爱惜桓叔、庄伯，这两个家族有什么罪过，但是却被杀戮，不就是因为使他们感到威逼的缘故吗？亲近的人因为受宠而逼近公室，尚

且遭到杀害，何况国家呢？”虞公说：“我祭祀的祭品丰盛而清洁，神灵必定依从我。”宫之奇回答说：“下臣听说，鬼神并不是亲近哪一个人，而只是依从德行。所以《周书》说：‘上天没有私亲，只对有德行的才加以辅助。’又说：‘祭祀的黍稷不算芳香，美德才是芳香。’又说：‘百姓不能变更祭祀的物品，只有德才可以充当祭祀的物品。’如果这样，那么不是行道，百姓就不和睦，神灵也就不会享用了。神灵所凭籍依从的就是德行了。如果晋国占取了虞国，而发扬美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给神灵，神灵难道会吐出来吗？”虞公不听，答应了晋国使者的要求。宫之奇带领了他的族人出走，说：“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就是这一次，晋国用不着再次发兵了。”

八月某日，晋侯包围上阳。问卜偃说：“我能够成功吗？”卜偃回答说：“攻得下。”晋侯说：“什么时候？”卜偃回答说：“童谣说：‘丙子日的清早，龙尾星为日光所照；军服整齐威武，夺取虢国的帅旗。鹑火星像只大鸟，天策星没有光耀，鹑火星下军阵雄壮，虢公就要逃跑。’这日子大约在九月底十月初吧！丙子日的清晨，太阳在尾星之上，月在天策星之上，鹑火星在日月的中间，一定是这个时候。”

冬天十二月初一，晋国灭亡虢国，虢公丑逃亡到京城。晋国军队撤退回国，途中住在虞国，乘机袭击虞国，灭亡了它。晋国人抓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把井伯作为秦穆姬的陪嫁随从送到秦国去了。但是晋国并不废弃虞国的祭祀，而且把虞国的赋税归于周王。

所以《春秋》记载说“晋人执虞公”，这是归罪于虞国，

而且说事情进行得很容易。

六年春天，晋侯派遣贾华讨伐屈地。夷吾守不住，和屈人订立盟约然后出走。他准备逃亡到狄。郤芮说：“在重耳之后离开而都去同一个地方狄，这是有罪的，不如去梁国。梁国接近秦国而又得到它的信任。”于是就到了梁国。

夏天，诸侯讨伐郑国，因为郑国逃离首止那次结盟的缘故。诸侯军包围了新密，这就是郑国所以在农忙时令筑城的缘故。

秋天，楚王包围许国以救援郑国。诸侯前去救援许国，郑国的包围解除，楚军于是回国。

冬天，蔡穆侯带领许僖公到武城去见楚子。许僖公两手反绑，嘴里衔着玉璧，大夫穿着孝服，士抬着棺材。楚子询问逢伯。逢伯回答说：“从前周武王打败殷朝，微子后就是这样做的。周武王亲自解开他的捆绑，接受他的玉璧而举行扫除灾害之礼，烧掉他的棺材，给以礼遇并命令他，让他回到原来的封地。”楚子听从了逢伯的话。

七年春天，齐国讨伐郑国。孔叔对郑伯说：“俗话这样说：‘心志不坚，何怕屈辱？’既然不能坚强，又不能软弱，因此可能导致灭亡。国家已经很危险了，请您向齐国屈服以挽救国家。”郑伯说：“我知道他们是为什么来的了，姑且稍稍等我一下。”孔叔回答说：“情况危急，已经朝不及夕，那还来得及等待君王呢？”

夏天，郑国杀死申侯以讨好齐国，同时也是由于陈国辕涛涂的诬陷。

当初，申侯是申氏所生，受到楚文王的宠信。楚文王将

要死的时候，把玉璧给他，让他走，说：“只有我了解你。你垄断财货而永不满足，从我这里取，从我这里求，我不挑剔你。后来的人将会向你索取大量财货，你必然难免于罪刑。我死后，你一定快点出走，不要到小国去，他们不会容纳你的。”楚文王安葬后，申侯逃到郑国，又受到郑厉公的宠信。楚国的子文听到申侯的死讯说：“古人有这样的话说：‘了解臣下没有像国君那样清楚的。’这句话是不能改变的啊！”

秋天，僖公和齐侯、宋公、陈国的世子款、郑国的世子华在宁母结盟，策划讨伐郑国。

管仲对齐侯说：“臣听说：招抚有二心的国家，用礼；怀念疏远的国家，用德。遇事不违背德和礼，没有人不归附的。”齐侯就依礼对待诸侯，诸侯的官员接受了齐国的重赏。

郑伯派遣太子华接受这次会议的命令，对齐侯说：“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违背您的命令。您如果除掉他们而和敝国讲和，我把敝国作为您的属国，这对您也没有什么不利。”齐侯准备答应他。管仲说：“君王用礼和信会合诸侯，而用邪恶来结束，恐怕不行吧！儿子和父亲不相违背叫做礼，见机行事完成君命叫做信。违背这两点，没有比这再大的邪恶了。”齐侯说：“诸侯讨伐郑国，没有得胜；现在幸而有机可乘，利用这个矛盾，不也行吗？”管仲回答说：“君王如果用德来安抚，加上训导，他们如果不接受，然后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国挽救危亡还来不及，岂敢不害怕？如果领着它的罪人去攻打郑国，郑国就有理了，还害怕什么？而且会合诸侯，这是表示尊崇德行。会合诸侯而让奸邪之人位列国君之位，怎么能垂示於后代呢？诸侯的会见，他们的德行、刑罚、礼仪、道

义，没有一个国家不加以记载。如果记载了让邪恶之人居于君位，君王的盟约就难履行了。事情做了而不能见于记载，这就不是崇高的德行。君王不要同意。郑国一定会接受盟约的。子华既然身为太子，而要求凭藉大国来削弱他的国家，也一定不能免于祸患。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个贤明的人执政，还不能钻它的空子呢。”齐侯于是向子华拒绝了子华的要求。子华因此而得罪了郑国。

冬天，郑伯派遣使者到齐国请求订立盟约。

闰十二月，周惠王死去世。襄王担心王子带造成的祸难，害怕不能立为国君，所以不发布丧事的消息，而只向齐国报告祸难。

八年春天，僖公和周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郑世子款在洮地会盟，商量安定王室。郑伯请求参加盟会，表示顺服。襄王的君位安定了，然后举行了周惠王丧礼。

晋国的里克率领军队，梁由靡驾御战车，虢射作为车右，在采桑打败了狄人。梁由靡说：“狄人没有羞耻，如果追击，必然大胜。”里克说：“让他害怕就行了，不要因为追击招来其他的狄人。”虢射说：“只要一年，狄人必然再来，不去追击，就是向他们示弱了。”

夏天，狄人讨伐晋国，这是为了报复采桑这一役，应了虢射所说一年的预言。

秋天，举行宗庙合祭，把哀姜的神主放在太庙里，这是不合乎礼的。凡是夫人，如果不死在正房里，不停棺在祖庙里，不向同盟国家发讣告，不陪祀祖姑，就不能把神主放到太庙里去。

冬天，周王的使者前来报告丧事，由于发生祸难，所以报迟了。

宋公病重，太子兹父再三请求说：“我的哥哥目夷年长而且仁爱，君王应该立他为国君。”宋公就命令立目夷为国君。目夷推辞说：“能够把国家辞让给别人，还有比这更大的仁爱吗？下臣不如他！而且又不合乎立君的礼制和习惯。”于是就快步退了出去。

九年春，宋桓公死。还没有安葬，襄公就会见诸侯，所以春秋称他为“子”。凡是在丧事期间，天子称为“小童”，公侯称为“子”。

夏，僖公和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会见，重温过去的盟约，同时又为了发展友好关系，这是合于礼的。

周王派宰孔把祭肉赐给齐侯，说：“天子祭祀文王、武王，派遣孔把祭肉赐给伯舅。”齐侯准备下阶跪拜。宰孔说：“还有以后的命令——天子派孔说：‘因为伯舅年纪大了，加上功劳，赐给一等，不用下阶跪拜。’”齐侯回答说：“天子的威严不离开颜面咫尺之远，小白我岂敢受天子的命令不下拜？不下拜，我惟恐在下面摔交子，给天子带来羞辱。岂敢不下阶跪拜？”齐侯下阶跪拜，登上台阶接受祭肉。

秋，齐侯和诸侯在葵丘会盟，说：“凡是我们一起结盟的人，既已盟誓之后，就归于友好。”

宰孔先行回国，碰到晋侯，说：“可以不去参加会盟了。齐侯不致力于德行而忙于远征，所以北伐山戎，南伐楚国，在西边就举行了这次会盟。是否要向东边有所举动，还不知道，

攻打西边是不会了。晋国恐怕会有祸乱吧！君王应该从事于安定国内的祸乱，不要忙于前去。”于是晋侯就回国了。

九月，晋献公去世。里克、丕郑想要接回文公为国君，所以就发动三位公子的党羽起来作乱。当初，晋献公让荀息辅助奚齐。晋献公病重时，召见他，说：“把这个弱小的孤儿托付给您，您准备怎么办？”荀息叩头说：“下臣愿意竭尽辅佐之力，再加上忠贞。事情如果成功，那是君王在天的威灵；不成功，就继之以死。”献公说：“什么叫忠贞？”荀息回答说：“国家的利益，知道的没有不做的，这是忠；送走过世的奉事活着的，两边都没有猜疑，这是贞。”

等到里克将要杀掉奚齐，先期告诉荀息说：“三方面的怨恨都要发作了，秦国和晋国人都赞助他们，您打算怎么办？”荀息说：“打算死。”里克说：“死了没有用啊！”荀息说：“我和先君说过了，不能改变。难道想要实践诺言而又爱惜一身吗？虽然没有用处，又能躲到哪里去呢？而且人们要求上进，谁不像我一样？我不想改变诺言，难道能够对别人说不要这样做吗？”

冬天十月，里克在居丧的茅屋里杀了奚齐。《春秋》记载说“杀其君之子”，这是由于献公还没有安葬。荀息准备自杀，有人说：“不如立公子卓为国君而辅助他。”荀息立了公子卓为国君而安葬了献公。十一月，里克又在朝廷上杀了公子卓。荀息就自杀了。

君子评论说：“诗所说的‘白玉圭上的斑点，还可以磨掉；说话有了缺陷，就不可以追悔了。’荀息就是这样的啊！”

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晋国，到达晋国的高梁邑就回

国了，这是为了讨伐晋国发生的祸乱。命令没有到达鲁国，所以春秋没有记载。

晋国的郤芮让公子夷吾给秦国馈送重礼以请求秦国帮助他回国，并对夷吾说：“别人占有了国家，我们有什么可爱惜的？回国而得到百姓，这才是最重要的，土地有什么了不起？”夷吾听从了。

齐国的隰朋率领军队会合秦军护送晋惠公回国即位。

秦伯问郤芮说：“公子依靠的是谁？”郤芮回答说：“臣听说逃亡在外的人没有党羽，有了党羽必定就有仇敌。夷吾小时候不喜欢玩耍，能够争斗而不过分，年纪大了也没有改变，其他我就不了解了。”秦伯对公孙枝说：“夷吾可以安定国家吗？”公孙枝说：“臣听说：只有行为合乎准则才能安定国家。《诗》说，‘无知无识，适应了天帝的准则’，这说的就是周文王啊。又说，‘不弄假，不伤残，很少不能做典范’，没有爱好，也没有厌恶，这就是说既不猜忌也不好胜。现在他的话里边既猜忌又好胜，要夷吾安定晋国，恐怕困难吧！”秦伯说：“猜忌就多怨恨，又哪里能够取胜？这是我国的利益啊。”

宋襄公即位，认为公子目夷仁爱，让他做了左师官处理政事，宋国由于这样而大治。所以目夷的后人鱼氏世代传承左师之官。

十年春天，狄人灭亡温国，这是由于苏子不讲信义。苏子背叛周王而投奔狄人，又和狄人不能友好相处，狄人讨伐他，周王不去救援，所以灭亡。苏子逃亡到卫国。

夏天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会合齐国的隰朋立了晋侯。晋侯杀掉里克表示讨好。打算杀掉里克以前，晋侯派人对他

说：“如果没有您，我就做不了晋君。尽管如此，您杀了两个国君一个大夫，做您国君的人，不也太难了吗？”里克回答说：“没有奚齐、卓子的被废，君王怎么能兴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下臣听到命令了。”用剑自杀而死。当时丕郑正在秦国聘问，也是为了推迟割让国土而去致歉，所以没有碰上这场祸难。

晋侯改葬恭太子。

秋天，狐突到陪都曲沃去，遇到太子申生。太子让他登车作为御者，告诉他说：“夷吾无礼，我已经请求上帝并且得到同意，准备把晋国给予秦国，秦国将会祭祀我。”狐突回答说：“臣听说，神灵不享受别族的祭品，百姓也不祭祀别族，您的祭祀恐怕会断绝吧！而且百姓有什么罪？处罚不当而又祭祀断绝，请您考虑一下！”太子申生说：“好。我打算重新请求。过七天，新城的西边将要有一个巫人表达我的意见。”狐突同意去见巫人，申生就一下子不见了。到时候前去，巫人告诉他说：“上帝允许我惩罚有罪的人了，他将在韩地大败。”

丕郑去秦国的时候，对秦伯说：“吕甥、郤称、冀芮是不同意给秦国土地的。如果用重礼对他们表示问候而后召请他们，下臣赶走晋国国君，君王让重耳回国即位，就没有不成功的。”

冬天，秦伯派遣冷至到晋国回聘，给吕甥等人赠送财礼，并且召请这三个人。郤芮说：“财礼重而说话甜，这是在诱骗我们。”就杀了丕郑、祁举和七个舆大夫：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叔坚、骀𡵓、累虎、特宫、山祁，他们都是里克、丕郑

的党羽。

丕豹逃亡到秦国,对秦伯说:“晋侯背叛贵国而忌恨小怨,百姓不拥护他。如果讨伐,百姓一定赶走他。”秦伯说:“如果晋君夷吾失去群众,哪里还能杀掉大臣?百姓都要逃离祸难,谁能赶走国君?”

十一年春天,晋侯派遣使者来报告丕郑发动的叛乱。

周王派遣召武公、内史过以荣宠赐给晋侯。晋侯在接受瑞玉的时候显得懒洋洋。内史过回去,报告周王说:“晋侯的后代恐怕不能享有禄位了吧!天子以荣宠赐给他,他反而懒洋洋地接受瑞玉,这就是先自暴自弃了,他还会有什么继承人?礼,是国家的躯干;敬,是载礼的车箱。不敬,礼就不能实施;礼不能实施,上下就昏乱,凭什么延长世代?”

夏天,扬、拒、泉、皋和伊雒的戎人一起讨伐京城,进了王城,烧了东门,这是王子带把他们召来的。秦军、晋军讨伐戎军以救援周朝。秋天,晋侯调解戎人和周王讲和。

黄国人不给楚国纳贡。冬天,楚国讨伐黄国。

十二年春天,诸侯在卫国的楚丘建筑外城,这是因为害怕狄人来犯。

黄国依靠诸侯和齐国和睦,不向楚国进贡,说:“从郢都到我国有九百里,楚国怎么能危害我国?”夏天,楚国灭亡了黄国。

周王由于戎人骚扰的缘故,讨伐王子带。秋天,王子带逃亡到齐国。

冬天,齐侯派管仲让戎人和周天子讲和,派隰朋让戎人和晋国讲和。

周王以上卿的礼节设宴招待管仲。管仲辞谢说：“陪臣是低贱的官员。现在有天子所任命的国氏、高氏在那里，如果他们在春秋两季来接受天子的命令，又用什么礼节来待他们呢？陪臣谨请辞谢。”王说：“舅父，我赞美你的功勋，接受你的美德，这些都是深厚而不能忘记的。去执行你的职务吧，不要违背我的命令！”管仲最终还是接受了下卿的礼节而回国。

君子评论说：“管氏世世代代受到祭祀是多么恰当啊！谦让而不要忘记爵位比他高的上卿。《诗》说：‘和蔼平易的君子，就是神灵所保佑的人。’”

十三年春天，齐侯派遣仲孙湫到成周聘问，同时要他说一下王子带的事情。事情完了，仲孙湫没有和周王说起王子带。回国以后，向齐侯回覆说：“还不行。王的怒气没有消，恐怕要等十年了。不等到十年，周王不会召他回去的。”

夏天，僖公和齐侯、宋公、陈侯、郑伯、许男、曹伯在咸地会见，讨论杞国受到淮夷威胁的，同时也商议安定王室。

秋天，为了戎人造成的祸难，诸侯派兵防守成周。齐国的仲孙湫带领军队前去戍守。

冬天，晋国再次发生饥荒，派人到秦国请求购买粮食。秦伯对子桑说：“给他们吗？”子桑回答说：“再一次给晋国恩惠，使他们报答我们，君王还要求什么？如果再一次给他们恩惠而不报答我们，他们的老百姓必然离心；离心以后再去攻打，他没有群众就必然失败。”秦伯对百里说：“给他们吗？”百里回答说：“天灾流行，总会在各国交替发生的。救援灾荒，周济邻国，这是正道。按正道办事会有福禄。”丕郑的儿子丕豹

在秦国，请求攻打晋国。秦伯说：“厌恶他们的国君，他们的百姓有什么罪？”秦国就这样把粟米运送到晋国，船队从雍城到绛城接运不断，被称为“泛舟之役”。

十四年春天，诸侯在缘陵筑城而把杞国迁去。《春秋》没有记载参加筑城的国名，这是由于文字有缺佚。

鄫季姬回娘家，僖公发怒，留住她不让回去，这是因为鄫子不来朝见的缘故。夏天，鄫季姬和鄫子在防地见面，而使鄫子前来朝见。

秋天八月初五，沙鹿山崩塌。晋国的卜偃说：“过一年将会有大灾难，几乎要亡国。”

冬天，秦国发生饥荒，派人到晋国请求购买粮食。晋国人不给。庆郑说：“背弃恩惠就没有亲人，幸灾乐祸就是不仁，贪图所爱惜的东西就是不祥，使邻国愤怒就是不义。这四种道德都丢掉了，用什么来捍卫国家？”虢射说：“皮已经不存在，毛又依附在哪里？”庆郑说：“抛弃信用，违背邻国，将来有患难谁来周济？没有信用就会发生患难，失去了救援必定灭亡。就是这样的道理。”虢射说：“即使给粮食，对怨恨不会有所减少，反而使敌人增加实力，不如不给。”庆郑说：“背弃恩惠，幸灾乐祸，是百姓所唾弃的。亲近的人还会因此结仇，何况是怨家敌人呢？”晋惠公不听。庆郑退来说：“国君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要后悔的！”

十五年春天，楚国人攻打徐国，由于徐国靠拢中原诸国的缘故。三月，僖公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丘结盟，重温葵丘的盟约，同时为了救援徐国。孟穆伯率领鲁军和诸侯的军队救援徐国，诸侯住在匡地等待

他。

夏天五月，日食。《春秋》没有记载日食发生的，这是史官漏记了。

秋天，讨伐厉国，以救援徐国。

晋侯回国继承君位的时候，秦穆姬把贾君嘱托给他，并且说：“把公子们全部接回国。”晋侯和贾君通奸，又不接纳公子们，由此秦穆姬就怨恨晋侯。晋侯曾经答应给中大夫馈送财礼，后来也都背弃了诺言。还答应给秦伯黄河以西和以南的五座城，东边到虢略镇，南边到华山，还有黄河之内的解梁城，而后来都没给予。晋国有饥荒，秦国给它运送粟米；秦国有饥荒，晋国却拒绝它买粮，所以秦伯讨伐晋国。

卜徒父占筮，吉利：“渡过黄河，侯的车子毁坏。”秦伯追问。卜徒父回答说：“这是大吉大利。打败他们三次，必然俘获晋国国君。这一卦得到《蛊》，繇辞说：‘把一千辆兵车三次击败，三次击败之余，获得了那条雄狐。’雄狐一定是他们的国君。蛊的内卦是风，外卦是山。时令到了秋天了，我们的风吹过他们山上，吹落了他们的果实，还取得他们的木材，因此就可以战胜。果实落地而木材丧失，不败还等待什么？”

晋国三次战败，退到韩地。晋侯对庆郑说：“敌人深入了，怎么对付他们？”庆郑回答说：“这是君王让他们深入的，能够怎么样？”晋侯说：“放肆无礼！”占卜车右的人选，庆郑得吉卦。但是晋侯不用他，让步扬驾御战车，家仆徒作为车右。用小驷马驾车，这些小鸟四鸟是从郑国进贡来的。庆郑说：“古代发生战争，一定用本国的马驾车。本国的鸟出生在自己

的水土上，懂得主人的心意；安于主人的调教，熟悉这里的道路；随你放在那里，没有不如意的。现在用外国出产的马来驾车，去参加战斗，等到一害怕会失去常态，就会和人的心意拧着了。鼻子里乱喷气表示狡滑和愤怒，血液在全身奔流，使血管扩张突起，外强中干。进退不能，周旋不能，旋转也不能，君王必然要后悔的。”晋侯不听。

九月，晋侯将要迎战秦军，派韩简侦察。韩简回来说：“秦军比我们少，有战斗力的人却比我们多。”晋侯说：“什么原因？”韩简回答说：“君王逃离晋国是由于他的资助，回国是由于他的宠信，有了饥荒吃他的粟米，三次给我们恩惠都没有报答，由于这样他们才来进攻的。现在又将迎击他们，我们懈怠，秦国亢奋，斗志相差一倍还不止啊！”晋侯说：“一个人还不能轻侮，何况是国家呢？”于是就派韩简去约战，说：“寡人不才，能集合我的部下而不能让他们离散。君王如果不回去，我们将没有地方逃避您要作战的命令。”秦伯派公孙枝回答说：“晋君没有回国，寡人为他忧惧；回国后没有安定，这还是我所担心的。如果君位已定，寡人难道敢不接受作战的命令？”韩简退下去说：“我如果能被囚禁就是幸运了。”

十四日，在韩原作战。晋侯的小驷马陷在烂泥里盘旋出不出来。晋侯向庆郑呼喊求救。庆郑说：“不听劝谏，违抗占卜，本来就是自取失败，又为什么要逃走呢？”于是就离开了。梁由靡驾御韩简的战车，虢射作为车右，迎上秦伯的战车，将要俘虏他。庆郑因为救援晋侯而耽误，就失掉了秦伯。秦国俘虏了晋侯回国。晋国的大夫披头散发、拔起帐篷，跟随晋侯。秦伯派使者辞谢说：“你们几位为什么那样忧愁啊！寡人

跟随晋国国君往西去，只是实现晋国的妖梦罢了，岂敢做得太过分？”晋国的大夫三拜叩头说：“君王踩着后土而顶着皇天，皇天后土都听到了您的话，下臣们谨在下边听候吩咐。”

穆姬听说晋侯将要来到，领着太子莹、儿子弘和女儿简璧登上高台，踩着柴草表示要自焚。她派遣使者免冠束发穿着丧服前去迎接秦伯，说：“上天降下灾祸，让我两国国君不是用玉帛相见而是兴动甲兵。如果晋国国君早晨进入国都，那么婢子就晚上自焚；晚上进入，那么就早晨自焚。请君王裁夺。”于是秦伯把晋侯拘留在灵台。

大夫请求把晋侯带进国都。秦伯说：“俘获晋侯，本来是带着丰厚的收获回来的，但一回来就要发生丧事，还有什么意思？大夫又能得到什么呢？而且晋国人用忧愁来感动我，用天地来约束我，如果不为晋国打算，这就加深了他们的愤慨。我说了话不算数，这就是违背天地。加深愤慨，违背上天会不吉利，一定要放晋君回国。”公子絷说：“不如杀了他，不要积聚邪恶。”子桑说：“放他回国而用他的太子作为人质，必然会得到最有利的讲和条件。晋国还不能灭亡而杀掉它的国君，只能造成很坏的后果。而且史佚有话说：‘不要发动祸患，不要依靠动乱，不要增加愤怒。’增加愤怒会使人难于承担，欺凌别人会不吉利。”于是就允许晋国讲和。

晋侯派遣郤乞告诉吕甥，同时召他前来。吕甥教郤乞对晋君说：“把都城的人都召到宫门前而用国君的名义给予赏赐。而且告诉他们说：‘孤虽然回来，已经给国家带来耻辱了，还是占卜一下立我的继承人圉吧。’”郤乞回去照办，大家一齐号哭。晋国因为这样就开阡陌作爰田。吕甥说：“国君不为自

己在外而担忧，反而为群臣担忧，这是最大的恩惠了，我们准备怎么对待国君？”大家说：“怎么办才行呢？”吕甥回答说：“征收赋税、整修装备武器，以辅助继承者。让诸侯们知道，我国失去了国君，又有新的国君，群臣和睦，武器装备比以前更多。喜欢我们的就会勉励我们，讨厌我们的就会害怕我们，也许会有好处吧！”大家很高兴，晋国因为这样而开始改革兵制。

当初，晋献公为嫁伯姬给秦国而占筮，得到《归》妹变成《睽》卦。史苏预测说：“不吉利。卦辞说：‘男人宰羊，不见血浆；女人拿筐，一阵白忙。西邻责备，不可补偿。《归妹》变睽，没人相帮。’《震》卦变成《离》卦，也就是《离》卦变成《震》卦。又是雷又是火，胜利者姓嬴失败者姓姬。车子脱落伏兔，大火烧掉军旗，不利于出师，在宗丘被打得大败。《归妹》嫁女，《睽》离单孤，敌人的木弓将要张舒。侄子跟着姑姑，六年之后，逃回自己所居，抛弃了他爱妹，明年死在高梁的废墟。”等到惠公被囚在秦国后，他说：“先君如果听从了史苏的占卜，我不会到这个地步！”韩简随侍在旁，说：“龟甲，是形象；筮草，是数字。事物生长以后才有形象，有形象以后才能滋长，滋长以后才有数字。先君的败坏道德，难道是可以数得完吗？史苏的占卜，即使听从了又有什么好处？《诗》说：‘百姓的灾祸，不是从天降下。当面奉承，背后怨恨，灾难都来源于人。’”

雷击夷伯的庙宇，这是降罪于他，由此可知展氏有人不知道的罪恶。

冬天，宋国人讨伐曹国，讨伐过去结下的怨恨。

楚国在蒍林打败徐国，徐国所以失败，是因为徐国老依靠别国去救援。

十月，晋国的阴飴甥会见秦伯，在王城订立盟约。

秦伯问：“晋国和睦吗？”吕甥回答说：“不和睦。小人以失掉国君为耻而哀悼战死亲属，不怕征税整装以立圉为国君，说：‘一定要报仇，宁可去事奉戎狄。’君子爱护国君而知道他的罪过，不怕征税整装以等待秦国的命令，说：‘一定要报答恩德，有必死之志而无二心。’为了这事而不和睦。”秦伯说：“晋国国内认为国君的结果会怎么样？”吕甥回答说：“小人忧愁，让他不会被赦免；君子宽恕，以为他一定回来。小人说：‘我们危害了秦国，秦国岂能让国君回来？’君子说：‘我们已经知罪了，秦国一定让国君回来。有三心二意就逮了他，服了罪就释放他，没有比这再宽厚的德行，比这再威严的刑罚了。服罪的怀念德行，有三心二意的害怕刑罚，这一次，秦国可以领导诸侯了。让我们国君回国而不使之安定，甚至废掉他而不立他为国君，使感激变为怨恨，秦国不会是这样做吧！’”秦伯说：“这正是我的心愿啊！”于是改变对晋侯的待遇，让他住在宾馆里，馈送了七副牛、羊、猪等食品。

蛾析对庆郑说：“何不逃走呢？”庆郑回答说：“使国君陷于失败，失败了不死反而逃亡，又让国君失去惩罚，这就不就是臣下了。做臣下而不合于臣道，又能走到哪里去？”十一月，晋侯回国。二十九日，杀了庆郑然后进入国都。

这一年，晋国又发生饥荒，秦伯又赠给他们粟米，说：“我怨恨他们的国君，而怜悯他们的百姓。而且我听说唐叔受封的时候，箕子曾说：‘他的后代必定昌大。’晋国恐怕还是

很有希望的吧！我们姑且树立德行，以等待有能力的人。”

这时候秦国才开始在晋国黄河东部征收赋税，设置官员。

十六年春天，在宋国从天上坠落五块石头，这是坠落的星星。六只鸛鸟后退着飞，经过宋国国都，这是由于风太急的缘故。成周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聘问，宋襄公询问这两件事，说：“这是什么预兆？吉凶在哪里？”叔兴回答说：“今年鲁国多有大的丧事，明年齐国有动乱，君王将会得到诸侯拥护而不能保持下去。”退下来告诉别人说：“国君询问得不恰当，这是有关阴阳的事情，并不与人事吉凶有关。吉凶由人的行为所决定。我这样回答是由于不敢违背国君的缘故。”

夏天，齐国讨伐厉国，没有取胜，救援了徐国后就回国了。

秋天，狄人讨伐晋国，占取了狐、厨、受铎，渡过汾水，到达昆都，因为晋国战败了。

周王把戎人造成的祸难告诉齐国。齐国调集诸侯的军队到成周去防守。

冬天十一月十二日，郑国杀了子华。

十二月，僖公和齐侯、宋公、陈侯、卫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在淮地会见，这是为了商量郕国的事情，同时为了攻打东方。

在郕国筑城，服劳役的人很困乏，有人夜里登上小山头喊叫说：“齐国发生动乱！”诸侯等不到筑完城就回国了。

十七年春天，齐国为徐国讨伐英氏，以报复姜林那一次战役。

夏天，晋国的太子圉在秦国作为人质，秦国把河东归还

晋国而把女儿嫁给他。

惠公在梁国的时候，梁伯把女儿嫁给他。梁嬴怀孕，过了预产期。卜招父和他的儿子占卜，他的儿子说：“将要生一男一女。”卜招父说：“对。男的做别人的奴仆，女的做别人的奴婢。”所以把男的取名叫做圉，女的取名叫做妾。等到子圉到西方作人质，妾就在秦国作了侍女。

鲁国军队灭亡了项国。在淮地的会见，僖公正有国家大事，没有回国，鲁军就占取了项国。齐国人认为这是由僖公下令进攻的，因此不让他回国。

秋天，申姜由于僖公的缘故，在卞地会见齐侯。九月，僖公到达。《春秋》记载说“至自会”，这是由于国家大事还没有处理完，而且讳言被拘留这件事。

齐侯的三位夫人，王姬、徐嬴、蔡姬，都没有儿子。齐侯喜欢女色，内宠很多，宫内受宠的女人如同夫人的有六个人：大卫姬，生了公子无亏；小卫姬，生了惠公；郑姬，生了孝公；葛嬴，生了昭公；密姬，生了懿公；宋华子，生了公子雍。齐桓公和管仲把孝公托付给宋襄公，以他为太子。雍巫受到卫共姬的宠信，由于寺人貂的关系把美味的食品进献给齐桓公，又受到齐桓公的宠信。齐桓公答应他们立公子无亏为继承人。管仲死后，五个公子都谋求立为嗣君。冬天十月初七，齐桓公去世。雍巫进入宫中，和寺人貂依靠那些如夫人杀死一些大夫，立公子无亏为国君。孝公逃亡到宋国。十二月初八日，发讣告。十四日，在夜间入殓。

十八年春天，宋襄公率领诸侯讨伐齐国。三月，齐国人杀了公子无亏。

郑伯开始到楚国朝见。楚子把铜赐给他，不久又后悔，和他盟誓说：“不要拿来铸造武器。”所以郑伯用它铸作了三座钟。

齐国人准备立孝公为国君，挡不住四公子一伙的反对，孝公逃亡到宋国，四公子一伙就和宋军作战。夏天五月，宋国在鄆地打败了齐军，立了孝公然后回国。

秋天八月，安葬了齐桓公。

冬天，邢人、狄人讨伐卫国，包围了菟圃。卫侯把国君的地位推让给父兄子弟和朝廷上的其他人，说：“谁如果能治理国家，我就跟从他。”大家不同意，而后在訾娄摆开阵势。狄军就退回去了。

梁伯开拓了疆土，却不能把百姓迁往那里，把那地方命名为新里，但被秦国占取了。

十九年春天，秦国人就在新里筑了城而住在那里。

宋人抓住了滕宣公。

夏天，宋公让邾文公杀死郕子来祭祀次睢的土地神，这是想使东夷来归附。司马目夷说：“古时候六畜不能相互用来祭祀，小的祭祀不杀大牲口，何况敢于用人呢？祭祀是为了人。百姓，是神的主人。杀人祭祀，有谁来享用？齐桓公恢复了三个被灭亡的国家以使诸侯归附，义士还说他薄德，现在一次会盟而侵害两个国家的国君，又用来祭祀邪恶昏乱的鬼神，要拿这个来求取霸业，不也是灾难吗？得以善终就算幸运了。”

秋天，卫军讨伐邢国，以报复菟圃这一役。这时卫国大旱，为祭祀山川而占卜，不吉利。宁庄子说：“从前周室发生

饥荒，打败了商朝就收成丰足。现在正当邢国无道，诸侯没有领袖，上天或者是要让卫国攻打邢国吧！”卫文公听从了他的话。军队出动时就下了雨。

宋军包围曹国，是为了曹国不肯顺服。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文王听到崇国德行昏乱而去攻打，打了三十天，崇国不投降。退兵回去，修明教化，再去攻打，崇国人就在文王过去所筑的营垒里投降了。《诗》中说：‘在嫡妻面前作出典范，作为兄弟们的表率，以此来治理一家一国。’现在君王的德行恐怕还有所欠缺，以此攻打曹国，能行吗？还不如退回去自省一下德行，等到没有欠缺再发动进攻。”

陈穆公请求在诸侯间重修友好关系，以不忘齐桓公的德行。冬天，在齐国会盟，重修齐桓公建立的友好关系。

梁国灭亡，《春秋》没有记载灭亡它的人，是因为它自取其祸。当初，梁伯喜好土木工程，屡次筑城而无人居住，百姓疲倦得不能忍受，就说“某某敌人要来了”。于是在国君的宫室外挖沟，说：“秦国将要袭击我国。”百姓害怕而溃散，秦国就占取了梁国。

二十年春天，重新建造南门。《春秋》记载这件事，是由于违反农时。凡是修建城门和制造门闩，应该不违农时。

滑国人背叛郑国顺服卫国。夏天，郑国的公子士、子俞弥率领军队攻入滑国。

秋天，齐国和狄人在邢国会盟，为邢国策划对付卫国的侵袭。这时候卫国才担心邢国。

随国率领着汉水东边的各国背叛楚国。冬天，楚国的子文率领军队攻打随国，讲和以后回国。君子评论说：“随国被

攻打，是由于自不量力。度量自己的国力然后动作，祸害就少了。成败在于自己，难道在于别人？《诗》中说：‘难道不想早晚奔波，无奈路上露水太多。’”

宋襄公想要会合诸侯。臧文仲听到了，说：“使自己的愿望服从别人这是可以的，使别人服从自己的愿望就很少成功。”

二十一年春天，宋人和齐人、楚人举行了鹿上的会盟，向楚国要求一时归附楚国的中原诸侯奉自己为盟主，楚人答应了。公子目夷说：“小国争当盟主，这是灾祸。宋国恐怕要灭亡了！失败得晚一点就算运气了。”

夏天，大旱。僖公要烧死巫人和仰面朝天的畸形人。臧文仲说：“这不是防备旱灾的办法。修理城墙、贬损饮食、节省开支、致力农事、劝人施舍，这才是应该做的。巫人、仰面朝天的畸形人能做什么？上天要杀他们，就应当不生他们；如果他们能造成旱灾，烧死了他们会更厉害。”僖公听从了。这一年，虽有饥荒，但没有伤害百姓。

秋天，诸侯在孟地会见宋襄公。公子目夷说：“祸殃就在这里吧！国君的欲望太过分，那怎么受得了？”在会上楚国抓住了宋襄公来讨伐宋国。

冬天，诸侯在薄地会盟，释放了宋襄公。公子目夷说：“祸殃还没有完，不足以惩罚国君。”

任国、宿国、须句、颍臾，都姓风，主持太皞和济水神的祭祀，而服从中原各国。邾国人灭亡须句，须句子逃亡前来，这是由于须句是成风的娘家。成风对僖公说：“尊崇明祀，保护弱小，这是周礼；蛮夷扰乱中原，这是周的祸患。如果

封了须句，这是尊崇太皞、济水神而修明祭祀、和缓祸患啊。”

二十二年春天，僖公讨伐邾国，占取须句，让它的国君回去，这是合乎礼的。

三月，郑伯去到楚国。

夏天，宋公讨伐郑国。公子目夷说：“所说的祸殃就在这里了。”

当初，周平王向东迁都洛阳的时候，辛有到伊川，见到披着头发在野外祭祀的人，说：“不到一百年，这里就要变成戎人居住的地方了！它的礼仪先消亡了。”秋天，秦国和晋国把陆浑之戎迁到伊川。

晋国的太子圉在秦国作人质，准备逃回晋国，对嬴氏说：“跟您一起回去吗？”嬴氏说：“您是晋国的太子而屈居在秦国。您想回去，不也很应该吗？寡君让婢子侍候您，为您捧着手巾梳子，是为了使您安心。跟您回去，就丢弃了国君的命令。我不敢跟从，也不敢泄露。”太子圉就逃回晋国。

周大夫富辰对周王说：“请您把王子带召回来。《诗》中说：‘和他的邻居融洽，姻亲才能十分友好。’我国兄弟都不融洽，哪能埋怨诸侯的不顺服？”周王听了很高兴。王子带从齐国回到京师，这是周王把他召回来的。

邾人由于鲁国帮助须句的缘故出兵。僖公轻视它，不设防而抵御。臧文仲说：“国家无所谓弱小，不能轻视。没有防备，人虽然多，还是不足依靠的。诗说：‘战战兢兢，如同面向深渊，如同踩着薄冰。’又说：‘谨慎又谨慎，上天光明普照，得到天命不容易啊！’以先生的美德，还没有不困难的，没有不戒惧的，何况我们小国呢？君王不要认为邾国弱小，黄

峰、蝎子都有毒，何况一个国家呢？”僖公不听。

八月初八，僖公和邾军在升陞作战，我军大败。邾军获得僖公的头盔，挂在鱼门上。

楚人攻打宋国以救援郑国。宋公准备作战，大司马公孙固劝阻说：“上天丢弃我们已经很久了，您想复兴它，这是违背上天而不能赦免的。”宋公不听。

冬天十一月初一，宋襄公和楚人在泓水边上作战。宋军已经排成队列，楚军还没有全部渡河。大司马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等他们没有全部渡过河的时候，请君王下令攻击他们。”宋公说：“不行。”楚军渡过以后还没有排开阵势，大司马又把刚才的意见报告宋襄公。宋公说：“还不行。”等楚军排开阵势然后攻击他们，宋军被打得大败，宋公腿上受伤，门官被歼灭。

都城的人都归罪于宋襄公。宋公襄说：“君子不伤害伤员，不擒捉头发花白的人。古代的作战，不在险隘的地方阻击。寡人虽然是殷商亡国的后裔，不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公子目夷说：“国君不懂得作战。强大的敌人，由于地形险隘而没有摆开阵势，这是上天在帮助我；阻击他们，不也是可以的吗？就这样还怕有失。现在强大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虽然是老头子，俘虏了就抓回来，管什么头发花白不花白。说明什么是耻辱，教导士兵作战，这是为了杀死敌人。敌人受伤而没有死，为什么不可以再伤害他一次？如果爱惜敌人伤员而不再次伤害，就应当起初就不伤害他；爱惜他们头发花白的人，就应当向他们投降。军队，由于有利才加以使用；鸣金击鼓，是用声音来鼓励士气。有利而使用，

在狭路阻击是可以的；鼓声大作鼓舞了士气，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也是可以的。”

十一月初八早晨，郑文公夫人聃氏、姜氏在柯泽慰劳楚成王。楚成王派师縵把俘虏和被杀死的敌人的左耳给她们看。君子评论说：“这是不合乎礼的。女人送迎不出房门，和弟兄相见不出门槛，战争中不接近女人的用具。”

初九，楚成王进入郑国接受享礼，主人敬酒九次，院子里陈列的礼品有一百件，另外再加筵豆食品六件。夜里宴请完毕出来，文聃送他到军营里。楚成王带了郑国的两个侍妾回去。叔詹说：“楚王恐怕不得善终吧！执行礼节而最后至于男女没有区别。男女没有区别不能认为合乎礼，他将怎么能得到善终。”诸侯因此知道他不能完成霸业。

二十三年春天，齐孝公攻打宋国，包围缙地，讨伐它不到齐国参加会盟。

夏天五月，宋襄公去世，因为在泓地作战受伤的缘故。

秋天，楚国的子玉领兵攻打陈国，讨伐它和宋国勾结。占取了焦、夷两地，在顿地筑城后回国。子文把这些作为他的功劳，让他做令尹。叔伯说：“您把国家怎么办？”子文回答说：“我是用这个来安定国家的。有了大功而不居高位，这样的人能够安定国家的有几个？”

九月，晋惠公去世。怀公即位，命令臣下不准跟随逃亡在外的人。规定了期限，到期不回来的，不赦免。狐突的两个儿子毛和偃跟随重耳在秦国，不肯召他们回国。冬天，怀公逮住狐突，说：“你的儿子回来就赦免。”狐突回答说：“儿子能够做官，父亲把忠诚的道理教导他，这是古代的制度。名

字写在简策上，给主子送了进见的礼物，如果三心二意就是罪过。现在下臣的儿子，名字在重耳那里已经有年头了，如果又召他回来，这是教他三心二意。父亲教儿子三心二意，用什么来事奉国君？刑罚不滥用，这是君王的贤明，下臣的愿望。滥用刑罚以图快意，谁能没有罪？下臣听到命令了。”晋怀公于是杀了狐突。

卜偃推说有病不出门，说：“《周书》上有这样的话：‘伟大贤明而后臣民顺服。’自己如果不贤明，反而杀人以图快意，不也很难持久吗？百姓看不到德行，反而只听到杀戮，他的后代哪里还能享有禄位？”

十一月，杞成公去世。《春秋》记载称“子”，因为杞是夷人。不记载名字，是由于没有和鲁国在一起结盟的缘故。凡是同盟的诸侯，死后就在讣告上写上名字，这是合乎礼的。讣告上写上名字，《春秋》就加以记载，否则就不记载，这是为了避免由于弄不清楚而误记。

晋公子重耳遭到祸难的时候，晋军在蒲城攻打他。蒲城人想要迎战，重耳不同意，说：“依靠了国君父亲的命令而享有抚养百姓的俸禄，因此才得到百姓拥护。有百姓的拥护而反抗，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我还是逃亡吧。”于是就逃亡到狄人那里，跟随的有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攻打廪咎如，俘虏了他两个女儿叔隗、季隗，送给公子。公子娶了季隗，生了伯鲰、叔刘。把叔隗给赵衰做妻子，生了赵盾。公子准备到齐国去，对季隗说：“等我二十五年，不回来再出嫁。”季隗回答说：“我二十五岁了，又再过这些年而出嫁，那就要进棺材了。我等您。”公子在狄一共住

了十二年然后离去。

经过卫国，卫文公不加礼遇。从五鹿经过，向乡下人要饭，乡下人给他一块泥土。公子发怒，要鞭打他。子犯说：“这是上天的赐与啊！”公子叩着头接受，把它装上车子。

到达齐国，齐桓公为他娶妻，有马八十匹。公子安于齐国的生活。跟随的人认为这样不行，准备离去，在桑树下商量。养蚕的侍妾正好在树上听到，把这事告诉姜氏。姜氏杀了她，告诉公子说：“您有远大的志向，听到的人，我已经杀掉了。”公子说：“没有这回事。”姜氏说：“走吧！留恋妻子和贪图安逸，确实败坏名声。”公子不肯。姜氏和狐偃商量，灌醉了公子，然后把他送走。公子酒醒，拿起戈追逐狐偃。

到达曹国，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排比很密，像并成一块，想要看到他裸体的样子。乘他洗澡，在帘子外面观看。僖负羁的妻子说：“我看晋公子的随从，都足以辅助国家。如果用他们作辅助，晋公子必定能回晋国做国君。回到晋国，一定在诸侯中得志。在诸侯中得志而惩罚对他无礼的国家，曹国就是第一个。您何不早一点向他致意呢！”僖负羁于是就向晋公子馈送一盘食品，里边藏着玉璧。公子接受食品，退回玉璧。

到达宋国，宋襄公把马八十匹送给他。

到达郑国，郑文公不加礼遇。叔詹劝谏说：“臣听说上天所赞助的，别人就比不上了。晋公子具有三条，上天或者将要立他为国君吧，您还是以礼相待。父母同姓，子孙不能昌盛。晋公子是姬姓的女子所生而能够活到今天，这是一。遭受逃亡在外的忧患，而上天不使晋国安定，大概是要赞助

他了，这是二。有三个人足以居于别人之上，却跟随着他，这是三。晋国和郑国地位同等，他们的子弟路过还应当以礼相待，何况是上天所赞助的呢？”郑文公没有听从。

到达楚国，楚王设享礼招待他，说：“公子如果回到晋国，用什么报答不佞？”公子回答说：“子、女、玉、帛，那是君王所拥有的；鸟羽、皮毛、象牙、犀革，那是君王土地上所生长的。那些散及晋国的，已经是君王的剩馀了，我能用什么来报答君王呢？”楚王说：“仅管这样，究竟用什么报答我？”公子回答说：“如果托君王的福，得以回到晋国，一旦晋、楚两国演习军事，在中原相遇，那就退避三舍。如果还得不到君王的宽大，那就左手执鞭执弓，右边挂着弓袋箭袋，跟君王较量一下。”子玉请求楚王杀掉他。楚王说：“晋公子志向广大而生活俭约，文辞华美而合乎礼仪。他的随从宽厚忠诚，忠诚有才能而尽力。晋侯没有亲近的人，国外国内都讨厌他。我听说姬姓是唐叔后代，将会最后衰亡，这恐怕是从晋公子为君以后的缘故吧！上天将要使他兴起，谁能够废掉他？违背上天，必然有大灾。”于是就把他送到秦国。

秦伯送给重耳五个女子，怀嬴也在内。怀嬴捧着倒水的匜伺候他洗脸，他洗完了不用手巾擦手，把手上的水甩掉。怀嬴生气说：“秦、晋两国地位对等，为什么轻视我？”公子害怕，换了衣服而把自己囚禁起来表示谢罪。有一天，秦伯设享礼招待他。狐偃说：“我不如赵衰那样的有文采，请您让赵衰跟从赴宴。”公子在宴会上赋《河水》这首诗，秦伯赋《六月》这首诗。赵衰说：“重耳拜谢恩赐！”公子退到阶下，拜，叩头，秦伯走下一级台阶辞谢。赵衰说：“君王把辅助天子的

事命令重耳，重耳岂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天周历正月，秦穆公把公子送回晋国。春秋没有记载这件事，因为晋国没有来报告。

到达黄河，狐偃把玉璧还给公子，说：“下臣背着马笼头马缰绳跟随您在天下巡行，下臣的罪过很多了，下臣自己尚且知道，何况您呢？请您让我从这里走开吧。”公子说：“如果不和舅父一条心，有河神为证！”把他的玉璧扔在黄河里。

渡过黄河，包围了令狐，进入桑泉，占取了臼衰。二月某日，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庐柳。秦伯派遣公子絅到晋国军队里陈说利害。晋军退走，驻扎在郇地。某日，狐偃和秦国、晋国的大夫在郇地结盟。某日，公子到达晋国军队里。某日，进入曲沃。某日，在武公的庙宇中朝见群臣。某日，派人在高粱杀死了怀公。《春秋》没有记载这件事，也是由于晋国没有来报告。

吕、郤两家害怕逼迫，准备焚烧宫室而杀死晋文公。寺人披请求进见。晋侯派人责备他，而且拒绝接见，说：“蒲城那一次，国君命令你过一个晚上到达，你立刻就到了。后来我跟随狄君在渭水边上打猎，你为惠公来杀我，惠公命令你过三个晚上到达，你过两晚就到了。虽然有国君的命令，为什么那么快呢？那支袖子还在，你还是走开吧。”寺人披回答说：“小臣原来认为君王回国以后，已经了解情况了。如果还没有，就会又一次遇到祸难。执行国君的命令只有一心一意，这是古代的制度。除去国君所厌恶的人，只看自己力量如何。蒲人、狄人，对我来说算什么呢？现在您即位做国君，也会同我心目中一样没有蒲、狄吧！齐桓公把射钩的事放在一边，

而让管仲辅助他。君王如果改变这种做法，我会自己走的，哪里需要君王的命令呢？走的人很多，岂独是我受过宫刑的小臣？”晋文公接见了，他就把祸乱告诉了晋侯。三月，晋文公偷偷地和秦伯在王城会见。三十日，宫室被烧。瑕甥、郤芮没有找到晋文公，于是就到了黄河边上，秦伯把他们骗去杀掉。晋文公迎接夫人嬴氏回去。秦穆公赠送给晋国卫士三千人，都是得力的仆人。

当初，晋文公的小跟班头须，是管理财物的。当晋文公在国外的時候，头须偷了财物逃走，把这些钱都用来设法让晋文公回国。等到晋文公回来，头须请求进见。晋文公推托说正在洗头。头须对仆人说：“洗头的时候心就倒过来，心倒了意图就反过来，无怪我不能被接见了。留在国内的人是国家的守卫，跟随在外的是背着马笼头马缰绳的仆人，这也都是可以的，何必要以留在国内的为有罪？国君而仇视普通人，害怕的人就多了。”仆人把这些话告诉晋文公，晋文公马上接见了。

狄人把季隗送回晋国，而请求留下她两个儿子。晋文公把女儿嫁给赵衰，生了赵同、赵括、赵婴齐。赵姬请求迎接盾和他的母亲叔隗。赵衰辞谢不干。赵姬说：“得到新宠而忘记旧好，以后还怎么使用别人？一定要把她接回来。”坚决请求，赵衰允许了。回来以后，赵姬认为赵盾有才，坚决向晋文公请求，把赵盾作为嫡子，而让她自己生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让叔隗作为正妻，而自己居于她之下。

晋文公赏赐跟随他逃亡的人，介之推没有提及禄位，禄位也没有给他。介之推说：“献公的儿子九个，只有国君在世

了。惠公、怀公没有亲近的人，国内国外都丢弃他。上天不绝晋国，必定会有君主。主持晋国祭祀的人，不是国君又是谁？这实在是上天立他为君，而他们几位却以为是自己的力量，这不是欺骗吗？偷别人的财物，尚且叫做盗，何况贪天之功以为自己的力量呢？下面的人把罪过当成合理，上面的人对欺骗加以赏赐，上下相互欺蒙，这就难和他们相处了。”他母亲说：“何不也去求赏？因为这样而死，又能怨谁？”介之推回答说：“明知错误而去仿效，错误就更大了。而且我口出怨言，不能吃他的俸禄。”他母亲说：“也让他知道一下，怎么样？”介之推回答说：“说话，是身体的文饰。身体将要隐藏，哪里用得着文饰？这是去求显露了。”他母亲说：“你能够这样吗？我和你一起隐居起来。”于是后来就隐居而死。当时晋文公到处找寻他没有找到，就把绵上作为他的封田，说：“用这来记载我的过失，同时表扬好人。”

郑军进入滑国的时候，滑人听从命令。军队回去，滑国又亲附卫国。郑国的公子士、子俞弥领兵讨伐滑国。周王派伯服、游孙伯到郑国为滑国求情。郑伯怨恨周惠王回到成周而不给厉公爵位，又怨恨周襄王偏袒卫、滑两国，所以不听周王的命令而逮了伯服和游孙伯。周王发怒，打算领着狄人攻打郑国。富辰劝阻说：“不行。下臣听说：最高的人用德行来安抚百姓，其次的亲近亲属，由近到远。从前周公感伤管叔、蔡叔不得善终，所以把亲戚分封作为周的屏障。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郕、雍、曹、滕、毕、原、酆、郇各国，是文王的儿子。邰、晋、应、韩各国，是武王的儿子。凡、蒋、邢、茅、胙、祭各国，是周公的后代。召穆公忧虑

周德衰微，所以集合了宗族在成周而做诗，说：‘郁李的花儿，花朵是那样漂亮艳丽，现在的人们，总不能亲近像自己兄弟。’它的第四章说：‘兄弟们在墙里争吵，一到墙外就共同对敌。’像这样，那么兄弟之间虽然有小小怨忿，也不能废弃好亲属。现在您不忍耐小怨而丢弃郑国这门亲属，又能把它怎么办？酬答功劳，亲爱亲属，接近近臣，尊敬贤人，这是德行中的大德。靠拢耳聋的人，跟从昏暗的人，赞成固陋的人，使用奸诈的人，这是邪恶中的大恶。抛弃德行，崇尚邪恶，这是祸患中的大祸。郑国有过辅助平王、惠王的功劳，又有厉王、宣王的亲属关系，郑国国君舍弃宠臣而任用三良，在姬姓诸姓中属于近亲，四种德行都具备了。耳朵不能听到五声的唱和是耳背，眼睛不能辨别五色的文饰是昏暗，心里不学德义的准则是固陋，嘴里不说忠信的话是奸诈。狄人效法这些，四种邪恶都具备了。周室具有美德的时候，尚且说‘总不能亲近得像兄弟’，所以分封建制。当它笼络天下的时候，尚且害怕有外界的侵犯；抵御外界侵犯的措施，没有比亲近亲属再好的了，所以用亲属作为周室的屏障。召穆公也是这样说的。现在周室的德行已经衰败，而这时又改变周公、召公的措施以跟从各种邪恶，恐怕不可以吧！百姓没有忘记祸乱，君王又把它挑起来，怎么来对待文王，武王呢？”周王不听，派遣颓叔、桃子出动狄军。

夏天，狄人讨伐郑国，占取了栎地。

周王感谢狄人，准备把狄君的女儿作为王后。富辰劝阻说：“不行。臣听说：‘报答的人已经厌倦了，施恩的人还没有满足。’狄人本来贪婪，而您又引导他们。女子的德行没有

尽头，妇人的怨恨没有终了，狄人必然成为祸患。”周王又不听。

当初，王子带受到惠后的宠爱，惠后打算立他为嗣君，没有来得及就死去了。王子带逃亡到齐国，周王让他回来，他又和隗氏私通。周王废了隗氏。颓叔、桃子说：“狄人所以这样，实在是我们指使的，狄人会恨我们。”就奉事王子带攻打周王。周王的侍卫人员准备抵御他们，周王说：“如果杀死太叔，先王后将会说我什么？宁可让诸侯来想办法。”周王于是就离开成周，到达坎渰，都城的人又把周王接回去。秋天，颓叔、桃子奉事率领狄人的军队进攻成周，把周军打得大败，俘虏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周王离开成周去郑国，住在汜地。王子带和隗氏住在温地。

郑国子华的兄弟子臧逃亡到宋国，喜欢收集鹖毛冠。郑伯听到了很讨厌他，让人骗他出来。八月，骗他出来的人把他杀死在陈国和宋国交界的地方。

君子评论说：“衣服不合适，这是身体的灾祸。《诗》中说：‘那一个人啊，和他的服饰不能相称。’子臧的服饰，就是不相称啊！《诗》中说：‘自己给自己找来忧戚。’这话正适用于子臧。《夏书》说：‘大地平静，上天成全。’这就是上下相称了。”

宋国和楚国讲和，宋成公到楚国。回国时，进入郑国。郑伯打算设享礼招待他，向皇武子询问礼仪。皇武子回答说：“宋国是先朝的后代，在周室是客人。天子祭祀宗庙，要送给他祭肉；有了丧事，宋国国君来吊唁，天子是要答拜的。招待他尽量丰盛，是可以的。”郑伯听从皇武子的话，设享礼招

待宋公，比常礼有所增加，这是合乎礼的。

冬天，周王的使者前来报告发生的祸难，说：“不佞缺乏德行，得罪了母亲所宠爱的儿子王子带，现在僻处在郑国的汜地，谨敢以此报告叔父。”臧文仲回答说：“天子在外边蒙尘，岂敢不赶紧去问候左右。”周王派简师父到晋国通报，派左鄢父到秦国报告。天子无所谓出国，《春秋》记载说“天王出居于郑”，意思是由于躲避兄弟所造成的祸难。天子穿着凶服，自称“不佞”，这是合乎礼的。

郑文公和孔将钺、石甲父、侯宣父到汜地问候天子的官员，检查供应天子的器用，然后听取有关郑国的政事，这是合乎礼的。

卫国人打算攻打邢国，礼至说：“不做他们的官，国家是不能得到的。我请求让我们兄弟去邢国做官。”于是他们就前去邢国，做了官。

二十五年春天，卫军攻打邢国，礼氏两兄弟跟随国子在城上巡察，两人左右挟持国子把他扔到城外，杀死了他。正月二十日，卫文公毁灭邢国。由于卫国和邢国同姓，所以记载卫侯的名字。礼至在铜器上作铭文说：“我挟持杀死国子，没有人敢来阻止。”

秦伯把军队驻扎在黄河边上，准备送周王回朝。狐偃对晋文公说：“求得诸侯的拥护，没有像为天子的事情尽力这样有效了。可以得到诸侯信任，而且合于大义。继续文侯的事业，同时信用宣扬在诸侯之中，现在可以做了。”

让卜偃占卜，说：“吉利。得到黄帝在阪泉作战的预兆。”晋侯说：“我当不起啊。”卜偃回答说：“周室的礼制没有改变，

现在的王，就是古代的帝。”晋侯说：“占筮！”又占筮，得到《大有》䷍变成《睽》䷥，说：“吉利。得到‘会被天子设享礼招待’这一卦，战胜以后天子设享礼招待，还有比这大的吉利吗？而且这一卦，天变成水泽以承受太阳的照耀，象征天子自己降格而迎接您，不也是可以的吗？《大有》变成《睽》而又回到本卦，天子也就会回到他的处所。”

晋侯辞退秦军，顺流而下。三月十九日，军队驻扎在阳樊，右翼部队包围温国，左翼部队迎接周王。夏天四月初三，天子进入王城。在温邑抓住王子带，把他杀死在隰城。

初四，晋侯朝觐周王。周王用甜酒招待晋侯，又让晋侯向自己敬酒。晋侯请求死后能用隧道葬他，周王没有允许，说：“这是天子的典章。还没有取代周室的德行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叔父所不喜欢的。”赐给晋侯阳樊、温、原、欒茅的田地。晋国在这时候开始开辟南阳的疆土。

阳樊人不服，晋国军队包围了阳樊。仓葛大喊说：“德行用来安抚中原国家，刑罚用来威慑四方夷狄，你们这样干，无怪我们不敢降服了。这里谁不是天子的亲戚，难道能俘虏他们吗？”于是就放百姓出城。

秋天，秦国和晋国攻打郿国。楚国的子仪、屈御寇率领申、息两国的军队戍守商密。秦军经过析地，绕道丹江水湾，同时捆绑着自己的士兵假装俘虏，以包围商密，黄昏的时候逼近城下。夜里，掘地歃血，把盟书放在上面，假装和子仪克、屈御寇盟誓的样子。商密人害怕，说：“秦国已经占领析地了！戍守的人背叛了！”于是就向秦军投降。秦国军队囚禁了申公子仪、息公屈御寇而回国。楚国的令尹子玉追赶秦军，

没有赶上。楚军就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回顿国。

冬天，晋文公包围原国，命令携带三天的粮食。到了三天原国不投降，就下令离开。间谍从城里出来，说：“原国准备投降了。”军吏说：“请等待一下。”晋侯说：“信用，是国家的宝贝，百姓靠它庇护。得到原国而失去信用，用什么庇护百姓？所丢掉的东西更多。”退兵三十里后，原国投降了。晋文公把原伯贯迁到冀地。任命赵衰作为原国大夫，狐溱作为温大夫。

卫人调停莒国和我国。十二月，僖公和卫子、莒庆在洮地结盟，重温卫文公时代的旧好，同时和莒国讲和。

晋侯向寺人勃鞞询问镇守原地的人选。他回答说：“以前赵衰用壶携带了食物跟随您，一个人走在小道上，饿了也不去吃它。”所以晋侯让赵衰作为原大夫。

二十六年春天，周历正月，僖公会见莒兹丕公、宁庄子，在向地结盟。重申洮地盟会的旧好。

齐国军队攻打我国西部边境，表示对洮、向两次盟会的不满。

夏天，齐孝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卫军攻打齐国，这是卫国履行洮地盟约的缘故。

僖公派遣展喜犒劳军队，派他向展禽请教如何措辞。齐侯没有进入我国国境，展喜出境随从，说：“寡君听说君王亲自出动大驾，将要光临敝邑，所以派遣下臣来犒劳您的左右侍从。”齐侯说：“鲁国人害怕吗？”展禽回答说：“小人害怕了，君子就不。”齐侯说：“房屋中像挂起的磬一样空无一物，四野里连青草都没有，凭什么不害怕？”展喜回答说：“凭着

先生的命令。从前周公、太公辅佐周室，协助成王。成王慰劳他们，赐给他们盟约，说：‘世世代代的子孙不要互相侵犯。’这个盟约藏在盟府之中，由太史掌管。桓公因此纠合诸侯，商讨解决他们之间的不和协，弥补他们的缺失，救援他们的灾难，这都是显扬过去的职责。等君王即位，各国盼望说：‘他会继续桓公的功业罢！’敝邑因此不敢保城聚众，说：‘难道他即位九年，就丢弃王命、废弃职责？他怎么对待先君？他一定不会这样的。’靠着这个，所以不害怕。”齐侯就回国了。

东门襄仲、臧文仲到楚国请求出兵。臧文仲进见子玉而引导他攻打齐、宋两国，因为它们不肯奉事楚国。

夔子不祭祀祝融和鬻熊，楚人责备他。夔子回答说：“我们的先王熊挚有病，鬼神不肯赦免他，所以自己流窜到夔，我国因此失去楚国的救助，又祭祀什么？”秋天，楚国的子玉、子西领兵灭亡夔国，逮了夔子回国。

宋国因为他们曾经对晋侯表示友善，所以背叛楚国而靠拢晋国。冬天，楚国的令尹子玉、司马子西领兵攻打宋国，包围缙地。

僖公指挥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占取了谷地。凡是出兵，能够随意指挥别国军队叫做“以”。把桓公的儿子雍安置在偃地，雍巫奉事他作为鲁国的后援。桓公的儿子七个人，在楚国做了七个大夫。

二十七年春天，杞桓公前来朝见。由于他用的是夷人的礼节，所以《春秋》称他为“子”。僖公看不起杞子，由于他认为杞子不恭敬。

夏天，齐孝公去世。虽然对齐国有怨恨，但是仍然没有

废弃对邻国君主的丧礼，这是合乎礼的。

秋天，公子遂领兵攻入杞国，这是为了责备杞桓公的无礼。

楚成王准备包围宋国，派遣子文在睥地演习作战，一早上就完事，没有杀一个人。子玉又在芳地演习作战，一天才完事，鞭打七个人，用箭穿了三个人的耳朵。元老们都祝贺子文。子文招待他们喝酒。芳贾年纪还小，后到，不祝贺。子文问他，回答说：“不知道祝贺什么。您把政权传给子玉，说‘为了安定国家’，安定于内而失败于外，所得到的有多少？子玉作战失败，是由于您的推举。推举而使国家失败，将要祝贺什么呢？子玉刚强而无礼，不能治理百姓，率领兵车超过三百辆，恐怕就不能回来了。如果回来，再祝贺，嫌什么晚呢？”

冬天，楚成王和诸侯包围宋国。宋国的公孙固到晋国告紧急。先轸说：“报答施舍、救援患难，取得威望、成就霸业，都在这里了。”狐偃说：“楚刚刚得到曹国，又新近在卫国娶妻，如果讨伐曹、卫两国，楚国必定救援，那么齐国和宋国就可以免于被攻了。”晋国因此而在被庐阅兵，建立三个军，商量元帅的人选。赵衰说：“郤穀可以。我屡次听到他的话，知道他喜爱礼乐而重视《诗》《书》。《诗》《书》，是道义的府库；礼乐，是德行的法则；德行礼义，是利益的根本。《夏》书说：‘有益的话全部采纳，根据后果加以试验，如果成功，用军马衣服作为酬劳。’您不妨试一下！”于是晋文公派郤穀率领中军，郤溱辅助他。派狐偃率领上军，狐偃让给狐毛而自己辅助他。任命赵衰为卿，赵衰让给栾枝、先轸。派

栾枝率领下军，先轸辅助他。荀林父驾御战车，魏武子作为车右。

晋文公一回国，就训练百姓，过了两年，就想使用他们。狐偃说：“百姓还不知道道义，还没能各安其位。”晋文公就离开晋国去安定周襄王的君位，回国后致力於便利百姓，百姓就安於他们的生计了。又打算使用他们，狐偃说：“百姓还不知道信用，还不能明白它的作用。”就攻打原国来让百姓看到信用。百姓做买卖不求暴利，交易分明，名码实价。晋文公说：“行了吗？”狐偃说：“百姓还不知道礼仪，没有产生应有的恭敬。”由此举行盛大阅兵来让百姓看到礼仪，建立执秩来规定官员的职责。等到百姓听到事情能够分清是非，然后才使用他们。赶走偃地的驻军，解除宋国的包围，一次战争而称霸诸侯，这都是晋文公教化的结果。

二十八年春天，晋侯打算讨伐曹国，向卫国借路。卫国不答应。回军，从河南渡过黄河，侵袭曹国，讨伐卫国。正月初九，占取了五鹿。二月，郤穀死了。先轸率领中军，胥臣辅助下军，把先轸提升，是为了重视德行。晋文公和齐昭公在斂盂结盟。卫成公请求参加盟约，晋人不答应。卫成公想结交楚国，国内的人不愿意，所以赶走了他们的国君，来讨好晋国。卫侯离开国都住在襄牛。

公子买在卫国戍守，楚人救援卫国，没有得胜。僖公对晋国害怕，杀了公子买来讨好晋国。骗楚国人说：“他驻守没有满期就想走，所以杀了他。”

晋文公包围曹国，攻城时战死的人很多，曹军把晋军尸体陈列在城上，晋侯很担心。听了役卒的主意，声称“在曹

国人的墓地宿营”。军队转移。曹国人恐惧，把他们得到的晋军尸体装上棺材运出来。晋军乘他们恐惧之时攻城。三月初八，进入曹国，责备他们不任用僖负羁，坐车的反倒有三百人，并且说当年观看自己洗澡现在罪有应得。下令不许进入僖负羁的家里，同时赦免他的族人，这是为了报答恩惠。魏武子、颠颉发怒说：“不帮有功劳有苦劳的人打算，还报答个什么？”放火烧了僖负羁的家。魏武子胸部受伤，晋文公想杀他，但又爱惜他的才能，派人送东西去，同时观察病情。如果伤得很厉害，就准备杀了他。魏文公捆紧胸膛出见使者，说：“由于国君的威灵，难道我敢安逸吗！”说着就向上跳了好多次，又向前跳了好多次，表示自己身体正常。晋文公于是就饶恕了他，杀死颠颉通报全军，立舟之侨作为车右。

宋国派门尹般到晋军中告急。晋侯说：“宋国来告情况危急，不管它就会断绝了交往，请求楚国解围，他们又不答应。我们想作战，齐国和秦国又不同意，怎么办？”先轸说：“让宋国撇开我国而去给齐国、秦国赠送财礼，假借他们两国去请求楚国。我们逮住曹国国君，而分曹国、卫国的田地给宋国。楚国喜欢曹国、卫国，必定不答应齐国和秦国的请求。齐国和秦国对宋国的财礼喜欢而对楚国的固执生气，能够不打吗？”晋文公很高兴，逮住了曹伯，把曹国和卫国的田地分给了宋人。

楚成王进入申邑住下，让申公叔侯离开偃地，让子玉离开宋国，说：“不要去追逐晋国军队！晋侯在外边，十九年了，结果得到了晋国。险阻艰难，全尝过了；民情真伪，都知道了。上天给予他年寿，同时除去了他的祸害，上天所设置的，

难道可以废除吗?《军志》说:‘适可而止。’又说:‘知难而退。’又说:‘有德的人不能抵挡。’这三条记载,适用于晋国。”子玉让伯棼请战,说:“不敢说一定有功劳,愿意以此塞住奸邪小人的嘴巴。”楚成王发怒,少给他军队,只有西广、东宫和若敖的一百八十辆战车跟去。

子玉派楚国大夫宛春到晋军中报告说:“请恢复卫侯的君位同时把土地退还曹国,我也解除对宋国的包围。”狐偃犯说:“子玉无礼啊!给君王的只是解除对宋国的包围一项,而要求君王给出的却是复卫封曹两项。——机会不可失掉了。”先轸说:“君王答应他!安定别人叫做礼,楚国一句话而安定三国,我们一句话而使它们灭亡。我们就无礼,凭什么来作战呢?不答应楚国的请求,这是抛弃宋国;救援了又抛弃他,将对诸侯说什么?楚国有三项恩惠,我们有三项怨仇,怨仇已经多了,打算凭什么作战?不如私下答应恢复曹国和卫国来离间他们,逮了宛春来激怒楚国,等打起仗来再说。”晋文公很高兴。于是把宛春囚禁在卫国,同时私下允诺恢复曹、卫。曹、卫就和楚国绝交。

子玉发怒,追逐晋军。晋军退走。军吏说:“国君躲避臣下,这是耻辱;而且楚军已经衰疲了,为什么退走?”狐偃说:“出兵作战,理直就是气壮,理曲就是气衰,哪里在于在外边时间的长久呢?如果没有楚国的恩惠,我们到不了这里。避三舍回避他们,就是作为报答。背弃恩惠而说话不算数,用这来庇护他们的仇人,我们理曲而楚国理直,加上他们的士气一向饱满,不能认为是衰疲。如果我们退走而楚军回去,我们还要求什么?如果他们不回去,国君退走,而臣下进犯,他

们就理曲了。”晋军后退三舍。楚国将士要停下来，子玉不同意。

夏天四月初一，晋文公、宋成公、齐国的国归父、崔夭、秦国的小子憖驻在城濮。楚军背靠着险要的丘陵扎营，晋文公担心这件事。听到役卒吟诵说：“休耕田里的草绿油油，丢开旧的而对新的加以犁锄。”晋侯很怀疑。狐偃说：“出战吧！战而得胜，一定得到诸侯；如果不胜，我国外有大河，内有高山，一定没有什么害处。”晋文公说：“对楚国的恩惠怎么办？”栾枝说：“汉水以北的姬姓诸国，楚国都把他们吞并完了。想着小恩惠而忘记大耻辱，不如出战。”晋文公梦见和楚成王搏斗，楚成王伏在自己身上咀嚼自己的脑子，因而害怕。狐偃说：“吉利。我得到上天，楚国伏罪，而且我们已经柔服他们了。”

子玉派遣斗勃请战，说：“请和君王的斗士作一次角力游戏，君王靠在车横板上观看，子玉可以陪同君王一起观看了。”晋文公派遣栾枝回答说：“寡君听到命令了。楚君的恩惠，没有敢忘记，所以我们退到了这里。以为大夫已经退兵了——臣下难道敢抵挡国君吗？既然大夫不肯退兵，那就烦大夫对贵部将士说：‘驾好你们的战车，忠于你们的国事，明天早晨将要见面。’”

晋国战车七百辆，车马装备齐全。晋侯登上有莘的废城观看军容，说：“年少的和年长的排列有序，合乎礼，可以使用了。”就命令砍伐山上的树木，以增加武器。

初二，晋军在莘北摆开阵势，胥臣让下军分别抵挡陈、蔡军队。子玉用若敖的一百八十乘率领中军，说：“今天就一定

没有晋国了。”子西率领左军，斗勃率领右军。胥臣把马蒙上老虎皮，先攻陈、蔡两军。陈、蔡两军奔逃，楚军的右翼部队溃散。狐毛派出前军两队击退楚军的溃兵。栾枝让车子拖着木柴假装逃走，楚军追击，先轸、郤溱率领中军的禁卫军拦腰袭击。狐毛、狐偃率领上军夹攻子西，楚国的左翼部队溃散。楚军大败。子玉及早收兵，仅仅他的直属部队得以不败。

晋军休整三天，吃楚军留下的粮食，到初六起程回国。二十七日，到平衡雍，为周王在践土建了一座王宫。

这一战役之前的三个月，郑文公派军队到楚国助战，由于楚军已经失败而害怕，就派遣子人九和晋国讲和。晋国的栾枝进入郑国和郑伯订立盟约。五月初九，晋侯和郑文公在平衡雍结盟。

初十，把楚国俘虏献给周王：驷马披甲的战车一百辆，步兵一千人。郑文公作为相礼，用的是周平王时的礼节。十二日，周王设享礼用甜酒招待晋文公，又允许他向自己敬酒。周王命令尹氏和王子虎、内史叔兴策命晋文公为诸侯的领袖，赐给他大辂车、戎辂车以及相应的服装仪仗，红色的弓一把、红色的箭一百支，黑色的弓十把和箭一千支，黑黍加香草酿造的酒一卣，勇士三百人，说：“周王对叔父说：‘恭敬地服从周王的命令，安抚四方诸侯，惩治王朝的邪恶。’”晋文公辞谢三次，然后接受命令，说：“重耳谨再拜叩头，接受和宣扬天子的重大赐命。”接受策书后离开了成周。从进入成周到离开，朝觐了三次。

卫文公听说楚国兵败，害怕，逃亡到楚国，又到了陈国，

派遣元暉奉事叔武去接受盟约。二十六日，王子虎和诸侯在天子的庭院里盟誓，约定说：“全都辅助王室，不要互相伤害！谁要违背盟约，神灵就要诛杀，使他军队颠覆，不能享有国家，直到你的玄孙，不论老老小小。”君子认为这次结盟是守信用的，认为晋国在这次战役中能够用道德来进攻。

当初，楚国的子玉自己制作了镶玉的马冠马鞅，还没有使用。作战之前，梦见黄河河神对他说：“送给我！我赐给你孟诸的沼泽地。”子玉没有送去。他儿子成大心与子西让荣黄劝谏，子玉不听。荣黄说：“死而有利于国家，尚且还要去做，何况是美玉呢？这不过是粪土而已。如果可以使军队成功，有什么可爱惜的？”子玉仍然不肯。荣黄出来告诉两个人说：“不是神灵要令尹失败，令尹不以百姓的事情为重，实在是自己找来失败啊。”子玉失败之后，楚成王派人对他说“申、息的子弟大多伤亡了，大夫如果回来，怎么向申、息两地的父老交代呢？”子西、成大心说：“子玉打算自杀，我们两个阻止他，说：‘不要自杀，国君还打算杀你呢。’”到达连伾，子玉就自杀了。

晋文公听到以后喜形于色，说：“没有人来害我了。叔伯做令尹，不过是奉养自己而已，心思不在百姓身上了。”

有人在卫成文面前诬告元暉说：“他立了叔武做国君了。”元暉的儿子元角跟随卫侯，卫侯派人杀了他。元暉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卫侯的命令，还是奉事叔武回国摄政。

六月，晋国人恢复卫侯的君位。宁武子和卫国官吏、大族等在宛濮结盟，说：“上天降祸卫国，君臣不和协，所以才遭到这样的忧患。现在天意保佑我国，让大家放弃成见而互

相协同。没有留下的人，谁来守卫国家？没有跟随君王的人，谁去保卫那些牧牛养马的人？由于不和协，因此乞求在大神之前明白宣誓，以求天意保佑。从今天已经订立盟约之后，在外的人不要倚仗自己的辛劳，留下的人不要害怕有罪。谁要违背盟约，祸害就降临到他头上。神灵和先君在上，加以惩罚诛杀。”国人听到了这个盟约，才没有三心二意。

卫侯比约定的日期先进入卫国，宁子在卫侯之前，长牂看守城门，以为他是国君的使者，和他同乘一辆车进入。公子歆犬、华仲作为前驱，叔武正要洗发，听说国君来到，很高兴，握着头发跑出来，前驱却把他射死了。卫侯知道他没有罪，把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而哭他。歆犬逃跑，卫侯派人把他杀了。元暉逃亡到晋国。

在城濮的战役中，晋军的中军在沼泽地遇到大风，丢掉了前军左边的大旗。祁瞒犯了军令，司马把他杀了，并通报诸侯，派茅茷代替他。军队回来，六月十六日，渡过黄河，舟之侨先行回国，士会代理车右。秋天，七月某日，胜利归来，高唱胜利曲进入晋国，在太庙报告俘获和杀死敌人的数字，置酒犒赏，征召诸侯会盟和攻打三心二意的国家。杀舟之侨并通报全国，百姓因此大为顺服。君子认为晋文公“能够严明刑罚，杀了三个罪人而百姓顺服。《诗》中说，‘施惠于中原国家，安定四方的诸侯’，说的就是没有失去公正的赏赐和刑罚。”

冬天，僖公和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在温地会见，商量讨伐不顺服的国家。

卫侯和元暉争讼，宁武子作为卫侯的诉讼人，鍼庄子作

为卫侯的代理人，士荣作为卫侯的答辩人。卫侯没有胜诉。作为诸侯领袖的晋国杀了士荣，砍了鍼庄子的脚，认为宁武子忠诚而赦免了他。逮捕卫侯，把他送到京师，关在牢房里。宁子负责给卫侯送衣食。元暉回到卫国，立公子瑕为国君。

这次温地的会盟，晋侯召请周王前来，带领诸侯朝见，并且让周王打猎。孔子说：“以臣下而召请君主，是不能以此为榜样的。”所以《春秋》记载说“天王狩于河阳”，就是说这里已经不是周王的地方了，而且是为了表明晋国的功德而避讳的说法。

十月初七日，僖公到周王的住处朝觐。

十一月十二日，诸侯包围许国。

晋文公有病，曹伯的小跟班侯獬贿赂筮史，让他把得病的原因说成是由于灭了曹国。他就对晋文公说：“齐桓公主持会盟分封异姓之国，现在君王主持会盟而灭同姓之国。曹国的叔振铎，是文王的儿子；先君唐叔，是武王的儿子。而且会合诸侯而灭掉兄弟之国，这是不符合礼仪的；曹国和卫国一起得到君王的许诺，但是不能一起复国，这是不讲信用的；罪过相同而惩罚不同，这是不讲刑律的。礼用来推行道义，信用用来保持礼，刑律用来纠正邪恶。丢开了这三项，君王准备怎么办？”晋侯很高兴，恢复了曹伯的君位，曹伯就在许国和诸侯会盟。

晋文公建立了三个步兵军来抵御狄人，荀林父率领中行，屠击率领右行，先蔑率领左行。

二十九年春天，介葛卢前来朝见，让他住在昌衍山上。当时僖公正在参加会见，赠送给他草料、粮食，这是合乎礼的。

夏天，僖公和王子虎、晋国的狐偃、宋国公孙固、齐国国归父、陈国辕涛涂、秦国小子憖在翟泉结盟，重申践土的盟约，同时策划讨伐郑国。《春秋》没有记载参加结盟的卿，这是表示谴责他们。按照礼制，诸侯的卿不能参加公侯的会见，参加伯子男的会见是可以的。

秋天，有大雨和雹子，成了灾害，春秋才加以记载。

冬天，介葛卢前来，因为前次没有见到僖公，再次来朝。对他加以礼遇，再加上燕礼和赠送上等财货。

介葛卢听到牛叫，说：“这头牛生了三头小牛，都用来祭祀了。它的声音表示出是这样的。”加以询问，果真如此。

三十年春天，晋国人侵袭郑国，以此来试探郑国是否可以攻打。狄人钻了晋国担心郑国这个空子，夏天，狄人进攻齐国。

晋文公派医生衍毒死卫侯。宁俞贿赂医生，让他减轻了毒药的成分，所以卫侯没有死。僖公为他请求，把玉献给周王和晋侯，都是十对。周王允许了。秋，就释放了卫侯。

卫侯派人贿赂周黻、冶廛说：“如果能接纳我当国君，我让你们当卿。”周、冶两人杀了元咺和公子瑕、子仪。卫侯回国，在太庙祭祀先君，周、冶两人已经穿好礼服，准备接受任命，周黻先进太庙，到门口，发病而死。冶廛辞去了卿位。

九月初十，晋穆公、秦文公包围郑国，因为它对晋国无礼，而且向着楚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汜南。

郑国大夫佚之狐对郑穆公说：“国家危险了。如果派遣烛之武去进见秦君，他们的军队一定退走。”郑穆公听从了他的话。烛之武推辞说：“下臣年壮的时候，尚且不如别人；现在

老了，无能为力了。”郑伯说：“我没有能及早任用您，现在形势危急而来求您，这是寡人的过错。如果郑国灭亡，您也有不利啊。”烛之武答应了。夜里用绳子从城上吊出城来，进见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包围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如果灭亡郑国而对君王有好处，那是值得劳动君王左右随从的。越过别国而以远方的土地作为飞地，君王知道是不容易的，哪里用得着灭亡郑国来为邻国增加土地？邻国的加强，就是君王的削弱。如果赦免郑国让它做东道主，那么使者往来时，供应他所缺少的一切，对君王也没有害处。而且君王曾经把好处赐给晋国国君了，他答应给君王焦、瑕两地，早晨渡河回国，晚上就设版筑城，这是君王所知道的。晋国哪有满足？晋国已经东边向郑国开拓土地，又要肆意开拓它西边的土地。不损害秦国，到哪里去取得土地？损害秦国而有利于晋国，请君王考虑。”秦穆公很高兴，和郑人结盟，派遣杞子、逢孙、杨孙在郑国戍守，就把军队撤退了。

狐偃请求攻击秦军。晋文公说：“不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力量，我们到不了今天。依靠了别人的力量反而去败坏他，这是不仁；失掉了同盟国家，这是不智；用动乱代替整齐，这是不武。我还是回去吧。”晋侯也就撤军回国。

当初，郑国的公子兰逃亡到晋国，跟随晋文公讨伐郑国时，请求不要参加对郑国的包围。晋侯答应了，让他在东部边境等候命令。郑国的石甲父、侯宣多把他接回来做太子，以此为条件和晋国讲和，晋国允许了。

冬天，周王派遣周公阅前来聘问，宴请他的食物有昌蒲菹、白米糕、黑黍糕和虎形块盐。周公阅推辞说：“国家的君

王，文治足以显扬四方，武功可以使人畏惧，那么就可以备有特殊物品宴请，以象征他的德行；进五味的调和，献美好的粮食，监的形状像老虎，以象征他的功业。我怎么当得起这种待遇？”

东门襄仲将要到成周聘问，就乘机到晋国作初次聘问。

三十一年春天，取得济水以西的土田，这是分割曹国的土地。派臧文仲前去，住在重地的宾馆里。重地宾馆里的人告诉他说：“晋侯新近得到诸侯，必然亲近恭顺他的人，你不快点走，将会赶不上。”臧文仲听从了。所分割的曹国的土地，从洮水以南，东边挨着济水，原来都是曹国的土地。

襄仲到晋国去，拜谢取得曹国的田地。

夏天四月，四次占卜郊祭的吉凶，都不吉利，于是不举行郊祭，不杀牛羊，这是不合乎礼制的。然而仍旧望祭三次，这也是不合乎礼制的。按照礼，不占卜常规的祭祀，而只是占卜使用的牺牲和日期。牛，在占卜到好日子以后就改称牲。已经成为牲而还要占卜郊祭的吉凶，这是在上者侮慢大典亵渎龟甲。望祭，是郊祭的细节，不举行郊祭，也不必举行望祭。

秋天，晋国在清原检阅军队，建立五个军来抵御狄人。赵衰被任命为卿。

冬天，狄人包围卫国，卫国迁移到帝丘，占卜的结果说可以立国三百年。

卫成公梦见他的始祖康叔说：“夏后帝启之孙相夺走了我的祭献。”成公命令祭祀相。宁武子不同意，说：“鬼神如果祭祀者不是他的同族，就不享用那种祭品。杞国和郑国为什

么不祭祀相？相在杞国和卫国没有受到祭献很久了，这不是卫国的罪过，不能违犯成王、周公所规定的祭祀，请求您改变祭祀相的命令。”

郑国的泄驾讨厌公子瑕，郑伯也讨厌他，所以公子瑕逃亡到楚国。

三十二年春天，楚国的斗章到晋国请求媾和，晋国的阳处父到楚国回聘，晋国和楚国从此开始正式交往。

夏天，狄人发生动乱，卫军侵袭狄人，狄人请求讲和。秋天，卫国和狄结盟。

冬天，晋文公去世。十二月初十，准备把棺材送到曲沃停放。离开绛城时，棺材里有声音像牛叫。卜偃让大夫跪拜，说：“国君发布军事命令：将要有西边的军队过境而袭击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大获全胜。”

杞子从郑国派人告诉秦国说：“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北门的钥匙，如果偷偷地发兵前来，郑国都可以得到的。”秦穆公访问蹇叔。蹇叔说：“使军队疲劳而去侵袭远地，我没有听说过。军队疲劳，力量衰竭，远地的主人有防备，恐怕不行吧！我们军队所作所为，郑国一定知道，我们费了力气而没有用武之地，士兵一定会有抵触的情绪。而且行走一千里，谁会不知道？”秦穆公不接受劝告。召见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让他们从东门外出兵。蹇叔哭着送他们说：“孟子，我只能看到军队出去而看不到回来了！”秦穆公派人对他来说：“你知道什么？如果你六、七十岁死了，你填上的树木长得可以合抱了。”蹇叔的儿子在军队里，蹇叔哭着送他，说：“晋国人必定在淆山抵御，淆山有两座山陵。它的南陵，是夏后皋的坟

墓；它的北陵，文王在那里避过风雨。你必定死在两座山陵之间，我来收你的尸骨吧！”秦国军队就出发东进了。

三十三年春天，秦国军队经过成周北门，战车上除了御者以外，车左、车右都脱去头盔下车致敬，随即跳上车去的有三百辆战车的将士。王孙满年纪还小，看到这种情况，对周王说：“秦国军队轻佻无礼，一定失败。轻佻就缺少计谋，无礼就满不在乎。进入险地而满不在乎，又不能出主意，能够不打败仗吗？”

到达秦军滑国，郑国的商人弦高准备到成周做买卖，碰到秦军，先送秦军四张熟牛皮，再送十二头牛犒劳军队，说：“寡君听说您准备经过敝邑，派我谨来犒赏您的随从。敝邑贫乏，为了您的随从在这里逗留，住下就预备一天的供应，离开就准备一夜的保卫。”同时弦高又派邮车紧急地向郑国报告。

郑穆公派人去探看杞子等人的馆舍，发现他们已经装束完毕、磨砺武器、喂饱马匹了。就派皇武子辞谢他们，说：“大夫们久住在这里，敝邑的干肉、粮食、牲口都用尽了。为了大夫们将要离开，郑国的有原圃之地，就如同秦国的有具圃一样，大夫们自己猎取麋鹿，使敝邑得有闲空，怎么样？”于是杞子逃到齐国，逢孙、杨孙逃到宋国。

孟明视说：“郑国有准备了，不能指望了。攻打它不能取胜，包围它没有后援，我还是回去吧。”灭亡了滑国而回去。

齐国的国庄子前来聘问，从郊外迎接一直到赠礼送行，行礼如仪而处事又审慎恰当。臧文仲对僖公说：“国子庄执政，齐国还是有礼的，君王去朝见吧！下臣听说：对有礼之邦顺

服，这是国家的保障。”

晋国的先轸说：“秦国违背蹇叔的话，由于贪婪而劳动百姓，这是上天给予我们的机会。给予的不能丢失，敌人不能放走。放走敌人，就会发生祸患；违背天意，就不吉利。一定要讨伐秦国军队。”栾枝说：“没有报答秦国的恩惠而进攻它的军队，心目中还有死去的国君吗？”先轸说：“秦国不为我们的丧事悲伤，反而攻打我们的同姓国家，他们就是无礼，还讲什么恩惠？我听说：‘一天放走敌人，这是几辈子的祸患。’为子孙后代打算，这可以有话对死去的国君说了吧！”于是就发布命令，紧急动员姜戎的军队。晋襄公把丧服染成黑色，梁弘驾御战车，莱驹作为车右。

夏天四月十三日，在淆山打败秦国军队，俘虏了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而回去。于是就穿着黑色的丧服来安葬晋文公。晋国从此开始使用黑色丧服。

晋文公之母文嬴请求把三位主将释放回国，说：“他们挑拨我们两国国君，寡君如果抓到他们，吃他们的肉还不能满足，何必劳动君王去讨伐呢？让他们回秦国受诛杀，以使寡君快意，怎么样？”晋襄公答应了。先轸朝见，问起秦国囚犯。晋襄公说：“母亲代他们请求，我放了他们了。”先轸发怒说：“武人花力气在战场上逮住他们，女人说几句谎话就把他们在国都放了，毁伤战果而长敌人的志气，晋国快要灭亡了！”不回头就往地上吐唾沫。晋襄公派阳处父追赶他们，赶到黄河边，他们已经在船上了。阳处父解下车左边的骖马，用晋襄公的名义赠送给他们，想骗他们上岸。孟明叩头说：“蒙君王的恩惠，不用被囚之臣来祭鼓，让我回秦国受诛戮，寡君如

果杀了我们，死而不朽。如果依从君王的恩惠而赦免我们，三年之后将要拜谢君王恩赐。”

秦穆公穿着素服住在郊外，对着被释放回来的将士号哭，说：“孤违背蹇叔的话，使你们几位受到侮辱，这是孤的罪过。”没有撤换孟明，说：“这是孤的过错，大夫有什么罪？而且孤不能用一次过错来掩盖大德。”

狄人讨伐齐国，因为晋国有丧事。

僖公讨伐邾国，占取了訾娄，以报复升陞这一战役。邾国没有设防，襄仲再一次攻打邾国。

狄军攻打晋国，到达箕地。八月二十二日，晋侯在箕地打败狄军。却缺俘虏了白狄子。

先轸说：“一个普通人在国君面前图一时的快意而没有受惩罚，岂敢不自己惩罚自己？”脱下头盔进入狄军，死在那里。狄人送回他的脑袋，面色像活着一样。

当初，胥臣出使，路过冀国，看到冀缺耨草，他妻子给他送饭，很恭敬，彼此像客人一样。胥臣和他一起回来，对晋文公说：“恭敬，是德行的集中表现。能够恭敬，就必定有德行。用德行来治理百姓，请君王任用他。下臣听说：出门好像会见宾客，承担事情好像参与祭祀，这是仁爱的准则。”文公说：“他的父亲却芮有罪，可以吗？”胥臣回答说：“舜惩罚罪人，流放了鲧，他举拔人材却起用鲧的儿子禹。管仲是桓公的敌人，齐桓公任命他为相而得到成功。《康诰》说：‘父亲不慈爱，儿子不诚敬，哥哥不友爱，弟弟不恭顺，这是互不相干的。’《诗》说：‘采蔓菁，采萝卜，不要把它下部当糟粕。’您取他的长处就可以了。文公让他担任下军大夫。从

箕地回来，襄公用诸侯大臣中的最高规格命令先且居率领中军，用次等品级命令把先茅的县赏给胥臣，说：“推举郤缺，是您的功劳。”用三等品级命令郤缺做卿，重新给他冀地，但是不担任军职。

冬天，僖公到齐国朝见，同时对狄人进攻这件事表示慰问。回国后逝世在休息室里。是因为僖公图安逸，而不肯移居到正寝的缘故。

晋国、陈国、郑国攻打许国，惩罚它向着楚国。

楚国的令尹斗勃侵犯陈国、蔡国。陈国、蔡国和楚国讲和，斗勃就又攻打郑国，准备把公子瑕送回去做国君。在桔秩之门攻城，公子瑕的战车翻倒在周氏之汪，外边的仆人髡屯逮住了他献给郑伯。郑伯杀了公子瑕，文夫人为他殓斂而安葬在郕城下。

晋国的阳处父讨伐蔡国，楚国的斗勃前去救援，和晋军夹着泝水对峙。阳处父担心，派人斗勃说：“我听说：‘来文的不能触犯顺理之人。来武的不能躲避仇敌之辈。’您如果想打，那么我就后退三十里，您渡河再摆开阵势，早打晚打都听您的。不这样，让我渡过河去缓口气。耗日子，费钱财，也没有什么好处。”于是就驾上战车等着他。斗勃想要渡河，成大心说：“不行。晋国人没有信用，如果乘我们渡过一半而突击我们，战败而后悔，还哪里来得及？不如让他们缓口气。”于是就后退三十里。阳处父宣布说：“楚国军队逃走了。”就回国去了。楚国军队也就回国。

太子商臣诬告斗勃说：“他接受了晋国的贿赂而躲避他们，这是楚国的耻辱。没有比这再大的罪了。”楚王杀了斗勃。

安葬僖公，没有及时制作神主，这是不合乎礼的。凡国君去世，安葬后十多天停止了不定时的号哭，就把死者的神主附祭於祖庙，附祭就要制作神主，单独向死者的神主祭祀，尝祭、禘祭就在祖庙中连同其他祖先一起祭祀。

文 公

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叔孙得臣如周拜。

晋文公之季年，诸侯朝晋。卫成公不朝，使孔达侵郑，伐绵、訾，及匡。晋襄公既祥，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及南阳。先且居曰：“效尤，祸也。请君朝王，臣从师。”晋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卫。五月辛酉朔，晋师围戚。六月戊戌，取之，获孙昭子。

卫人使告于陈。陈共公曰：“更伐之，我辞之。”卫孔达帅师伐晋，君子以为古。古者越国而谋。

秋，晋侯疆戚田，故公孙敖会之。

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太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曰：“若

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𦍋而勿敬也。”从之。江𦍋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

穆王立，以其为大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大师，且掌环列之尹。

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授，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

殽之役，晋人既归秦帅，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

二年春，秦孟明视帅师伐晋，以报殽之役。二月，晋侯御之。先且居将中军，赵衰佐之。王官无地御戎，狐鞫居为右。甲子，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晋人谓秦“拜赐之师”。

战于殽也，晋梁弘御戎，莱驹为右。战之明日，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狼瞫取戈以斩囚，禽之以从公乘，遂以为右。箕之役，先轸黜之而立续简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女为难。”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

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吾以勇求右，无勇而黜，亦其所也。谓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晋师从之，大败秦师。君子谓：“狼曠于是乎君子。《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乱而以从师，可谓君子矣。”

秦伯犹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赵成子言于诸大夫曰：“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诗曰：‘母念尔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敌乎？”

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

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

夏四月己巳，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书曰：“及晋处父盟。”以厌之也。适晋不书，讳之也。

公未至，六月，穆伯会诸侯及晋司空士穀盟于垂陇，晋讨卫故也。书士穀，堪其事也。

陈侯为卫请成于晋，执孔达以说。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尊僖公，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是以《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君子

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冬，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轅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以报彭衙之役。卿不书，为穆公故，尊秦也，谓之崇德。

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

三年春，庄叔会诸侯之师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溃。凡民逃其上曰溃，在上曰逃。

卫侯如陈，拜晋成也。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来赴吊如同盟，礼也。

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诒阙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秋，雨螽于宋，队而死也。

楚师围江。晋先仆伐楚以救江。

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

晋人惧其无礼于公也，请改盟。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飧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

大国，敢不慎仪。君赋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

四年春，晋人归孔达于卫，以为卫之良也，故免之。

夏，卫侯如晋拜。

曹伯如晋，会正。

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曰：“贵聘而贱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废之，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家必乱，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敬主之谓也。”

秋，晋侯伐秦，围邽、新城，以报王官之役。

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君子曰：“《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谓矣。”

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肆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赋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冬，成风薨。

五年春，王使荣叔来含且赙，召昭公来会葬，礼也。

初，郟叛楚即秦，又贰于楚。夏，秦人入郟。

六人叛楚即东夷。

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

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宁，宁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嬴曰：“以刚。《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惧不获其利而离其难，是以去之。”

晋赵成子，栾贞子、霍伯、臼季皆卒。

六年春，晋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臧文仲以陈、卫之睦也，欲求好于陈。

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治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礼，则使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

东征也。

秋，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其人曰：“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

八月乙亥，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旧好也。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为难故，故欲立长君，有此四德者，难必抒矣。”贾季曰：“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赵孟曰：“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辟也。母淫子辟，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让逼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会如秦，逆公子雍。

贾季亦使召公子乐于陈。赵孟使杀诸郕。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于晋也。九月，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

冬十月，襄仲如晋。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骅送其帑。夷之蒐，贾季戮臾骅，臾骅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臾骅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亲帅扞之，

送致诸竟。

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

七年春，公伐邾。间晋难也。

三月甲戌，取须句，置文公子焉，非礼也。

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矐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

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图之。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若之何去之？”不听。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六卿和公室，乐豫舍司马以让公子翬。昭公即位而葬。书曰：“宋人杀其大夫。”不称名，众也，且言非其罪也。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曰：“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难。”乃多与之徒卫。

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适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置此？”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箕郑居守。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及堇阴。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则宾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复缓师，秦将生心。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

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

己丑，先蔑奔秦。士会从之。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犹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辞，若何？不然，将及。摄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为寮，吾尝同寮，敢不尽心乎！”弗听。为赋《板》之三章，又弗听。及亡，荀伯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曰：“为同寮故也。”

士会在秦三年，不见士伯。其人曰：“能亡人于国，不能见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与之同罪，非义之也，将何见焉？”及归，遂不见。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晋。赵宣子使因贾季问酆舒，且让之。酆舒问于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晋侯立故也。公后至，故不书所会。凡会诸侯，不书所会，后也。后至不书其国，辟不敏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声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声己辞，则为襄仲聘焉。

冬，徐伐莒。莒人来请盟。穆伯如莒莅盟，且为仲逆。及鄆陵，登城见之，美，自为娶之。仲请攻之，公将许之。叔仲惠伯谏曰：“臣闻之，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寇犹及人，乱自及也。今臣作乱而君不禁，以后寇仇，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孙敖反之，复为兄弟如初。从之。

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

可以归之。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若之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说之。

八年春，晋侯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且复致公婿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夏，秦人伐晋，取武城，以报令狐之役。

秋，襄王崩。

晋人以扈之盟来讨。

冬，襄仲会晋赵孟，盟于衡雍，报扈之盟也，遂会伊、洛之戎。书曰“公子遂”，珍之也。

穆伯如周吊丧，不至，以币奔莒，从己氏焉。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礼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钟离及大司马公子印，皆昭公之党也。司马握节以死，故书以官。司城荡意诸来奔，效节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复之，亦书以官，皆贵之也。

夷之蒐，晋侯将登箕郑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将中军。先克曰：“狐、赵之勋，不可废也。”从之。先克夺蒯得田于堇阴。故箕郑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乱。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贼杀先克。乙丑，晋人杀先都，梁益耳。

毛伯卫来求金，非礼也。不书王命，未葬也。

二月，庄叔如周。葬襄王。

三月甲戌，晋人杀箕郑父、士穀、蒯得。

范山言于楚子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囚公子坚、公子龙及乐耳。郑及楚平。

公子遂会晋赵盾、宋华耦、卫孔达、许大夫救郑，不及楚师。卿不书，缓也，以惩不恪。

夏，楚侵陈，克壶丘，以其服于晋也。

秋，楚公子朱自东夷伐陈，陈人败之，获公子蔑。陈惧，乃及楚平。

冬，楚子越椒来聘，执币傲。叔仲惠伯曰：“是必灭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礼也。诸侯相吊贺也，虽不当事，苟有礼焉，书也，以无忘旧好。

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

夏，秦伯伐晋，取北征。

初，楚范巫𠵿似谓成王与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将强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缢而县绝，王使适至，遂止之，使为商公。沿汉溯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惧而辞曰：“臣免于死，又有谗言，谓臣将逃，臣归死于司败也。”王使为工尹，又与子家谋弑穆王。穆王闻之。五月，杀斗宜申及仲归。

秋七月，及苏子盟于女栗，顷王立故也。

陈侯、郑伯会楚子于息。

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将以伐宋。

宋华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为之弱乎，何必使诱我？我实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劳，且听命。遂道以田孟诸。宋公为右孟，郑伯为左孟。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命夙驾载燧，宋公违命，无畏扶其仆以徇。

或谓子舟曰：“国君不可戮也。”子舟曰：“当官而行，何强之有？《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毋从诡随，以谨罔极。’是亦非辟强也，敢爱死以乱官乎！”

厥貉之会，麋子逃归。

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败麋师于防渚。潘崇复伐麋，至于锡穴。

夏，叔仲惠伯会晋郤缺于承匡，谋诸侯之从于楚者。

秋，曹文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荡意诸而复之，因贺楚师之不害也。

麇侵齐。遂伐我。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庄叔，绵房甥为右，富父终甥驷乘。

冬十月甲午，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椿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以命宣伯。

初，宋武公之世，麇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邾班御皇父充足，公子谷甥为右，司寇牛父驷乘，以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以门赏邾班，使食其征，谓之邾门。

晋之灭路也，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公之二年，麇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麇由是遂亡。

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钟，国人弗徇。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钟与郕邾来奔。公以诸侯逆之，非礼也。故书曰：“郕伯来奔。”不书地，尊诸侯也。

杞桓公来朝，始朝公也。且请绝叔姬而无绝昏，公许之。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绝也。书叔姬，言非女也。

楚令尹大孙伯卒，成嘉为令尹。群舒叛楚。

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

秋，滕昭公来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对曰：“不腆敝器，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答曰：“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无陋矣。”厚贿之。

秦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晋，取羁马。晋人御之。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郤缺将上军，臾骈佐之。栾盾将下军，胥甲佐之。范无恤御戎，以从秦师于河曲。

臾骈曰：“秦不能久，请深垒固军以待之。”从之。

秦人欲战，秦伯谓士会曰：“若何而战？”对曰：“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必实为此谋，将以老我师也。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嬖也，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且恶臾骈之佐上军也，若使轻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析战于河。

十二月戊午，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反，怒

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军吏曰：“将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谋，将独出。”乃以其属出。宣子曰：“秦获穿也；获一卿矣。秦以胜归，我何以报？”乃皆出战，交绥。

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君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请相见也。”舆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乃止。秦师夜遁。复侵晋，入瑕。

城诸及郢，书，时也。

十三年春，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

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

夏，六卿相见于诸浮。赵宣子曰：“随会在秦，贾季在狄，难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请复贾季，能外事，且由旧勋。”郤成子曰：“贾季乱，且罪大，不如随会，能贱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无罪。”

乃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于晋，使夜逸。请自归于秦，秦伯许之。履士会之足于朝。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士会辞曰：“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乃行。绕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既济，魏人噪而还。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

“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

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秋，七月，大室之屋坏，书不共也。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

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芣》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十四年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吊焉，不敬。邾人来讨，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子叔姬妃齐昭公，生舍。叔姬无宠，舍无威。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邾文公元妃齐姜生定公，二妃晋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晋。

六月，同盟于新城，从于楚者服，且谋邾也。

秋七月乙卯夜，齐商人弑舍而让元。元曰：“尔求之久矣。我能事尔，尔不可使多蓄憾。将免我乎？尔为之！”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邾人辞曰：“齐出疆且长。”宣子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

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王叛王孙苏，而使尹氏与聃启讼周公子于晋。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

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将如商密。庐戢梨及叔麋诱之，遂杀斗克及公子燮。

初，斗克囚于秦，秦有殽之败，而使归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乱。

穆伯之从己氏也，鲁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复，文伯以为请。襄仲使无朝。听命，复而不出，三年而尽室以复适莒。文伯疾而请曰：“谷之子弱，请立难也。”许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请重赂以求复，惠叔以为请，许之。将来，九月卒于齐，告丧请葬，弗许。

宋高哀为萧封人，以为卿，不义宋公而出，遂来奔。书曰：“宋子哀来奔”贵之也。

齐人定懿公，使来告难，故书以九月。

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

襄仲使告于王，请以王宠求昭姬于齐。曰：“杀其子，焉用其母？请受而罪之。”

冬，单伯如齐，请子叔姬，齐人执之。又执子叔姬。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晋，为单伯与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华耦来盟，其官皆从之。书曰“宋司马华孙”，

贵之也。

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请承命于亚旅。”鲁人以为敏。

夏，曹伯来朝，礼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齐人或为孟氏谋，曰：“鲁，尔亲也。饰棺实诸堂阜，鲁必取之。”从之。卜人以告。惠叔犹毁以为请，立于朝以待命。许之，取而殡之。齐人送之。书曰：“齐人归公孙敖之丧。”为孟氏，且国故也。葬视共仲。声己不视，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丧，亲之终也。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母绝其爱，亲之道也。子无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说，帅兄弟以哭之。

他年，其二子来，孟献子爱之，闻于国。或谮之曰：“将杀子。”献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爱我闻，我以将杀子闻，不亦远于礼乎？远礼不如死。”一人门于句酺，一人门于戾丘，皆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礼也。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训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齐人许单伯请而赦之，使来致命。书曰：“单伯至自齐。”贵之也。

新城之盟，蔡人不与。晋郤缺以上军、下军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还。凡胜国，曰“灭之”；获大城焉，曰“入之”。

秋，齐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晋。

冬十一月，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扈，寻新城之盟，且谋伐齐也。齐人赂晋侯，故不克而还。于是有齐难，是以公不会。书曰：“诸侯盟于扈。”无能为故也。凡诸侯会，公不与，不书，讳君恶也。与而不书，后也。

齐人来归子叔姬，王故也。

齐侯侵我西鄙，谓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讨其来朝也。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己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曰：‘女何故行礼！’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诗》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贱，畏于天也。在《周颂》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不畏于天，将何能保？以乱取国，奉礼以守，犹惧不终，多行无礼，弗能在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齐平。公有疾，使季文子会齐侯于阳谷，请盟。齐侯不肯，曰：“请俟君闲。”

夏五月，公四不视朔，疾也。公使襄仲纳赂于齐侯，故盟于郟丘。

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

秋八月辛未，声姜薨，毁泉台。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

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

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

不如伐庸。夫麋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

自庐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阭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倬、鱼人实逐之。

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驹，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饴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才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

于是，华元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华耦为司马，鳞、鱄为司徒，荡意诸为司城，公子朝为司寇。初，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

既，夫人将使公田孟诸而杀之。公知之，尽以宝行。荡意诸曰：“盍适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诸侯谁纳我？且既为人君，而又为人臣，不如死。”尽以其宝赐左右以使用。

夫人使谓司城去公，对曰：“臣之而逃其难，若后君何？”

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将田孟诸，未至，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荡意诸死之。书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无道也。

文公即位，使母弟须为司城。华耦卒，而使荡虺为司马。

十七年春，晋荀林父、卫孔达、陈公孙宁、郑石楚伐宋。讨曰：“何故弑君！”犹立文公而还，卿不书，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声姜。有齐难，是以缓。

齐侯伐我北鄙，襄仲请盟。六月，盟于谷。

晋侯蒐于黄父，遂复合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与会，齐难故也。书曰“诸侯”，无功也。

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

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蒧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迹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候，唯

执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齐。四年二月壬戌，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秋，周甘歆败戎于邲垂，乘其饮酒也。

冬十月，郑大子夷、石楚为质于晋。

襄仲如齐，拜谷之盟。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八年春，齐侯戒师期而有疾，医曰：“不及秋，将死。”公闻之，卜曰：“尚无及期。”惠伯令龟，卜楚丘占之曰：“齐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闻。令龟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歆之父争田，弗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歆仆。纳闰职之妻，而使职驂乘。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职。职怒。歆曰：“人夺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伤！”职曰：“与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谋弑懿公，纳诸竹中。归，舍爵而行。齐人立公子元。

六月，葬文公。

秋，襄仲、庄叔如齐，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长而属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见于齐侯而请之。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

冬十月，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书曰“子卒”，讳之也。

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

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弗听，乃入，杀而埋之马矢之中。公冉务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复叔仲氏。

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将行，哭而过市曰：“天乎，仲为不道，杀適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

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以其宝玉来奔，纳诸宣公。公命与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诸竟，曰：“今日必达。”公问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队。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贼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行父还观莒仆，莫可则也。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夫莒仆，则其孝敬，则弑君父矣；则其忠信，则窃宝玉矣。其人则盗贼也，其器则奸兆也，保而利之则主藏也。以训则昏，民无则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敫、梲戡、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

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鬻，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桀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

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桀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几免于戾乎！”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将奉司城须以作乱。十二月，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孙师为司城，公子朝卒，使乐吕为司寇，以靖国人。

【译文】

元年春，周王派遣内史叔服前来参加葬礼。公孙敖听说他能给人相面，就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见他。叔服说：“长子文伯可以祭祀供养您，次子惠叔可以安葬您。文伯的下颌丰满，后嗣必然在鲁国昌大。”

在这时候闰三月，这是不合乎礼制的。先王端正时令，年历的推算以冬至作为开始，测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月份作为四时的中月，把剩馀的日子归总在一年的末尾。年历的推算以冬至作为开始，四时的次序就没有错乱；以正朔的月份作为标准，百姓就不会迷惑；把剩馀的月份归总在一年的终了，事情就没有谬误。

夏天，四月二十六日，安葬僖公。

周王派遣毛伯卫来策命给文公以。叔孙得臣到成周拜谢。

晋文公晚年，诸侯朝见晋国，卫成公不去朝见，反而派遣孔达侵犯郑国，攻打绵、訾和匡这些地方。晋襄公在举行小祥祭祀以后，派人通告诸侯讨伐卫国，到达南阳。先且居说：“效法错误，这是祸害。请您朝觐周王，下臣跟随军队。”晋侯在温地朝觐了周王。先且居、胥臣进攻卫国。五月初一，晋军包围戚这个地方。六月初八，占取戚地，俘虏了孙昭子。

卫国人派人通报陈国。陈共公说：“你们去进攻他们。我去跟他们谈判。”卫国的孔达就领兵进攻晋国。君子认为这样做属于粗略。粗略，指的是让别国给自己出主意。

秋天，晋国划定戚地土田的疆界，所以公孙敖参加了。

当初，楚成王打算立商臣为太子，征询令尹斗勃的意见。斗勃说：“君王的年岁还不大，而且内宠又多，如果立了商臣再加以废黜，就是发生祸乱。楚国立太子，常常选择年轻的。而且商臣这个人，胡蜂一样的眼睛，豺狼一样的声音，是一个残忍的人，不能立为太子。”楚成王没有听从。立了以后，又想立王子职而废黜太子商臣。商臣听到消息但还没有落实，告诉他老师潘崇这一情况后问：“怎样才能弄清楚？”潘崇说：“你设宴招待江𦍒而故意表示不尊敬。”商臣听从了。江𦍒发怒说：“啊！贱东西！难怪君王要杀掉你而立职做太子了。”商臣告诉潘崇说：“事情果真如此。”潘崇问：“你能事奉公子职吗？”商臣说：“不能。”“能逃亡出国吗？”商臣说：“不能。”“能够办大事吗？”商臣说：“能。”

冬天十月，商臣率领宫中的警卫军包围楚成王。成王请求吃了熊掌以后再死，商臣不答应。十八日，楚王上吊而死。给他上谥号称为“灵”，尸体不闭眼睛；谥为“成”，才闭上了眼睛。

楚穆王即位，把他做太子时的房屋财物给了潘崇，让他做太师，而且作为掌管宫中警卫军的长官。

公孙敖到齐国去，开始聘问，这是合乎礼制的。凡是国君即位，卿出国普遍聘问，继续重申过去的友好，团结外援，友善对待邻国，来保卫国家，这是合于忠、信、卑让之道的。忠，意味德行的纯正；信，意味德行的巩固；卑让，是德行的基础。

淆地这一战役，晋国放回了秦国主将，秦国的大夫和左右侍臣都对秦伯说：“这次战败，是孟明的罪过，一定要杀死

他。”秦伯说：“这是孤的罪过。周朝芮良夫的诗说：‘大风迅猛把一切摧毁，贪婪的人把善良摒退。听到不相干的话就喜欢答对，听到《诗》、《书》就昏昏欲睡，不能任用有才能的人，反而使我和道义相背。’这是由于贪婪的缘故，说的就是孤啊。孤由于贪婪而使孟明受祸，他有什么罪过呢？”重新让孟明执政。

二年春天，秦国的孟明视领兵攻打晋国，以报复淆地这次战役。二月，晋侯抵御秦军，先且居率领中军，赵衰辅助他。王官无地为先且居驾御战车，狐鞠居作为车右。二月七日，和秦军在彭衙作战，秦军大败。晋国人说秦国军队是“拜谢恩赐的部队。”

在淆地作战的时候，晋国的梁弘为晋襄公驾御战车，莱驹作为车右。作战的第二天，晋襄公捆绑了秦国的俘虏，派莱驹用戈去砍他的脑袋。俘虏大声喊叫，莱驹受惊，戈掉在地上，狼睪拿起戈来砍了俘虏的脑袋，抓起莱驹追上了晋襄公的战车，晋襄公就让狼睪作为车右。箕地这一战役，先轸废黜狼睪，而以狐鞠作为车右。狼睪发怒。他的朋友说：“何不去死？”狼睪说：“我没有找到死的地方。”他的朋友说：“我跟你一起发难杀掉先轸。”狼睪说：“《周志》有这样的话：‘勇敢而杀害上面的人，死后不能进入明堂。’死的不合乎道义，这不叫勇敢。为国家献生叫做勇敢。我以勇敢得到了车右，没有勇敢而被废黜，也是恰当的。如果说上面的人不了解我，废黜得恰当，就是了解我了。您姑且等着吧。”到达彭衙，摆开军阵以后，狼睪率领部下飞也似的冲进秦军，战死了。晋军跟着向前，把秦军打得大败。君子认为“狼睪由于

这样可以算得君子了。诗中说：‘君子如果发怒，动乱差不多就可以很快阻止。’又说：‘文王勃然震怒，于是就整顿军队。’发怒不去作乱，反而勇敢作战，可以说是君子了。”

秦伯还是任用孟明。孟明进一步修明政事，给百姓优厚的待遇。赵衰子对大夫们说：“秦军如果再一次来，必定要避开它。由于畏惧而进一步增加了德行，那是不能抵挡的。诗中说：‘怀念着你的祖先，修明你的德行。’孟明想到这两句话了。想到德行而努力不懈，难道可以为敌吗？”

二十日，制作僖公的神主。《春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由于制作不及时。

晋国人由于文公不去朝见而前来讨伐，文公去了晋国。

夏天，四月十三日，晋国派阳处父和文公结盟以羞辱文公。《春秋》记载说“及晋处父盟”，这是表示憎恶的意思。到晋国去而不加记载，这是出于隐讳此事。

文公没有到达鲁国，六月，公子小敖在垂陇这个地方和诸侯以及晋国司空士穀结盟，这是由于晋国攻打卫国的缘故。《春秋》记载称士男为“士穀”是认为他能够胜任。

陈侯为卫国向晋国求和，抓了孙达以向晋国解释。

秋天八月十三日，在太庙祭祀，升僖公的神位在闵公之上，这是不按顺序的祭祀。当时夏父弗忌担任宗伯，尊崇僖公，而且宣布他所见到的说：“我见到新鬼大，旧鬼小，先大后小，这是顺序。使圣人升位，这是明智。明智、顺序，这是合乎礼制的。”

君子认为这样做是失礼：“按照礼就没有不合顺序的。祭祀，是国家的大事，不按顺序，难道能说合乎礼吗？儿子虽

然聪明圣哲，不在父亲之前享受祭品，这已经由来很久了。所以禹不能在鲧之前，汤不能在契之前，文王、武王不能在蚩之前。宋国以帝乙为祖宗，郑国以厉王为祖宗，这还是尊崇祖宗的。所以《鲁颂》说：‘一年四季的祭祀不懈怠，没有差错，致祭于伟大的天帝，又致祭于伟大的祖先后稷。’君子说这合乎礼，说的是后稷虽然亲近然而却先称天地。《诗》中说：‘问候我的姑母们，于是又问候到各位姐姐。’君子说这合乎礼，说的是姐姐虽然亲近然而却先称姑母。”孔子说：“臧文仲，他不仁的事情有三件，不聪明的事情有三件，使柳下惠居于下位，设立六个关口，小老婆织席贩卖，这是三件不仁的事情。养一个大乌龟，纵容不合顺序的祭祀，祭祀海鸟爰居，这是三件不聪明的事情。”

冬天，晋国先且居、宋国公子成、陈国辕选、郑国子家攻打秦国，占取了汪和彭衙然后回国，以报复上次在彭衙的战役。《春秋》对卿的名字不加记载，这是为了穆公的缘故。尊重秦国，叫做崇奉德行。

襄仲到齐国致送玉帛财礼，这是合乎礼制的。凡是国君即位，巩固舅甥国家间的友好，办理婚姻之事，娶元配夫人以一起主持祭祀，这是孝道。孝道，是礼的开端。

三年春天，叔得臣会合诸侯的军队讨伐沈国，因为它服从楚国。沈国百姓溃散了。凡是百姓逃避他们上层人物叫做“溃”，上层人物逃避叫做“逃”。

卫国到陈国去，这是为了拜谢陈国调解而使卫国和晋国讲和的缘故。

夏天四月二十四日，王子虎死了，发来讣告，去吊唁他

像对同盟国一样，这是合乎礼制的。

秦伯攻打晋国，渡过黄河后，烧掉了渡船，占取了王官和郊这两个地。晋军不出战。秦军就从茅津渡黄河，在淆地（为死亡的将士）堆土树立标记，然后回国。秦伯就此成了西戎的领袖，这是由于任用了孟明。

君子因此知道“秦穆公作为国君，提拔人才考虑全面，任用人才专一无二；孟明作为臣下，努力不懈，能够因为畏惧而思考；公孙枝忠诚，他了解别人，能够推举好人。《诗》中说，‘在哪里去采蒿子？在池塘里、在小洲上。在哪里使用它？在公侯的祭祀典礼上’，秦穆公就是这样的。‘早晨夜晚努力不懈，以事奉一个人’，孟明就是这样的。‘把谋略遗留给子孙，以安定和辅佐他们’，公孙枝就是这样的。”

秋天，在宋国有大批螽斯虫像雨点一样落下来，这是死了以后掉下来的。

楚国的军队包围江国，晋国的先仆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

冬天，晋国把江国的事情报告了周王，王叔桓公、晋国的阳处父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攻打方城山关口时，碰到了楚国时的公子朱然后回国。

晋国人害怕他们曾经对文公无礼，请求改订盟约。文公到了晋国，和晋侯结盟。晋侯设享礼招待文公，赋《菁菁者莪》这首诗。叔孙得臣让文公降阶下拜，说：“小国在大国接受命令，岂敢对礼仪不谨慎？君王赐我们以重大典礼，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呢？小国的高兴，是大国的恩赐。”晋侯降阶辞谢，登阶，完成拜礼。文公赋了《嘉乐》这首诗。

四年春天，晋国人释放孔达回到卫国，这是由于把他作

为卫国的人才，所以赦免了他。

夏天，卫侯到晋国拜谢释放孔达。

曹伯到晋国商谈纳贡的事情。

我国在齐国迎接姜氏，卿没有去，这是不合乎礼制的。君子因此而知道出姜在鲁国不会有好结果，说：“用尊贵的礼节行聘而用低贱的礼节迎接她，身分是小君而轻待她，立为夫人而废弃她，丢掉信用而损害内主的身份，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家中必然引起混乱，对家族必然导致灭亡。没有好结果是很合理了！《诗》中说：‘畏惧上天的权威，因此就能保有福禄。’这说的就是要看重内主的身份。”

秋天，晋侯攻打秦国，包围祁和、新城两个地方，以报复王官那次战役。

楚国人灭亡了江国，秦伯为这件事穿上素服，出居别室，减膳撤乐，超过了应有的礼数。大夫劝谏他。秦伯说：“同盟的国家被灭，虽然没有能救援，岂敢不哀怜呢？我是自我警惕呀。”君子说：“《诗》中说：‘他们两个国家，政事不合法度；四方的国家，于是探讨自谋。’这说的是秦穆公啊。”

卫国的宁武子前来聘问，文公和他一起饮宴，为他赋《湛露》和《彤弓》两首诗。宁武子没有辞谢，又不赋诗回答。文公派行人私下探问。宁武子回答说：“下臣以为这次是练习而演奏的。从前诸侯在正月去京师向天子朝贺，天子设宴奏乐，在这个时候赋《湛露》这首诗，那就表示天子对着太阳，诸侯效劳听命，诸侯把天子所痛恨的人作为敌人，而且献上自己的功劳。因此，周王赐给他们红色的弓一把、红色的箭一百枝、黑色的弓（十把）和箭一千枝，以表彰功劳而用宴

乐来报答。现在陪臣前来巩固过去的友好，承君王赐宴，岂敢触犯大礼以自取罪过？”

冬天，成风逝世。

五年春天，周王派遣荣叔前来致送含玉且致丧仪，召昭公前来参加葬礼，这是合乎礼制的。

当初，郟国背叛楚国亲近秦国，后来又和楚国勾结。

夏天，秦军进入郟国。

六人背叛楚国亲近东夷。

秋天，楚国的成大心、仲归领兵灭亡了六国。

冬天，楚国的公子燮灭亡了蓼国。臧文仲听到六国和蓼国灭亡了，说：“皋陶、庭诸一下子就没有人祭祀了。德行不建立，百姓没有救援，伤心啊！”

晋国的阳处父在卫国聘问，回国时路过宁这个地方，宁嬴愿意跟随他。走到温这个地方又回来了。他的妻子问宁嬴，她说：“阳处父太刚强了。《商书》说：‘深沉的人要用刚强来克服，爽朗的人要用柔弱来克服。’那个人只具备其一，恐怕不得善终吧！上天刚强，尚且不干涉寒暑四时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而且华而不实，就会聚集怨恨。干涉别人而聚集怨恨，就不能够安定自身。我害怕不能得到利益反而遭到祸害，因此才离开他。”

晋国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都死去。

六年春天，晋国在夷地阅兵，撤销了两个军。让狐姑射率领中军，赵盾辅助他。阳处文从温地到达后，改在董地去阅兵，调换了中军主将。阳处文，原是成季的下属，所以偏向赵氏，而且认为赵盾有才能，说：“任用有才能的人，这是

国家的利益。”所以使赵盾居于上位。赵盾从这时开始掌握国家的政权，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清除政治上的污垢，恢复被破坏的等级，重建已经废弃的官职，举拔屈居下位的贤能。政令法规完成以后，交给太傅阳处文和太师贾佗，使让他们晋国推行，作为经常的法则。

臧文仲由于陈、卫两国和睦，想在陈国求得友好。

夏天，季孙到陈国聘问，同时娶了妻子。

秦穆公任好死了，用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殉葬，这三个人都是秦国的人才。国都的人哀痛他们，为他们赋了《黄鸟》这首诗。君子说：“秦穆公没有当上盟主也是恰当的了！死了以后还抛弃百姓。以前的君主离开人世，还留下了法则，而何况夺去了百姓的好人呢？《诗》中说：‘贤人死亡，国家就困乏损伤。’这说的就是没有好人。怎么还去夺走他们呢？古代身居王位的人知道寿命不能永久，因此就普遍选立贤能，给他们树立风气教化，分给他们旗帜服装，把对他们有益的话著录于典册，为他们制订法度，对他们公布准则，设立表率作为他们的引导，给予规章让他们使用，告诉他们先王的遗训，教育他们防止过多地谋求私利，委任他们一定的职务，开导他们使之合乎礼仪，让他们不要违背了因地制宜，让大家都信赖他们，然后才离开世上。（这样的做法，）圣人和先王都是相同的。现在纵然没有法则留给后继的人，（也就算了）反而又收取他们的人才殉葬，这就难于处上面了。”君子因此知道秦国不再能够东征了。

秋天，季孙准备到晋国聘问，让人代他请求如果遭到丧

事以后应得的礼仪，然后才动身。手下人说：“准备这做什么用？”文子说：“预备好应付意外的事，这是古代的好教训。临时去请求而得不到，这会处于困境。所得虽然一时用不着，有什么害处？”

八月十四日，晋襄公死了。灵公年幼，晋国人由于发生祸难的缘故，要立年长的国君。赵盾说：“立公子雍。他喜爱美好的事物而且年长，先君文公宠爱他，而且和秦国亲近。秦国，是老朋友了。能安排好人就巩固，事奉年长的人就名正言顺，立先君所爱就合于孝道，结交老朋友就安定。为了祸难的缘故，所以要立年长的国君。有了这四项德行的人，祸难就必定可以得到缓解了。”贾季说：“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受到两位国君的宠幸，立她的儿子，百姓必然安定。”赵盾说：“辰嬴低贱，位次第九，杜祁的儿子有什么威严呢？而且为两位国君所宠幸，这是淫荡。作为先君的儿子，不能求得大国而出居小国，这是鄙陋。母亲淫荡，儿子鄙陋，就没有威严；陈国小而且远，有事不能救援，怎么能安定呢？杜祁由于国君的缘故，让位给逼姁而使她在上；由于狄人的缘故，让位给季隗而自己居她之下，所以位次第四。先君因此喜欢她的儿子，让他在秦国出仕，做到亚卿。秦国大而且近，有事足以救援；母亲有道义儿子受到喜欢，足以威临百姓。立他，不也是可以的吗？”派先蔑、士会到秦国迎接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到陈国召回公子乐，赵盾派人在郕地杀了公子乐。

贾季怨恨阳处文改变他的地位，而且知道他在晋国没有人援助。九月，贾季派续鞠居杀死了阳处父。《春秋》记载说“晋杀其大夫”，这是由于阳处父侵夺了官职（而表示惩罚）。

冬天十月，襄仲到晋国参加襄公的葬礼。

十一月的一天，晋国杀了狐鞠居。贾季逃亡到狄。赵盾派臾骈把他的妻子儿女送到他那里去。在夷地阅兵的时候，贾季曾经侮辱臾骈，臾骈手下的人因此要杀尽贾氏作为报复。臾骈说：“不行。我听说《前志》上有这样的话：‘有惠于人和有怨于人，和他的后代无关，这合于忠诚之道。’他老人家对贾季表示礼貌，我因为受到他的宠信而报自己的私怨，恐怕不可以吧！因为受人宠信（而去报复），这不是勇敢。消减怨气而增加仇恨，这不是聪明。私因损公，这不是忠诚。舍弃了这三条，用什么去事奉他老人家？”所以就把贾季的妻子儿子以及他们的器用财货准备齐全，亲自领头保卫，送到边境上。

闰月不举行告朔的仪式，这是不合乎礼制的。闰用来补正四时，按照四时来安排农事，农事合于时令可以使百姓富裕，养活百姓的方法就在于此了。不举行闰月告朔仪式，这是丢弃了施政的时令，怎么能治理百姓？

七年春天，文公讨伐邾国，这是钻晋国国内有祸难的空子。

三月十七日，夺取了须句，让邾文公的儿子作为守官，这是不合乎礼的。

夏天四月，宋成公死了。这时候公子成做右师，公孙友做左师，乐豫做司马，鳞矐做司徒，公子荡做司城，华御事做司寇。

昭公准备杀死公子们，乐豫说：“不行。公族，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去掉它，那么树根就没有树阴遮蔽了。葛藟还能

遮蔽它的躯干和根子，所以君子以它作比喻，何况是国君呢？这就是俗语所说‘树阴遮蔽，偏偏使用斧子’，一定不可以。君王要考虑一下。如果用德行去亲近他们，那他们都是左右辅弼之臣，谁敢三心二意？怎么要杀他们呢？”宋昭公不听。穆公、襄公的族人率领国人攻打昭公，在宫里杀了公孙固和公孙郑。六卿和公室讲和，乐豫放弃了司马的官职让给公子卬。昭公即位后，安葬了被杀的人。《春秋》只记载“宋人杀其大夫”，不记载名字，这是由于人多而且他们无罪。

秦康公送公子雍到晋国，说：“文公回国的时候没有卫士，所以有吕、郤发动的祸难。”于是就多给公子雍配备了步兵卫士。

穆嬴每天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啼哭，说：“先君有什么罪？他的合法继承人有什么罪？抛开嫡子不立，反而到外边去找国君，你们准备怎么安置这个孩子？”出了朝廷，就抱着孩子到赵家，向赵盾叩头，说：“先君捧着这个孩子嘱托给您，说：‘这个孩子如果成材，我就是受了您的赐予；如果不成材，我就唯您是怨。’现在国君虽然去世，言犹在耳，丢掉它不管，怎么着？”赵盾和大夫们都怕穆嬴，而且害怕威逼，就背弃了先蔑而立了灵公，发兵抵御秦国军队。箕郑留守。赵盾率领中军，先克辅助他；荀林父辅助上军；先蔑率领下军，先都辅助他。步招为赵盾驾御战车，戎津作为车右。到达了葭阴这个地方。赵盾说：“我们如果接受秦国（送公子雍回来），他们就是客人；不接受，他们就是敌人。已经不接受了，而又拖拖拉拉地出兵，秦国将会动别的念头。争取主动而有夺取敌人的决心，这是作战的好计谋。驱逐敌人好像追赶逃亡，这

是作战的方案。”于是就教训士兵，磨快武器，把马匹喂足，让部队吃饱，隐蔽行动，夜里出兵。四月初一日，在令狐打败秦军，一直追到刳首这个地方。

四月初二，先蔑逃亡到秦国，士会跟着他。

先蔑出使秦国的时候，荀林父劝阻他，说：“夫人和太子还在，反而到外边去找国君，这一定是行不通的。您借口生病而辞谢不去，怎么样？不这样，祸患将会降临到您身上。派一个代理卿前去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您去？在一起做官就是‘寮’，我曾经和您同寮，岂敢不尽我的心意呢？”先蔑没有听从，荀林父为他赋《板》这首诗的第三章，又没有听从。等先蔑逃亡出国后，荀林父把他的妻子儿女和器用财货全部送到了秦国，说：“这是为了同寮的缘故。”

士会在秦国三年，没有和先蔑见面。有人说：“能和别人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而不能在这里见面，何必如此？”士会说：“我和他罪过相同，并不是认为他有道义（才跟他来的），见面干什么？”一直到以后回国，他们都没有见过面。

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文公派使者向晋国通报。赵盾派贾季去问狄人的相酆舒，同时责备他。酆舒问贾季说：“赵衰、赵盾哪一个贤明？”贾季回答说：“赵衰，是冬天的太阳；赵盾，是夏天的太阳。”

秋天，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和晋国的赵盾在扈这个地方结盟，这是由于晋侯即位的缘故。文公晚到了，所以《春秋》不记载与会国的国名。凡是和诸侯会盟，如果不记载与会的国名，就是因为晚到的缘故。迟到，不记载这些国家，是为了避免由于弄不清而误记。

公孙敖在莒国娶妻，她名叫戴己，生了文伯；她的妹妹声己生了惠叔。戴己死后，公孙敖又到莒国行聘，莒国人由于已有声己而辞谢，所以就为公子襄仲行聘。

冬天，徐国讨伐莒国，莒国人前来请求结盟，穆伯到莒国参加盟会，同时为襄仲迎接莒女。穆伯到达鄆陵，登城见到莒女，很美丽，就自己娶了她。襄仲请求讨伐穆伯，文公准备答应。叔仲惠伯劝谏说：“下臣听说：‘战争起于内部叫做乱，起于外部叫做寇。寇尚且伤人，乱就是自己伤自己了。’现在臣下作乱而国君不加阻止，如果因此引起外部敌人的进攻，怎么办？”文公就阻止了襄仲的进攻。叔伯惠伯给他们调解：让襄仲舍去莒女不娶，公孙敖把莒女送回莒国，两人重新作为兄弟像原来一样。襄仲和公孙敖听从了。

晋国的郤缺对赵盾说：“过去卫国不顺服，所以占取了它的土地，现在已经顺服，可以还给它了。对背叛不加讨伐，用什么显示声威？对顺服不加笼络，用什么显示关怀？不显示声威和不显示关怀，用什么显示德行？没有德行，用什么主持盟会？您作为正卿，主持诸侯之事，不致力于德行，打算怎么办？《夏书》说：‘把喜事告诉他，用威严督察他，用《九歌》勉励他，不要让他学坏。’有关九功的德行都可以歌唱，叫做《九歌》。六府、三事，叫做九功。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端正德行、利于使用、富裕民生，叫做三事。大张旗鼓地推行这些，叫做德、礼。没有礼就没有音乐。这是叛变之所由来。像您的德行，没有可以歌唱的，有谁肯来归服？何不使归服的人歌唱您呢？”赵盾很高兴。

八年春天，晋侯派遣大夫解扬把匡、戚这两个地的田归

还给卫国，而且重新肯定公婿池划定的疆界，从申地到虎牢边境。

夏天，秦军讨伐晋国，占取了武城，以报复令狐那一次战役。

秋，周襄王逝世。

晋国人由于扈地的结盟（文公晚去）而来讨伐。

冬天，襄仲和晋国的赵孟在衡雍结盟，这是为了补偿扈地那次结盟的缘故，并因此而和伊、洛的戎人会见。《春秋》称襄仲为“公子遂”，这是表示重视他。

公孙敖到成周吊丧，结果没有去成周，带了礼物逃亡到莒国，跟随己氏去了。

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宋昭公对她不加礼遇。宋襄公夫人依靠戴氏的族人杀了襄公的孙子孔叔、公孙钟离和大司马公子印，都是宋昭公的党羽。司马手里拿着符节死去，所以《春秋》记载他的官职（以表彰他忠于职守）。司城荡意诸逃亡前来，把符节还给府人后出走。文公按照他的官职接待他，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春秋》也记载他的官职（而不写名字），都是表示尊重他。

在夷地阅兵的时候，晋侯准备提升箕郑、先都，而让士穀、梁益耳率领中军。先克说：“孤偃、赵衰两人的功勋，不能废弃。”晋侯听从了。先克在堇阴这个地方夺取了蒯得的田，所以箕郑、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发动叛乱。

九年春天，周历正月初二，箕郑、先都等人派遣凶手杀了先克。十八日，晋人杀了先都、梁益耳。

毛伯卫前来求取丧仪，这不合乎礼。《春秋》没有记载说

这是天子的命令，这是因为周襄王还没有安葬。

二月，叔孙得臣去成周参加襄王的葬礼。

三月十八日，晋人杀了箕郑父、士穀、蒯得。

范山对楚王说：“晋国国君年少，心意不在于称霸诸侯，北方是可以打主意的。”楚王在狼渊出兵讨伐郑国。囚禁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郑国到楚国讲和。

襄仲会合晋国赵盾、宋国华耦、卫国孔达、许国大夫救援郑国，没有遭遇楚军。《春秋》没有记载卿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出兵迟缓，用这种方式来惩戒他们办事不严肃认真。

夏天，楚国侵犯陈国，攻克壶丘，因为它归服了晋国。

秋天，楚国的公子朱从东夷讨伐陈国，陈国军队打败了他，俘虏了公子茂。陈国害怕（楚国报复），就和楚国讲和。

冬天，楚国子越椒前来聘问，手里拿着礼物显得很傲慢。叔仲惠伯说：“这个人必然会使若敖氏的宗族灭亡。对他的先君表示傲慢，神灵不会降福于他。”

秦国人前来向死去的僖公和成风赠送衣衾，这是合乎礼制的。诸侯之间互相吊丧贺喜，虽然不及时，如果符合礼仪，《春秋》就要加以记载，表示不忘记过去的友好。

十年春天，晋国人讨伐秦国，占取了少梁。

夏天，秦伯讨伐晋国，当占取了北征这个地方。

当初，楚国范地的巫人鬬似预言成王和子玉、子西说：“这三位都将遭到横死。”城濮那次战役，楚王想到这句话，所以阻止子玉说：“不要自杀。”但没有来得及。去阻止子西，子西正好上吊而绳子断了，楚王的使者刚刚来到，就阻止了他自杀，让他做了商公。子西沿濮江而下，溯长江而上，将要

进入郢都。楚王正在渚宫，下来接见他。子西害怕，就假惺惺地说：“下臣幸而免于一死，但又有诬陷之辞，说下臣打算逃走，下臣回来请求死在司败那里。”楚王让他做了工尹。他又和子家策划杀死穆王。穆王听到以后，在五月杀了他和仲归。

秋天七月，文公和苏子在女栗这个地方结盟，这是由于周顷王即位的缘故。

陈侯、郑伯在息地会见楚王。

冬天，就和蔡侯一起领兵驻扎在厥貉，打算讨伐宋国。

宋国的华御事说：“楚国想要让我们归服，是不是我们先主动表示顺服？他们何必摆出这副架势来迷惑我们？我们实在没有能耐，但是百姓有什么罪？”于是就亲自去迎接楚子，向他表示慰劳，同时听候命令。于是就引导楚子在孟诸地方打猎。宋公率领右边圆阵，郑伯率领左边圆阵。期思公复遂作为右司马，子朱和申舟作为左司马，下令早晨在车上装着取火工具出发。宋公违背命令，文之无畏笞打他的仆人并在全军示众。

有人对文之说：“国君是不能侮辱的。”文之说：“按照职责办事，有什么强横？《诗》中说：‘硬的不吐出来，软的不吞下去。’又说：‘不要放任狡诈的人，以使放荡的行为得以检点。’这也是不避强横的意思。我岂敢爱惜生命而放弃职责呢？”

在厥貉会见的时候，麇子逃走回国。

十一年春春，楚王讨伐麇国。成大心在防渚打败麇军。潘崇再次讨伐麇国，到达锡穴。

夏天，叔仲惠伯在承匡会见晋国郤缺，这是为了商量对付跟从楚国的诸侯。

秋天，曹文公前来朝见，这是由于他即位而前来。

襄仲在宋国聘问，同时又为司城荡意诸说话而让他回国。（这次聘问）是因为去祝贺楚军没有造成危害的缘故。

鄆瞒国侵犯齐国，并因此攻打我国。文公为派遣叔孙得臣追赶敌人而占卜，吉利。侯叔夏驾御叔孙得臣的战车，绵房孙作为车右，富父终甥作为驷乘。

冬天十月初三，在咸这个地方打败狄人，俘虏了长孙侨如。富父终甥用戈抵住他的咽喉，杀死了他，把他的脑袋埋在子驹之门下边。就为宣伯命名为侨如。

当初，在宋武公时代，鄆瞒国攻打宋国，司徒皇父领兵抵御。邲班驾御皇父的战车，公子谷甥作为车右，司寇牛父作为驷乘，在长丘打败狄人，俘虏了长狄缘斯。皇父的两个儿子战死，宋公因此就把城门赏给邲班，让他征收城门税，把城门称为邲门。

晋国灭亡潞国的时候，俘虏了侨如的弟弟焚如。齐襄公二年，鄆瞒国进攻齐国，齐国的王子成父俘虏了侨如的弟弟荣如，把他的脑袋埋在周首的北门下边。卫国人又俘虏了侨如的弟弟简如。鄆瞒国由此就灭亡了。

郑国的太子朱儒自己安居在夫钟，国人不肯对他顺服。

十二年春天，邾伯死了，邾国人立了国君。太子朱儒把夫钟和邾国的宝圭当作奉献而逃亡前来。文公把他作为诸侯迎接，这合乎礼制。所以《春秋》记载说“邾伯来奔”，不记载关于奉献土地的事情，这是（为了讳言文公失礼而）把

邾伯作为诸侯来尊重。

杞桓公前来朝见，这是第一次前来朝见文公。同时他又请求和叔姬离婚但是不断绝两国的婚姻关系，文公答应了。

二月，叔姬死。《春秋》不记载“杞”字，是由于邾国和她断绝了关系。写明“叔姬”，是说她已经不是未嫁的女子了。

楚国的令尹大孙伯死了，成嘉做了令尹。舒氏集团背叛楚国，夏天，子孔逮了舒子平和宗子，就乘机包围了巢这个地方。

秋天，滕昭公前来朝见。他也是第一次前来朝见文公。

秦伯派遣西乞术前来聘问，而且说打算讨伐晋国。襄仲不肯受玉，说：“贵国国君没有忘记和先君的友好，光临鲁国，镇定安抚我们这个国家，十分厚重地赠给我们大器，寡君不敢受玉。”西乞术回答说：“不丰厚的一点器物，不值得辞谢。”主人辞谢三次，客人回答说：“寡君愿意在周公、鲁公这里求取福禄来事奉贵国国君，一点不丰厚的先君的器物，派遣下臣致送于执事之前，以作为祥瑞的信物，相约友好，用它来表达寡君的命令，缔结两国之间的友好，因此才敢于致送。”襄仲说：“没有君子，难道能治理国家吗？秦国不是鄙陋的。”就把重礼送给了西乞术。

秦国为了令狐那次战役的缘故，冬天，秦伯讨伐晋国，占据了羈马这个地方。晋人发兵抵御。赵盾率领中军，荀林父作为辅佐。郤缺率领上军，臾骈作为辅佐。栾盾率领下军，胥甲作为辅佐。范无恤为赵盾驾御战车，在河曲迎战秦军。

臾骈说：“秦军不能持久，请高筑军垒巩固军营与他们相持。”赵盾听从了他的意见。

秦军打算出战。秦伯对士会说：“用什么办法作战？”士会回答说：“赵氏新近提拔他的部下名叫舆骈，必定是他出的这个主意，拖垮我军。赵氏有一个旁支的子弟名叫穿，是晋国国君的女婿，受到宠信而年少，不懂得作战，喜好勇猛而又狂妄，又讨厌舆骈作为上军的辅佐。如果派出一些勇敢而不刚强的人对上军加以突袭，也许是可以的。”秦伯把玉璧投在黄河里向河神祈求战争胜利。

十二月初四，秦军袭击晋军的上军，赵穿追赶秦军，没有追上。回来后，生气说：“装着粮食披着甲胄，就是要寻求敌人。敌人来了不去攻击，打算等什么呢？”军吏说：“将要有所等待啊。”赵穿说：“我不懂得计谋，我打算自己出去。”就带领他的部下单独出战。赵盾说：“秦国要是俘虏赵穿，就是俘虏了一个卿了。秦国如胜利而归，我用什么回报晋国的父老？”于是全部出战，双方刚一接触就各此退兵。

秦国的使者夜里告请晋国军队说：“我们两国国君的将士都没有打痛快，明天请再相见。”舆骈说：“使者眼珠子转动而声音失常，这是害怕我们，打算逃走了。把他们逼到黄河边上，一定可以打败他们。”胥甲、赵穿挡住营门大喊说：“死伤的人还没有收拢而把他们丢弃，这是不仁慈。不等到约定的日期而把人逼到险地，这是没有勇气。”于是就停止出击。秦军乘夜逃走。后来又侵犯晋国，进入了瑕这个地方。

在诸和郛这两个地方地筑城，春秋记载这件事，是因为筑城合于时令。

十三年春天，晋侯派詹嘉住在瑕地，以防守桃林塞这个要冲。

晋国人担心秦国任用士会。

夏天，晋国六卿在诸浮见面。赵盾说：“士会在秦国，贾季在狄人那里，祸患每天都可能发生，怎么办？”荀林父说：“请让贾季回来，他懂得外边的事情，而且因为他有过去的功劳。”却缺说：“贾季喜欢作乱，而且罪大，不如让士会回来。士会能够做到卑贱而知道耻辱，柔弱而不受侵犯，他的智谋足以使用，而且没有罪。”

于是就让魏寿馥假装率领魏地的人叛变，诱骗士会。把魏寿馥的妻子儿女逮在晋国，让他夜里逃走。魏寿馥到了秦国请求把魏地归入秦国，秦伯答应了。魏寿馥在朝廷上踩一下士会的脚。秦伯驻军在河西，魏地人在河东。魏寿馥说：“请派一位原籍晋国的人能够跟魏地几位官员说话的，我跟他一起先去。”秦伯派遣士会。士会辞谢，说：“晋国人，是老虎豺狼。如果违背原来的话（不让下臣回来），下臣死了，妻子儿女也将被诛戮，这对君王没有好处，而且后悔不及。”秦伯说：“如果晋国违背原来的话（不让你回来），我又不送还你的妻子儿女，有河神为证！”士会就走了（秦大夫）。绕朝把马鞭送给士会，说：“您别说秦国没有人，我的计谋正好不被使用罢了。”渡过黄河以后，魏国人就吵吵嚷嚷地回去了。秦国人送还了士会的妻子儿女。他的亲族中留在秦国的就是后来的刘氏。

邾文公为了迁到绎地而占卜吉凶。史官说：“对百姓有利而对国君不利。”邾子说：“如果对百姓有利，也就是孤的利益。上天生育了百姓为他们设置君主，就是用来给他们利益的。百姓得到利益，孤的利益就必然也在其中了。”左右随从

说：“生命是可以延长的，君王为什么不去这样做？”邾子说：“活着就是为了抚养百姓。而死早死晚，那是由命决定的。百姓如果有利，迁居就是了，没有比它再吉利的了！”于是就迁到绎地。

五月，邾文公死了。君子说：“（邾文公）知道天命。”

秋天，七月，太庙正屋屋顶损坏，《春秋》所以记载，是为了表示臣下的不恭敬。

冬天，文公到晋国朝见，同时重申过去的友好关系。卫侯在沓这个地方会见文公，请求和晋国讲和。文公回国时，郑伯在棐会见文公，也请求和晋国讲和。文公都帮助他们和晋国达成了协议。

郑伯和文公在棐饮宴，郑大夫子家赋了《鸿雁》这首诗。季文子说：“寡君也不能免于这种情况。就赋了《四月》这首诗。子家又赋了《载驰》这首诗的第四章，季文子赋了《采薇》这首诗的第四章。郑伯拜谢。文公答拜。

十四年春天，周顷王逝世。周公宰孔和王孙苏争夺执政，所以没有发讣告。凡是天子“崩”，诸侯“薨”，没有发来讣告，《春秋》就不加记载。灾祸喜庆，如果没有前来报告，也不记载。这是为了惩戒不恭敬。

邾文公死的时候，鲁文公派遣使者前去吊丧，礼仪不完备。邾国人前来讨伐。讨伐我国南部边境，所以叔仲惠伯进攻邾国。

子叔姬嫁给齐昭公，生了公子舍。叔姬不受宠爱，公子舍没有威信。公子商人却屡次在国内施舍财物，蓄养许多门客，把家产都用完了，又向掌管公室财物的官员借贷而继续

施舍。

夏天，五月，齐昭公死了，公子舍即位。

邾文公的第一夫人齐姜，生了定公；第二夫人晋姬，生了捷菑。文公死，邾国人立定公为君。捷菑逃亡到晋国去了。

六月，（文公和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国赵盾）一起在新城会盟，这是因为跟随楚国的国家顺服，同时因为商量进攻邾国。

秋天，七月，夜里，齐国的商人杀了公子舍，让位给其兄公子元。公子元说：“你谋求君位已经很久了。我能够事奉你，你不能（因为我做国君而）积下许多怨恨，（要是这样，）你会让我免于被杀吗？你去做国君吧！”

有彗星进入北斗。成周的内史叔服说：“不出七年，宋国、齐国、晋国的国君都将死于叛乱。”

晋国的赵盾率领诸侯的军队八百辆战车把捷菑送回邾国。邾国人辞谢说：“齐女生的驪且年长。”赵盾说：“言辞合于情理而不听从，不吉祥。”于是就回去了。

周公宰孔打算和王孙苏在晋国评理，周王违背了帮助王孙苏的诺言，而让（卿士）尹氏和（大夫）聃后在晋国为周公争讼。赵盾调和了王室之间的纠纷而使他们恢复了原来的职位。

楚庄王即位，令尹子孔和潘崇打算袭击舒氏的那些人，派公子燮和子仪留守而进攻舒蓼。这两个人发动叛乱。加筑郢都城墙，又派坏人去刺死子孔，没有成功就回来了。八月，两个人挟持了楚庄王离开郢都，打算去商密，卢戢梨和叔麋设计引诱他们，于是就杀死了子仪和公子燮。

当初，子仪囚禁在秦国，秦国在淆地战败，派他回国求和。讲和以后，子仪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公子燮要求做令尹也没有到手，所以两个人就发动叛乱。

公孙敖跟随己氏的时候，鲁国人立了文伯做继承人。公孙敖在莒国生了两个儿子，要求回国。文伯代他在朝廷上向大家请求。襄仲让他不得上朝参与政事。公孙敖回来以后没有外出过。过了三年又全部搬走了家里的财物再次到莒国去。文伯病重，请求说：“我的儿子年纪太小，请立（我的弟弟）惠叔吧。”大家同意了。文伯死后，立了惠叔。公孙敖让惠叔给大家送重礼再次要求回国。惠叔代他请求，得到允许。公孙敖打算回来，九月，死在了齐国。向鲁国报丧，请求归葬，没有得到允许。

宋国的高哀在萧地做封人，让他做卿，他认为宋公不义而离去，于是就逃亡前来。《春秋》记载“宋子哀来奔”，这是表示尊重他。

齐国人稳定了齐懿公的地位，才派人前来通报祸难，所以《春秋》（把商人杀死舍这件事）记为“九月”。

齐国人公子元不服懿公执政，始终不称他为“公”，而称之为“那个人”。

襄仲派人报告周王，请求用周王的尊荣在齐国求取子叔姬，说：“杀了他的儿子，哪里还用得着他的母亲？请求接纳她而惩办她。”

冬天，单伯到齐国请求送回子叔姬，齐国人把他抓了起来，又抓了子叔姬。

十五年春天，季文子去晋国，为了单伯和子叔姬的缘故。

三月，宋国的华耦前来会盟，会的部属都跟随来了。《春秋》称他为“宋司马华孙”，这是表示尊重他。

文公要和华耦饮宴。华耦辞谢说：“君王的先臣督得罪了宋殇公，名字记载在诸侯的简册上。下臣承继他的祭祀，岂敢使君王蒙受耻辱？请在亚旅那里接受命令。”鲁国人认为华耦对答敏捷。

夏天，曹伯前来朝见，这合乎礼制。诸侯每五年互相朝见一次，以重温周王的命令，这是古代的制度。

齐国有为孟氏策划的，说：“鲁国，是你的亲属，（把公孙敖的）饰棺放在堂阜，鲁国必定会取去的。”孟氏听从了。我国的卞邑大夫把这件事作了报告。惠叔仍然很悲哀，容颜消瘦，请求取回饰棺。他立在朝廷上等候命令。大家答应了。取回了饰棺停放。齐国人送他，《春秋》记载说“齐人归公孙敖之丧”，这是为了孟氏，同时又为了国家的缘故。根据安葬庆父的葬礼安葬公孙敖。声己不肯去看棺材，在帷堂里哭泣。襄仲不想去哭丧。叔仲惠伯说：“丧事，是对待亲人的终结。虽不能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一个好的终结是可以的。史佚有这样的话，说：‘兄弟之间各自尽力做到完美。救济困乏、祝贺喜庆、吊唁灾祸、祭祀恭敬、丧事悲哀，感情虽然不一样，不要断绝他们之间的友爱，这是对待亲人的道德。’您自己只要不丧失道德，怨恨别人什么呢？”襄仲听了很高兴，领了兄弟们前去哭丧。

后来，公孙敖的两个儿子回来了。孟献子喜欢他们，全国都知道。有人诬陷他们，（对孟献子）说：“这两个人打算杀死你。”孟献子把这话告诉季文子。穆伯的两个儿子说：

“他老人家以爱我们而闻名，我们以打算杀死他而闻名，这不是远离于礼了吗？远离于礼还不如死。”一个人在句骊守门，一个人在戾丘守门，都战死了。

六月初一，日食。击鼓，用牺牲在土地神庙里祭祀，这是不合乎礼制的。日食，天子减膳撤乐，在土地神庙里击鼓；诸侯用玉帛在土地神庙里祭祀，在朝廷上击鼓，以表明事奉神灵、教训百姓、事奉国君，表示威仪有一定的等级，这是古代的制度。

齐国人允许了单伯（要子叔姬回国）的请求而赦免了他，派遣他前来传送这项命令。《春秋》记载说“单伯至自齐”，这是表示尊重他。

在新城的盟会，蔡国人不参加。晋国的却缺率领上军和下军讨伐蔡国，说：“国君年少，不能因此懈怠。”六月初八，进入蔡国，订立了城下之盟然后回国。凡是战胜一个国家，叫做“灭之”；得到大城，叫做“入之”。

秋天，齐军侵犯我国西部边境，所以季文子向晋国通报。

冬天，十一月，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在扈地结盟，重申新城盟会的旧好，同时策划讨伐齐国。齐国人给晋侯馈送财礼，所以没有战胜就回来了。在这时候发生了齐国进攻我国的祸难，所以文公没有参加这次盟会。《春秋》记载说“诸侯盟于扈”，这是因为诸侯没有能救援我国的缘故。凡是诸侯会见，鲁公不参加，就不加记载，这是由于隐讳国君的过失。参加了而不加记载，这是由于晚到。

齐国人前来送回子叔姬，这是由于周王有命令的缘故。

齐侯进攻我国西部边境，他认为诸侯不能救援。又讨伐曹国，进入首都外城，因为它曾朝见鲁国。季文子说：“齐侯恐怕不能免于祸难吧？自己就不合乎礼，反而讨伐合乎礼的国家，说：‘你为什么实行礼？’礼用来顺服上天，这是上天的常道。自己就违反上天，反而又因此讨伐别人，这就难免有祸难了。《诗》中说：‘为什么不互相畏惧？因为不畏惧上天。’君子不虐待幼小和卑贱，这是由于畏惧上天。在《周颂》中说：‘畏惧上天的威灵，因此就能保有福祿。’不畏惧上天，会保得住什么？用动乱取得国家，奉行礼来保持（国君的地位），还害怕不得善终；多做不合乎礼的事情，这就不能善终了。”

十六年春天，周历正月，和齐国讲和。文公有病，派季文子和齐侯在阳谷会见。季文子请求盟誓，齐侯不肯，说：“请等贵国国君病好（再行盟誓）。 ”

夏天，五月，文公四次没有在朔日听政，这是由于生病的缘故。文公派襄仲向齐侯馈送了财礼，所以就在鄆丘这个地方结盟。

有蛇从泉宫出来，进入国都，（共十七条）和先君的数字一样。

秋天，八月初八，听姜死，因此拆毁泉台。

楚国发生大饥荒，戎人讨伐它的西南部，到达阜山，军队驻扎在大林这个地方。又进攻它的东南部，到达阳丘，以进攻訾枝。

庸国人率领众蛮背叛楚国，麇国人率领百濮聚集在选这个地方，打算讨伐楚国。在这时候，（楚国的）申地、息地的

北门不再开启。

楚国人商量迁到阪高这个地方。蒍贾说：“不行。我们能去，敌人也能去，不如讨伐庸国。麇和百濮，认为我们遭受饥荒而不能出兵，所以讨伐我们。如果我们出兵，他们必然害怕而回去。百濮分散居住，将会各回各的地方，谁还有空来打别人的主意？”于是就出兵了，过了十五天，百濮就罢兵回去了。

楚军从庐出发以后，（每到一地）就打开仓库让将士一起食用。军队驻扎在句渚。派庐戢黎进攻庸国，到达了庸国的方城。庸国人赶走楚军，囚禁了子扬窗。过了三晚上，子扬窗逃跑回来，说：“庸国的军队人数多，众蛮人聚在那里不如再发大兵，同时出动国君的直属部队，合兵以后再进攻。”（楚大夫）师叔说：“不行。姑且再跟他们周旋使他们骄傲。他们骄傲，我们奋发，然后就可以战胜，先君蚡冒就是这样使陴隰归服的。”楚军又和他们接战，七次交战都败走，蛮人中只有裨、倬、鱼人追赶楚军。

庸国人说：“楚国设力量与我们作战了。”就不再设防。楚王乘坐驿站的传车，在临品和前敌部队会师，把军队分做两队，子越椒从石溪出发，子贝从仞出发进攻庸国。秦军、巴军跟随着楚军。众蛮人服从楚王，和他结盟，于是就灭亡了庸国。

宋国的公子鲍对国人以礼相待，宋国发生饥荒，他把粮食全部拿出来施舍，对年纪在七十岁以上的，没有不馈赠的，还按照时令加送珍贵食品。他没有一天不进出于六卿的大门。对国内有才能的人，没有不加事奉的；亲属中从桓公的子孙

以下，没有不加周济的。公子鲍美艳，宋襄夫人要和他私通，公子鲍不肯，襄夫人就帮助他施舍。宋昭公无道，国人事奉公子鲍以依附襄夫人。

当时华元做右师，公子友做左师，华耦做司马，鳞鱣做司徒，荡意诸做司城，公子朝做司寇。当初，司城荡死了，他的儿子公寿辞去了司城的官职，请求让荡意诸担任。后来他告诉别人说：“国君无道，我的官位接近国君，很怕灾祸临头。如果丢掉官职不干，家族就无所庇护。儿子，是我的代表，姑且（由他代替我）让我晚点死去。这样，虽然丧失儿子，还不致于丧失家族。”

不久以后，宋襄夫人打算让宋公在孟诸打猎而乘机杀死他。宋公知道以后，带上了全部珍宝出行。荡意诸说：“何不到诸侯那里去？”宋公说：“得不到自己的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的信任，哪个诸侯肯接纳我？而且已经做了别人的君主，再做别人的臣下，不如死了。”于是把他的珍宝全部赐给左右侍从而让他们离开自己。

襄夫人派人告诉司城离开宋公。他回答说：“做他的臣下而又躲开他的祸难，怎么能事奉以后的国君？”

冬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宋昭公准备在孟诸去打猎，没有到达目的地，夫人就派遣帅甸官进攻并杀死了他。荡意诸也在这一事件中死去了。《春秋》记载说“宋人弑其君杵臼”这是表明国君无道。

宋文公即位，派母亲的弟弟须做了司城。华耦死了，派荡虺做了司马。

十七年春天，晋国荀林父、卫国孔达、陈国公孙宁、郑

国石楚讨伐宋国，讨伐说：“为什么杀死你们国君？”最后还是立了宋文公而回国。《春秋》没有记载卿的名字，这是责备他们处置欠当。

夏四月初四，安葬声姜。此事因有齐国造成的祸难，所以推迟了。

齐侯讨伐我国北部边境，襄仲请求结盟。六月，在谷地结盟。

晋侯在黄父地阅兵，就因此再次在扈地会合诸侯，这是为了和宋国讲和。文公没有参加会合，这是因为发生了齐国造成的祸难的缘故。《春秋》记载为“诸侯”（而不记名字），是讥讽他们并没有取得成效。

当时晋侯不肯和郑伯相见，认为他和楚国有勾结。郑国的子家派遣执讯官（去晋国）并且带给一封信，告诉赵宣子，说：

寡君即位三年，召请蔡侯和他一起事奉贵国国君。九月，蔡侯进入敝邑前去贵国。敝邑由于侯宣多造成的祸难，寡君因此而不能和蔡侯同行。十一月，消灭了侯宣多，就随同蔡侯而向执事朝见。十二年六月，归生辅佐寡君的嫡子夷，到楚国请求陈侯一起朝见贵国国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向贵国朝见，以完成陈国顺服贵的事情。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敝邑前去朝见贵国国君。去年正月，烛之武前去贵国，这是为了让嫡子夷前往朝见贵国国君。八月，寡君又前去朝见。以陈、蔡两国紧紧挨着楚国而不敢有三心二意，那就是由于敝邑的缘故。为什么唯独敝邑这样殷勤事奉贵国国君反而不能免于祸患呢？

寡君在位，一次朝见贵国先君襄公，两次朝见贵国国君灵公。灵公夷和孤的几个臣下紧接着到绛城来。我们小国（这样事奉晋国），已经不能比这再有所超过了。现在大国说：“你没有能让我满意。”（已经竭尽了力量）唯有等待灭亡，也不能再增加一点什么了。古人有话说：“怕头怕尾，剩下来的身子还有多少？”又说：“鹿在临死前顾不上再发出好听的声音。”小国事奉大国，（如果大国）以德相待，那就会像人一样（恭顺），如果不是以德相待，便会像鹿一样铤而走险，急迫的时候哪里还能选择？贵国的命令没有标准，我们也知道面临灭亡了，只好准备全部派出敝邑的士兵在絳地等待。（该怎么办）就听凭执事的命令吧！

文公二年六月二十日，我们到齐国朝见。四年二月某日，为齐国讨伐蔡国，也和楚国取得讲和。处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而屈从于压力，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吗？大国如果不加谅解，我们是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你们的命令的。

晋国的大夫巩朔到郑国讲和，赵穿、公婿池到晋国作为人质。

秋天，周朝的甘默在邲垂这个地方打败敌人，这是乘他们喝酒（而不加防备）的机会。

冬天，十月，郑国的太子夷、石楚到晋国作为人质。

襄仲去到齐国，拜谢谷地的结盟。回来报告说：“下臣听说齐国人打算吃鲁国的麦子。以下臣看来，恐怕做不到。齐国国君的话毫无远虑。臧文仲有话说：‘百姓的主人毫无远虑，必然（很快）就死。’”

十八年春天，齐侯公布了出兵日期的命令，就得了重病。

医生说：“到不了秋天就要死去。”鲁文公听到了，就命令占卜说：“希望他不到时候（就死）！”叔仲惠伯在占卜前把所要占卜的事情致告龟甲，卜人楚丘占卜，说：“齐侯不到期而死，但不是由于生病；国君也听不到这件事了。致告龟甲的有灾祸。”二月二十三日，文公逝世。

齐懿公在做公子的时候，和邴歜的父亲争夺田地，没有得胜。等到即位以后，就掘出邴歜父亲的尸体而砍去它的脚，但又让邴歜为他驾车。夺取了閭职的妻子而又让閭职作为驂乘。

夏天，五月，齐懿公在申池游玩。邴歜、閭职两个人在池子里洗澡。邴歜用马鞭子鞭打閭职。閭职发怒。邴歜说：“别人夺了你的妻子你不生气，打你一下，有什么伤害？”閭职说：“比砍了他父亲脚而不敢怨恨的人怎么样？”于是两人就策划杀了懿公，把尸体放在竹林里。回去后，（在宗庙里祭祀，）摆好酒杯就公然出走了。齐国人立了公子元为国君。

六月，安葬文公。

秋天，襄仲、叔孙得臣去齐国，这是由于齐惠公即位，同时拜谢齐国前来参加葬礼。

文公的次妃，敬嬴生了宣公。敬嬴受到宠爱，而私下结交襄仲。宣公年长，敬嬴把他嘱咐给襄仲。襄仲要立他为国君，仲叔不同意。叔仲惠伯进见齐惠公请求（不要立宣公为国君）。齐侯新近即位，要想亲近鲁国，同意了襄仲的请求。

冬天，十月，襄仲杀死了太子恶和他的弟弟视，而立宣公为国君。《春秋》记载说“子卒”，这是为了隐讳真相。

襄仲用国君的名义召见叔仲惠伯，惠伯的家宰公冉务人

劝止他说：“进去准死。”惠伯说：“死于国君的命令是可以的。”公冉务人说：“如果是国君的命令，可以死；不是国君的命令，何必听从？”惠伯不听劝说，就进去了。襄仲把他杀了而埋在马粪中间。公冉务人事奉惠伯的妻子儿女逃亡到蔡国，不久以后重新立了叔仲氏。

夫人姜氏回到齐国，回娘家而不回来了。将要离开的时候，哭着经过集市，说：“天哪！襄仲无道，杀死嫡子立了庶子。”集市上的人都跟着哭泣。鲁国人称她为哀姜。

莒纪公生了太子仆，又生了季佗，因为喜欢季佗而废黜了太子仆，而且在国内办了许多不合礼仪的事情。太子仆依靠国人的力量杀了纪公，带着他的宝玉逃亡前来。要求宣公接纳他。宣公命令给他城邑，说：“今天一定得给！”季孙行文让司寇把他赶出国境，说：“今天一定得彻底执行！”宣公询问这样做的缘故。季孙行文让太史克回答说：

先大夫臧文仲教导行父奉事国君的礼仪，行父根据它而应酬对答，不敢丢失。先大夫说：“见到对他的国君有礼的，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样；见到对他的国君无礼的，就诛戮他，如同鹰鹯追逐鸟雀一样。”先君周公制订《周礼》说：“礼仪用来观察德行，德行用来处置事情，事情用来衡量功劳，功劳用来取食于民。”又制作《誓命》说：“毁弃礼仪就是贼，窝藏贼就是赃，偷窃财物就是盗，偷盗宝器就是奸。有窝赃的名声，利用奸人的宝器，这是很大的凶德，（国家对此）有规定的刑罚不能赦免，记载在《九刑》之中，不能忘记。”

行父仔细观察莒国的太子仆，没有可以取法的。孝敬、忠信是吉德，盗贼、赃奸是凶德。这个太子仆，如果说取法他

的孝敬吧，那么他是杀了父亲的国君；取法他的忠信吧，那么他是偷窃了宝玉的。他这个人，就是盗贼；他的器物，就是赃证。如果保护这个人而用他的器物，那就是等于窝赃。以此来教育百姓，百姓就昏迷无所取法了。（上面这些）都不能归到好事里去，而都属于凶德，所以才把他赶走。

以前高阳氏有才能的子孙八个人，苍舒、隤敫、梲戡、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中正、通达、宽宏、深远、敏锐、守信、厚道、诚实，天下的百姓称之为八恺。高辛氏有有才能的子孙八个人，伯奋、仲堪、叔猷、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忠诚、恭敬、勤谨、端美、周密、慈祥、仁爱，宽和，天下的百姓称之为八元。这十六个家族，世世代代继承他们的美好，没有丧失前世的声名，一直到尧的时代，但是尧没有能举拔他们。舜做了尧的臣下以后，举拔八恺，让他们主持管理土地的官职，以处理各种事务，没有不顺当的，大地和上天都平静无事。又举拔八元，让他们在四方之国宣扬五种教化，父亲有道义，母亲慈爱，哥哥友爱，弟弟恭敬，儿子孝顺，里里外外都平静无事。

以前帝鸿氏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掩蔽道义，包庇奸贼，喜欢办那些属于凶德的事情，把坏东西引为同类，那些愚昧奸诈的人，和他混在一起，天下的百姓称之为浑敦。少皞氏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毁坏信用废弃忠诚，专说花言巧语；惯听谗言，任用奸邪，造谣中伤，掩盖罪恶，以诬陷盛德的人，天下的百姓称之为穷奇。颛顼氏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没办法教训，不知道好话；开导他，他愚顽不化，丢开他，他又刁恶奸诈，鄙视美德，搅乱上天的常道，天下的百姓称之为

桀。这三个家族，世世代代继承他们的凶恶，增加了他们的坏名声，一直到尧的时代，但是尧没有能赶走他们。缙云氏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喜欢吃喝，贪求财货，任性奢侈，不能满足，聚财积谷，没有限度，不分给孤儿寡妇，不周济穷人，天下的百姓把他和三凶相比，称之为饕餮。舜做了尧的臣下以后，开辟四方的城门，流放四个凶恶的家族，把浑敦、穷奇、桀、饕餮赶到四边荒远的地方，让他们去抵御妖怪。这样一来，尧死后天下就像一个人一样，同心拥戴舜做天子。因为他举拔十六相而去掉了四凶缘故，所以《虞书》举出舜的功业，说“谨慎地发扬五典，五典就能服从他”，这是说没有错误的教导；说“放在各种事物之中，各种事务都能顺当”，这是说没有荒废的事务；说“开辟四方的城门，从门里进来的宾客都恭敬肃穆”，这是说没有凶顽的人物。

舜有大功二十件而做了天子，现在行父没有得到一个好人，但已经赶走一个凶顽的人了。对舜的功业来说，已经有二十分之一了，差不多可以免于罪过了吧！

宋国武氏的族人领着昭公的儿子，打算奉事司城须以发动叛乱。十二月，宋公杀了同胞兄弟须和昭公的儿子，让戴公、庄公、桓公的族人在司马子伯的客馆里讨伐武氏，于是就把武公、穆公的族人赶出国去，派遣公孙师做司城。公子朝死，派遣乐吕做司寇，以安定国内的人们。